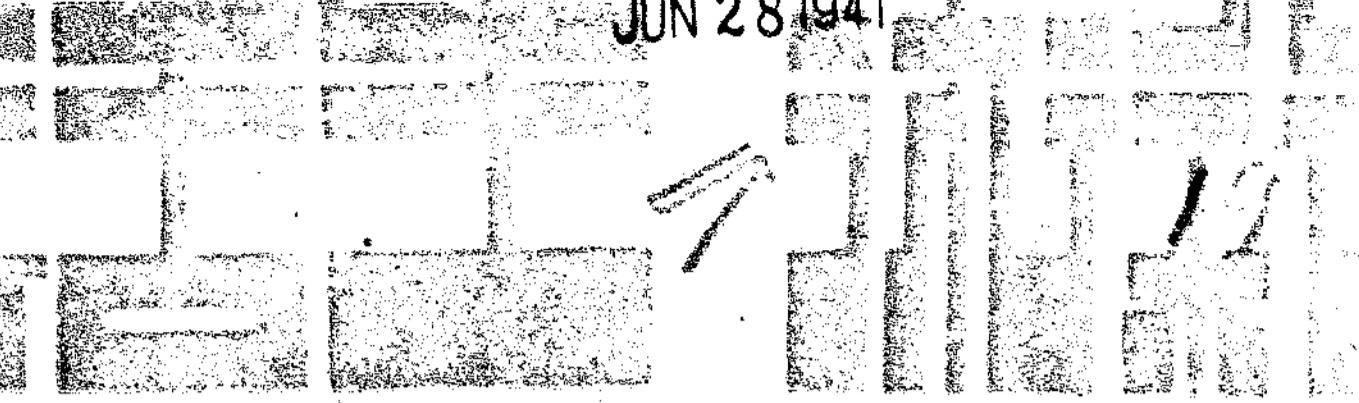


JUN 28 1941



SEARCHED INDEXED
SERIALIZED FILED

當代花卉國手——邱石冥



庚春 邱石冥畫

他是個大近視

沒見過邱石冥先生而只看過他的作品的，誰都想起他的眼睛那麼不好使喚；其實他鼻子上是有一副很深很深的近視鏡呢。

儲小石先生在一個純藝術的場合上，曾經

說而使人佩服的大談邱先生的眼睛，的確，儲先生是很羨慕他的天付繪畫神具的，他說：人的眼睛有時不像照像機，因為我們每次把視線放出去時，一定有一個注意點，除去這注意點便感覺馬忽不清楚！——這是說眼珠不動的話。

——這種現象便是繪畫上的章法原理。姑以國畫論，一幅畫要有虛實，聚散的對配，這便是告訴你，虛的是注意點以外的景物，而聚則是你在景物上所感到最有趣的一部份；所以一張畫如把這一點弄得好，便是好畫。

邱先生的近視眼有時使他不能切切實實的劃，馬馬忽忽的畫下去，到他的眼裏以為是一

張好畫為止。

於是趣味便有了，變幻，靈機有時都是意外改善來的。所以西洋畫家往往希望自己變成近視眼。

這裏，我們要為邱先生慶幸這一生。

——他有的是恬淡的性情。

像他的臉一樣那麼平淡的性情。他不大會怒，怒了也不會嚇得住人；但他的喜歡也是你看不出的，最有趣的是他有時自己坐在屋子裏笑着。

好靜靜的坐着，對着一本『唐代叢書』也甚麼的呆個半天。書桌上擺不少小玩意兒，不知他是從那裏找來的；一盆精緻的貝壳時常叫他吐着烟圈在那兒出神。書架上一小盆一小盆的花，像洋繡球，秋海棠等，都是他作品裏的對象。

有時也看看電影；戲，不大聽；酒不能喝，牌不能打，又不好運動。乾脆說：他的時間完全消磨在沈默，幽閒，恬靜上。

品 作 其 及



世界攝影名家集釋

貓的攝影

歡興

貓，以其有女人那樣的性情及女人那樣的體態，所以受了人類格外的看待；男人自不待言，即或女人也對之較其他家獸來得喜愛。在攝影方面呢，以貓為題者，亦甚多見，所以這次來談談「貓的攝影」。

貓，她有一身長毛，這是誘人的最要點；早晨起來，她會自己洗臉；一個小球，一條線，能使她玩半天；其餘跑，跳，攀，怒態，驚狀等，在在使人覺得好玩，感到「美」。攝影家以其具有這種條件，所以才付與攝影的價值而攝入鏡頭。

拍貓，充足的光線是乃必要，一則有相當的光，可使她的毛越發柔美（攝影成功者往往在這一點）。二則她是不聽指揮隨意的動，有充足的光線可以減少快門而拍她的倏間勁態。

有人喜歡拍貓的頭部特寫，這也很好，但須備有近攝鏡，否則不易清楚。

光圈大一點，快門快一點較好，底片以微粒者最宜，半側光，背光，都好；正面光跟拍別的景物一樣的不適宜。

貓的靜態易拍，動態則難，所以我們應當要照難一點的才顯得名貴。動態如上文所述，玩球的時候，吃驚于某種物品時（見左頁中圖）都是很好的題材，其餘如與小貓戲耍時，女人逗貓時等都可入照。

和照別的景物一樣，拍貓須要表現出「美」和「情緒」。



攝影說明

右下 作者 FRED G. NORTH 光圈

F:16 微粒軟片

左上 作者 LIEO SCHENK 光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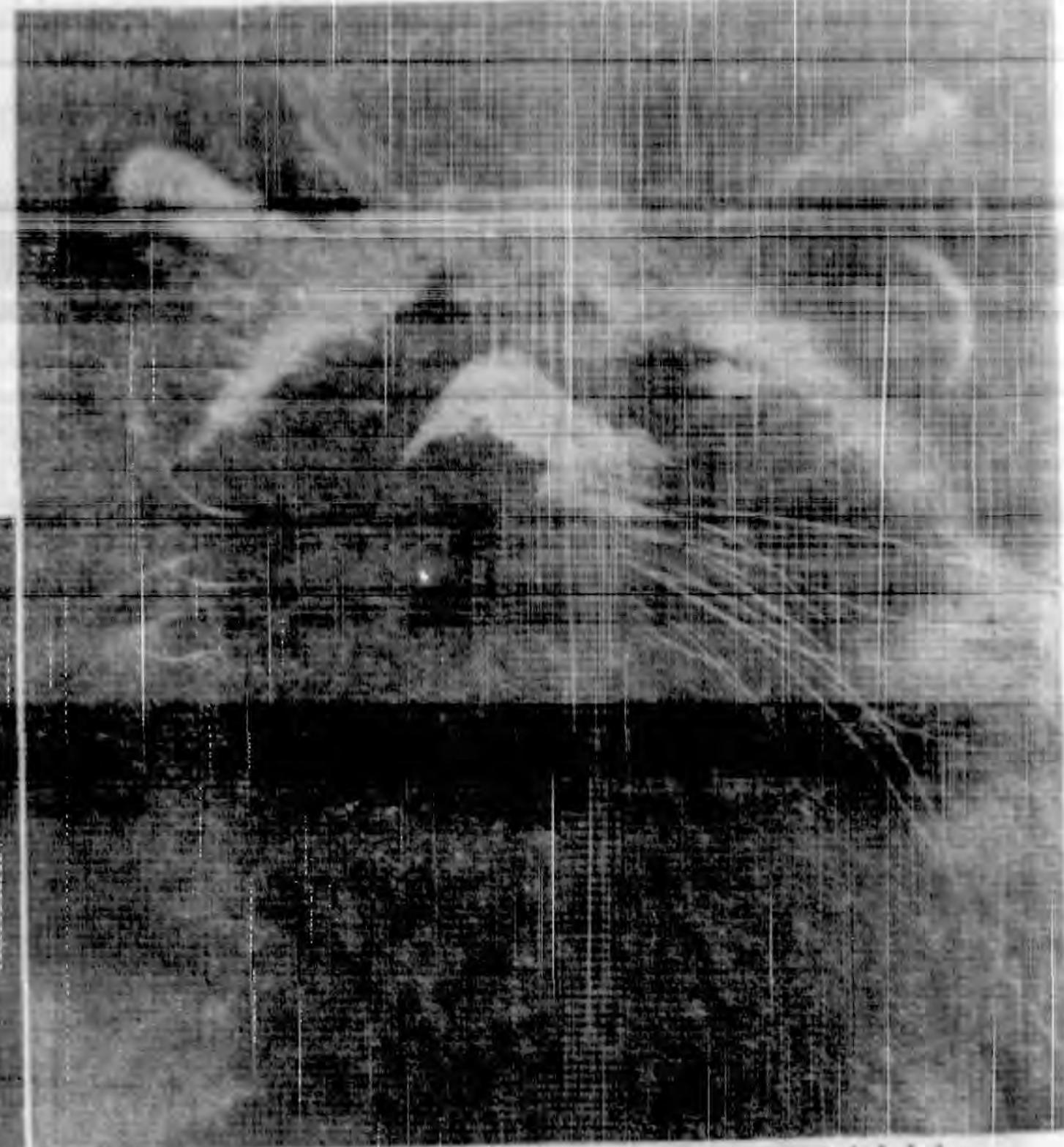
F:5.6 快門 1/50 加近攝鏡微

粒軟片

左中 作者 DIRRAEL 光圈 F:3.5

快門 1/200

左下 THOMAS BOUCHARS 特快
底片其他不詳



個人攝影作品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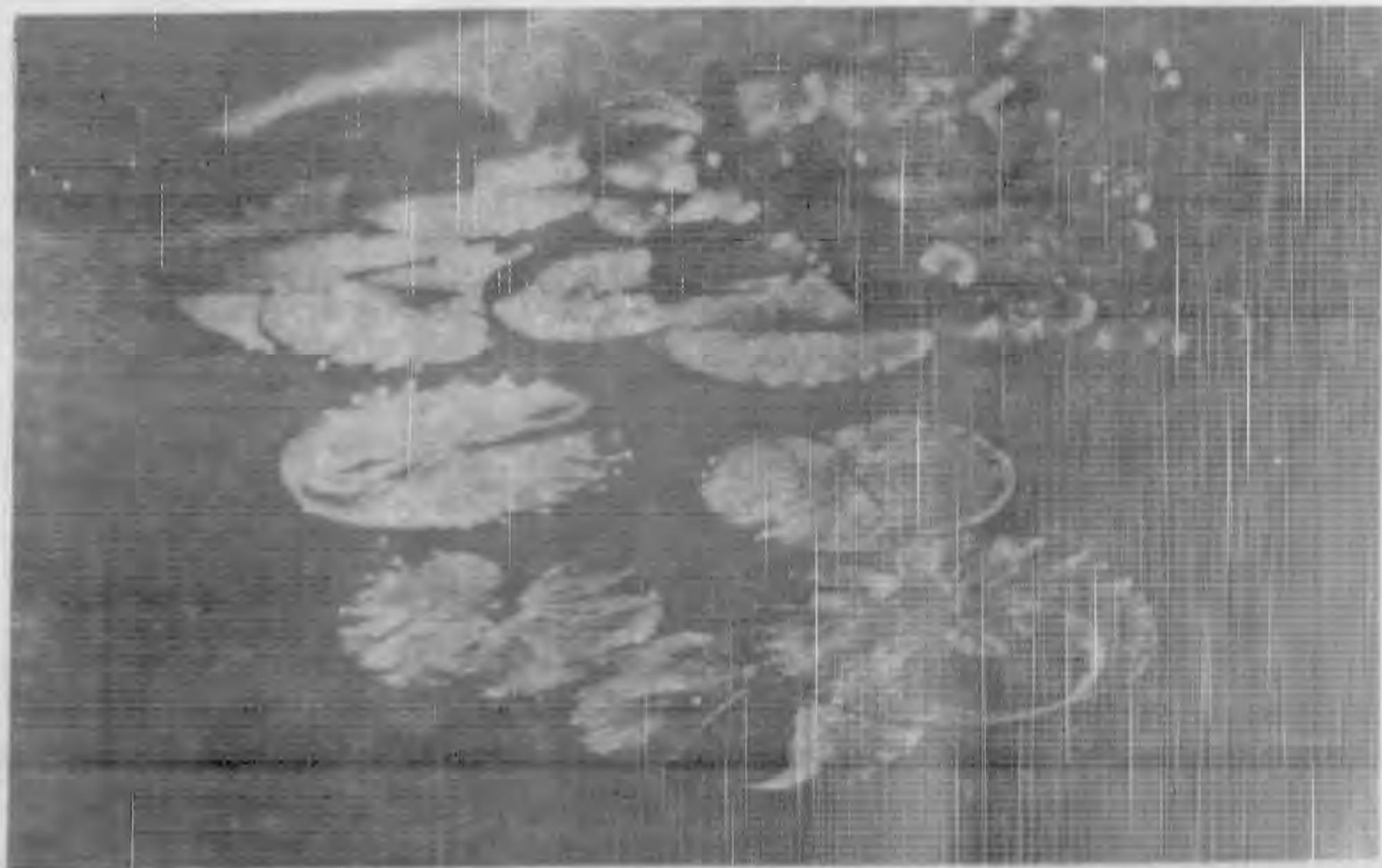
四

走到最盡端的中山路，他猛抬頭看到了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海：浪花打在石礁上，濺起幾丈高的水花，使他在異奇的欣賞這生平的奇蹟。他踱進了黑白第三屆的影展室，使他更興奮的，看到了山南海北的景色，都映出自每一張照片上，他得到了一個指示——現象（大自然的一切）可以藝術的調子存在攝影家的作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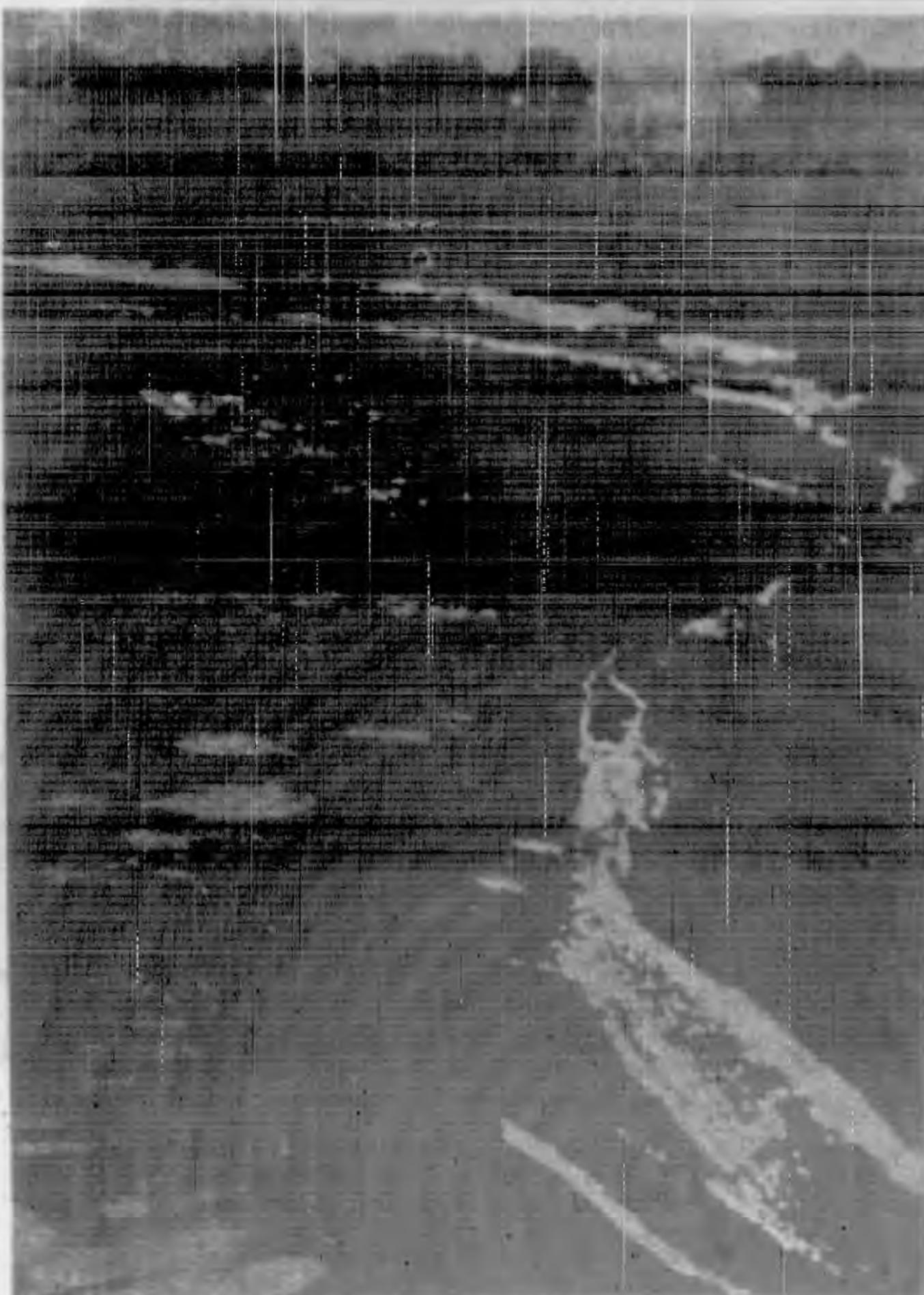
因為以上兩件事，他喜愛了照像，而不斷的努力着，一直到現在。

他初學攝影的時期是在民國二十六年，看完了黑白影展之後。因為環境的關係，他的作品以海為題者居多，作品明快，趣味是特長。和別位攝影同好一樣，對於照人像感到較比困難一點，但近年來很多人竟找他照人像，這是他比較頭痛的罷？一九三九夏季他和另外幾位在公園行健會開了個聯合影展，成績很不錯。他對攝影很有天才，但缺「幹」的精神，否則未來大可期待。

（師文志）



周君為事變以後躍起的攝影名手之一，其作品構圖及用光，均活潑可喜。上圖以着光之漁網斜穿畫面為全照添無限趣味；而最上部橫陳之漁船，亦為有力，泊屬年來故都影壇之大收穫也。（笑星）



前 任 謹 誓 信 藥 廠 總 經 理

何 子 康 藥 師 監 製

極星氏

補
九
針

參 賦 保 命

中國科學界之偉大貢獻

藥學專家何子康藥師為我國研究賜保命製劑之先進者早有出品供獻社會積十餘年之經驗最近製成全激素臟器補劑命其名曰『極星氏參茸賜保命』乃多種賜保命之結晶其化學方式為 Co Hg 之功效之偉大 適非市上僅以睲丸提汁者所能企及也

參茸賜保命『神經』

性神經衰弱 胃神經衰弱
參茸賜保命『婦女』

1月經不調症 體虛白帶症 生育艱難症
參茸賜保命『戒煙』

1不妨碍精神 不誘發宿疾 不復萌煙癮

參茸賜保命八大表徵

(一)消化力強 (二)食慾亢進 (三)血色素增加 (四)赤血球增加 (五)體重增加 (六)精神活躍 (七)動作有勁 (八)不易傳染疾病

統 治

力乏疲勞 未老先衰

遺精陽萎 肺癆骨癆

發育不良 痒癩脚氣

腰痠背痛 目眩耳鳴

惡性貧血 黑淡萎黃

病後失調 產後體虛

藥房均售



SUNMOON SPERMIN

上海極星藥廠總辦事處

北京東單新開西路口四十二號

市 民 眼 鏡

農工商學兵個個
適用
俱全
紅黃藍白黑色色
抱定廉美使命同業
無法競爭
獨具科學精神處處
元高人一等



斜光
散光
遠光
近光
複光

盡打網一 病眼難困

紀念本刊出版二週年動運求徵戶定基本萬一行舉

本刊出版迄至本年十月，即滿屆二載，刻以紀念出版二年起見，在這前次舉辦之五千基本定戶，次第滿期的時候，舉辦了一萬基本定戶徵求運動。本刊向以謀讀者之福利為懷抱，此次徵戶運動，可以使本刊日益鞏固，而為讀者作更大的貢獻，故希讀者對此舉加以贊助。特立定以下各項作為優待辦法。

- 一 凡在本年六月十五至九月底之訂閱本刊一年或半年者，作為此次徵求之基本定戶。
- 二 基本定戶購買本刊出版其他出版物均按九扣收價。（預約則按八扣）
- 三 本刊特備「大明眼鏡公司」及「一〇一攝影廳」九扣優待券各一份，以贈此次應徵之基本定戶。
- 四 凡定全年者，僅收「四元」（原定四元五毛）以示優待。

讀者徵戶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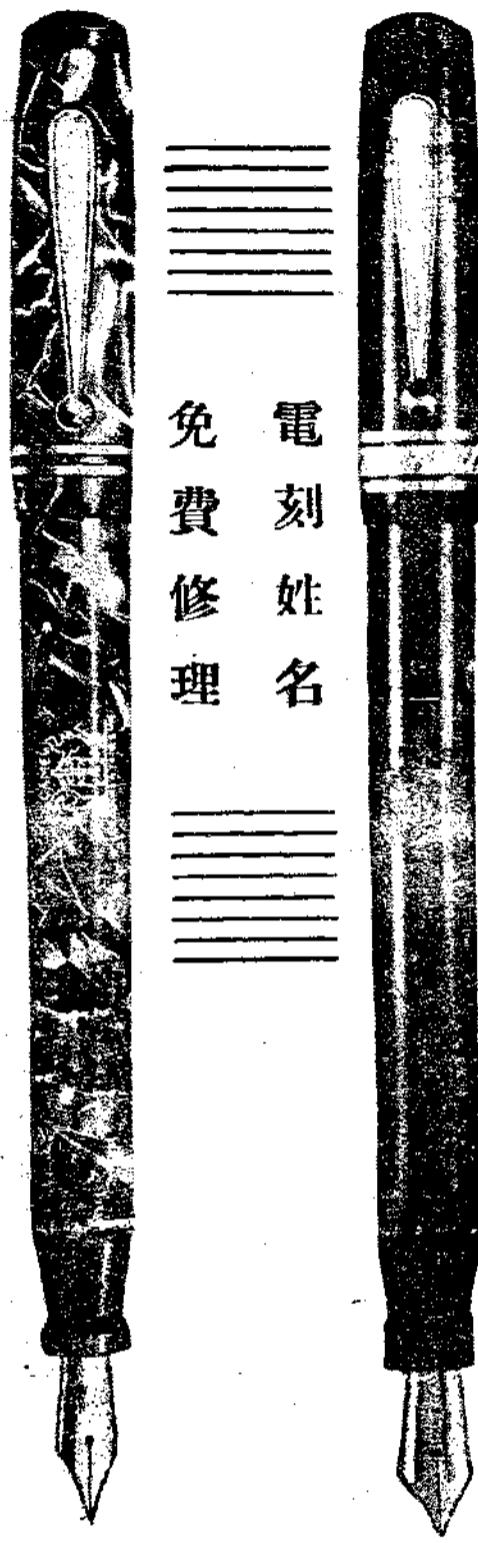
凡對本刊的宗旨，態度表示贊同的讀者，而願為此次徵戶鼎力的話，請您參加這「徵戶比賽」，其辦法如次：

- 一 凡本刊之讀者及任何人均可參加「讀者徵戶比賽」。
- 二 在六月十五至九月十五日止，凡為本刊介紹：
 - 二十定戶者——酬洋十元
 - 三十定戶者——酬洋二十元
 - 四十定戶者——酬洋三十元
 - 五十定戶者——酬洋四十元
 - （以下每多十戶多酬十元）
- 三 此項定戶僅限全年（亦可享受以上各種優待）
- 四 此項定戶由六月十五起須陸續將定費交本刊，至九月十五日止終結每位介紹若干而再致酬，其成績發表于本刊十月出版之二週年特大號上。
- 五 本刊印有「徵戶比賽」之函件及定單，函索即寄。
- 六 凡欲參加「徵戶比賽」而非本刊逕自委託者，來信請求時，得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印鑑。

李廣泰自來水筆專家

鋼筆大王 雄據華北

水手牌自來水筆總批發處
經銷世界名廠的各種金筆



電刻姓名
免費修理

點白金筆尖磨平無價掉換



號九十七南路口市燈城東京北…址地

六月出版新書

「摘果錄」

現已出版 各大書店

定價五角 均有代售

歡迎逕向本社函購(仍收九扣)

內

菲力：星雨錄十一首

容一 般

顧視：山果九首
穆穆：獻與誰九首

畢基初：幸福的燈千行一首

五月出版新書
畢基初作《蘋果甲山》短篇小說集
初作《蘋果甲山》短篇小說集
定價六角購者從速存書無多
逕向本社函購仍按九折優待

七月出版新書

中篇小說《蘋果樹》(印刷中)

高爾斯華綏作 林栖譯 現在開始預約 定價六角 預約九扣

八月出版新書

黃軍作《山霧》短篇小說集

內收桑芽，山霧，果園，火錢，路伴，師徒等八篇均為年來文壇罕見作品。定價見下期本刊

石冥山人及其作品 少君(宣紙)

△美術

夏之雲 袁笑星(宣紙)

△攝影

貓的攝影 袁笑星(宣紙)

△攝影

周大林及其作品 袁笑星(宣紙)

△攝影

好哇(第二名) 葛繁(宣紙)

△攝影

某大老(第三名) 賴漠(宣紙)

△攝影

舞台之下(第三名) 亞白(二)
成名捷經(第二名) 徐佛曾(三)

△攝影

某坤伶(第三名) 陸少青(三)

△攝影

趙宗濂牛作周 白峯袁笑星(宣紙)

△攝影

「蘋果甲山」批評座談會 曹原張景良(四)

△攝影

前途 許鵠(八) 許鵠(八)

△攝影

老邵 寒流(十二) 寒流(十二)

△攝影

永遠的期待 福福(十六) 福福(十六)

△攝影

小叔與阿嫂 雷妍(二二) 雷妍(二二)

△攝影

父親 幻鵠(二十五) 幻鵠(二十五)

△攝影

▲音 樂 胡一萍(二九) 胡一萍(二九)

△音 樂

麥克杜威爾 擇證(三二) 擇證(三二)

△音 樂

北京飯店聆曲記 艾禾(三三) 艾禾(三三)

△音 樂

漫談文化電影 丁平(三四) 丁平(三四)

△音 樂

- 最初之彩色影片 龍輝(三四)
我所知道的電影演員生活 朱新聲(三五)
電影放映機之構成 姚瑩(三五)
上海影劇動態(駐滬特約) 汝(五四)
漫談演技 綠弩(三六)
戲劇化粧小史 顧嘉恩(三六)
我也談談「狂歡之夜」 艾莎(三七)
文壇消息 (十一)
文壇消息 (十一)
「幸福的燈」散記 毕基初(四二)
賜(新詩) 聞青(四三)
古城之歌 (新詩) 白練(四三)
自畫像 芳芷記(三八)
COWARD——個人新詩推薦之二 劉溫和
懺悔 (醫)
談「蘋果樹」 林栖(四五)
美術書籍介紹 劉東元(四六)
歐美文人軼事 王冷(四七)
人——個人創作推薦之六 舒申(四八)
▲連載之部
麗薇(二二) 郭遜(五五)
中國人的性質(五) 鴛鴦(五八)
校友節——燕園生活之五 茲戈(六十)
結婚讀本(八) 惠桐(六一)
編後記 趣味問題 (六二)

-A956519

漫季春年十三」辦主刊本

某大老：「哈哈！就瞧了香花那股子
風騷勁兒……好麼，真算沒白當
回乾爹！」

楓漠作



亞白作 舞台之下



好哇！

葛藤作



(下) 曉揭品作選入賞懸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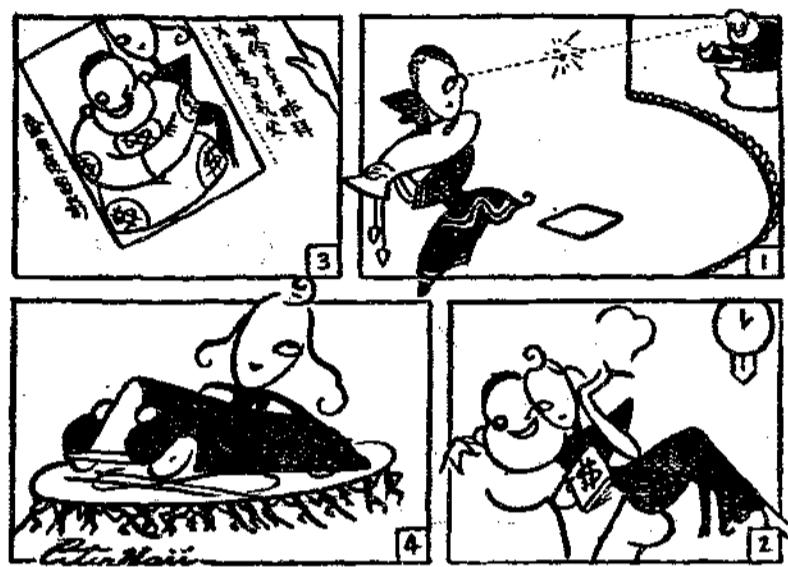
曉揭名芳者仲

- 第三名
陸少青(後車胡同四號)
- 第二名
葛 簡(本市宣外下斜街一號)
徐憲曾(前外西珠市口廿九號)
- 第一名
娜(本市協和醫院)
王學原(天津法界三十號路效
康路二十九號)

- 李衡(西郊燕京大學)
撫貞(西長安街新民會)
颯漠(全前)
亞白(東城東昌胡同一號)

- 第一獎金五元
二名(四名)各三元
三名(五名)各二元

請漫畫家大量賜作應徵，來件以不
夏季縣賞定為
「藝術家」六月二十號截止
收件，七月號發表。



作曾憲徐

「捷成名徑」

某坤伶：「等金局長戴好眼鏡就出

台。」



陸少青作

袁曹袁白 趙

袁

慢那慢那那誰請一個了受或的參龍慶家知座是者後作在不鄙今天的枝一我就先別未人。對名談大的，者想知刊天談筆點也請說位得抱龍貶只，好那于的會有寫能和起道很蒙諸？」要在在慶這作。裨作得出倒讀大諸位光臨？
 恐，就曹都先細病公我作，部家在益前個版有者者。請正我們者就「，座的程公雙些的的光宗者畢請盍我諸，以正方後印出出了，怕象了，感濂畢話談先不甲們位因及批，怕象了，感濂先生，話生客山極都而出評都起若部先生無上遠氣一要是產版，很來何「謝得發都論是在的的知華生者那希。」，蓋得表能是較天大印道北了的樣望我所甲很偉樂一有津家像諸文這方，書想以山。論于褒自不談是位擅次針對出，此好接由能談什作上的都作之在現，次上諸君讓始的。一有餘不知對于什麼好甲，山

趙袁

曹

本讀中讀事當宗生寫美以出翁已小以結說中彩的者可有他對身，國完情接濂活的，此李李，說爲構，四。中的以些的于△又對文，很到兄不生別篇五五而中「上」一篇其國第証詩散畢對非內藝但忙這意熟動的最之家需的菜不青都後文一明意文先「批容上讀，本見習雖不好爲敗有人園太龍有「藝篇的」，生蓋評上讀得又書如，是必。盜入活物李湊「帶甲」，在「得印山家不過稍在時何不生多「匪亡的」，在「得印山，敢，略病很？」敢動說嵐並，生，五，反關山爲龍小盜他象」，僅有其，中高僅大餘」，興是的三青也，說評篇龍把雖說論未劍它然本，得「一個身而細在氣人

「盈甲山」批評座談會

日八月十五
樓二齋榮藻場市安東

者席出

(略稱敬)

秀張袁牛穆曹白趙宗濂

景笑作周原

英良星

知賓

輔仁文苑社長

(小說家)

全人編輯(作家、漫畫家)

本刊社長

本刊全人——記錄

文成澀的充實不結是即「其病也果表感得不作處故本在勵普感到比的同興每但品，事書席，通到學功自危實才大局個作中。較「感趣篇青的描生的上而座一些的然險文好合有不平對青」，都年成寫龍特，不談些片章。適「人凡故事」等有個共讀。現命案故事上有缺，，往欠同的印方章，爲的「家這個共清清楚，而好想「死還個是與處在的印，尙甚正」是與現上外象，而不能算，作增是可注意說表象，而是活者加現並，看，對

這寫是要說爲一
件如不的一定都
離奇的事情，就可以來做們以
在文學立場上看來，這是小
件極一得的，因爲缺乏「文學性」。
是作者這想像。我想我們寫，
要太離奇，也不要死。
有許多地方，不一定是要死。
可以表現出故事的深刻。
這還白貢批常作他「去文故這寫是比要說爲一
是峯獻評能家要蓋，章事無。件如不的一定都
爲很少有汽車故意去軋人，這
個人被汽車軋死而流血，這
爲很慘的故事，而在文章絕不可
把甲也上不疑是作者這想像。我想我們寫，
順兄一家毀爲將山可以表現出故事的深刻。
有些，掉個有路子作者希望甚大，希望
序有些，僅是拿希望便驕傲，因爲有許多
請何做參攷。我自己寫作。個大，如是此多
穆君說罷。

白素



生先穆穆左 生先原曹中 生先濂宗趙爲右

天要才知道，希望華北文學家也要如此。最後，我感到事變來單人集子並不多，希望今年單人作品集多多產生，把胆小的作家引起興趣，壯起生膽量，庶幾文壇上才可蓬蓬勃勃的有生氣。

這回該輪到白峯兄了。

故在我沒有談「盔甲山」前，先談個故事，記得現代中國鼎鼎大名的謝冰瑩女士和熊佛西氏在大學同學時時上課，謝女士很用功，熊先生竟在課堂上睡覺了，有一次在講堂上熊先生又睡覺了，教師很生氣，等他醒了，他講的是什麼？他說先讓謝女士，再講，教師只好先讓謝女士，一樣不用講完了。所以對

白趙

白

衆

笑

哈

哈

！

畢

先

生

同

過

校

，

對

他

生

要

爲

先

生

活

熟

悉

我

曾

見

一

對

寫

集

子

意

見

，

和

諸

位

差

不

多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和

諸

位

不

同

一

意

見

，</



右景良君周作牛中生先峰白左生先

我的理想，畢先生或者也許喜歡看電影，這對作小說很有惡影響，他應當少看一些（如果喜歡看的話）。『盜甲山』作品的結果多半是電影化的，這材料或拿來做劇本還好，人離奇的事情作結果固然很動人，結局自然要緊張，而也不要太不合理，似乎畢先

寫都市，而要求寫「盜甲山」這樣題材的也大有人在，我覺得還是比較以個人熟習的好一些。這是一個個人的興趣問題。文章自己有自己的作風，應當選自己崇拜的人物，不妨把自己所喜歡的世界作家當做偶像。如魯迅先生的成功是受了俄國作家的影響。他寫過「狂人日記」，而果戈里也有一篇「狂果戈里也有一篇「短庫」，兩方很相似，不過一在中國，一在俄國罷了。所以自己要找一個路子好一點。

趙

這對作小說很有惡影響，他應當少看一些（如果喜歡看的話）。『盜甲山』作品的結果多半是電影化的，這材料或拿來做劇本還好，人離奇的事情作結果固然很動人，結局自然要緊張，而也不要太不合理，似乎畢先

生受點電影的影響。

穆

這四篇小說，都是現代動盪着的生活，對這生活很熟習和能寫出來的都很少，畢先生如再努力做下去，毫不驕傲的揭露另一群人作的生活就夠了。

△以後出集子的問題▽

袁關於「盜甲山」的批評諸位已談得不少了，現在再來談一下出單行本的問題。

現在華北文壇上活躍的都是新起的青年作家，有的寫的真不錯，但是否值得出集子問世，這是要來研究的問題。鄙刊出「創作文庫」的目的，不敢想對華北文壇有什麼大貢獻，也不敢負振興華北文學出版界的責任，不過想造成一個小小熱鬧的風氣。現在的工作，是應當第一步去造成文壇蓬勃的現像，然後再求質的進步。我們想以後再出些青年作家的集子，這對華北文壇是功是罪呢，需要客觀的批評的。請大家在這方面再發表點高見罷。

提倡這種風氣自然是好的，有什麼罪？至于作品的價值，文學是有永久性的！自有客觀的批評的。我覺得這個不成大問題，現在要鼓勵多產作品的意思是好的，大家都有一個幼稚時期，以前茅盾先生曾說過：「現在被編輯扔在字紙簍裏的作品，比五四時代的作家的作品還好。」五四時代剛剛是開始，而

現在中學大學的學生們寫得都是很好的作品，而為編者拋去的也不少。葉紹鈞的作品都是很謹慎的，但其前期作品如「線」看來僅是散步者和農人的一段談話，現在看來只是散文，當時也無人漫罵。這樣的事在開始時是難免有的。叢書應該要出，不然風氣起不來。自然編者要慎重一點，在出版前要把稿子有很好的改正，不要馬虎，至少編者也要作得完善一點然後再出。如能在出版前找一些作家來討論一下內容的價值問題較好一些。

我我們都是青年，都希望有人給指正。好的作品是漸漸的作成的。而沒有一些也沒有多大關係。以後再出叢書領導的也是不成，在基礎時稍差一些希採趙先生的意見，要一步一步的登上去了，不要一步登天才好。

今天天氣又很熱，又是個星期天，耽誤大家許多休息時候，很抱歉，也很感激。今天諸位所發表的偉論，都是金玉之言，實為難得。給了畢先生不少的鼓勵和希望，他看了不知如何高興；而給鄙刊出版方針也有不少指示，一併在這裏謝謝。

今天招待欠週，又沒有什麼好吃的，希望原諒。那我們就此散會。

一 往 那 裏 去 ？（上）

訊 鴿

往 前 卷
那 裏

去 遠 郡

訊 寒 離

鴿 流 福

四五六

永 小 父
遠 叔
的 與
期 阿
待 媽 親妍 鴻 芹
雷 幻 胡
一

女 子 劇 判 輯

九姑站在爐灶前，看見白色的蒸氣從鍋蓋隙縫絲絲縷縷地透出，飛散，消失。趕緊掀開蓋子小心地把一圈窩頭中間的菜碗端出正要放在案上，突然聽見背後有人蹬蹬地跑遠了，用低而急促的話聲說：「媽媽我剛進廚房，九姑正端出蒸魚偷着吃呢。」二嫂又在誣告九姑，九姑無處分訴，總是沉默着，一直沉默三年了，她拉起油污的衣角揩了揩額上的汗，紅漲着臉把一碗蒸魚端出來，走近了飯桌，孩子們都從椅子上立起來，預備搶菜口裏喊着「吃魚，吃魚」母親們立刻垂下臉來冷冷地怒目看着九姑，年青的四嬸忽然摔下鏟子打了她旁邊的小女兒一下尖起聲音像一把尖刀硬硬地突破了空氣：「那輩子沒見過魚！值得這麼爭食偷嘴地！不害羞的丫頭！都讓你一個人吃了吧，省了你吃昧心食作罪！」大娘常是喜怒不形於色，於是拉長了聲音眼睛看着自己的飯碗說：「九姑，餌餌熟了就來吃吧，遇一會兒，魚就沒了。」二嬸和三嬸彼此的眼光碰了一下笑了，小四子和大莊聽了當真，瞪圓了眼睛不願意，向着九姑說：「去了去了！」玲手就拉菜碗叫着：「不許九姑吃，」一邊吸鼻涕，惠儀纏了眉，放下碗離開桌子坐得遠遠的看報。

九姑回到廚房呆呆地望着灶上的火從爐口吐出無數紅黃色的尖舌一伸一縮地舐着鍋底，鍋裏的水發出嘶嘶的聲音將要乾涸了，外邊的椅子響起來，孩子們在院子裏亂跑，九姑吃飯的時候到了。

她一個人坐在桌前，碗碟都是空空的沒有餘下一點殘汁，一碟乾硬的鹹菜擺在面前，她拈起黃澄澄地窩頭用食指和大拇指下一塊一塊的往口裏送，不時地吃幾根鹹菜條，用力咀嚼嚼得很香甜，轉眼間又拈第二個窩頭，愛說謊的二嫂又模倣着母親的態度撇着嘴說：「九姑吃的又多又慢，把一桌子菜都吃光了還不起來！」九姑的眼圈漸漸紅了，隨後鼻尖也紅了，免強又吃了半塊就收拾桌子，三嬸抱着最小的孩子坐在廊下喂奶，一對琉璃泡似的眼睛隨着九姑的動作滴溜溜地轉了幾轉笑着說：「二嫂，可別得罪九姑，明兒個她出了閣就不請你了，」二嫂擺了擺兩條乾黃的辮子，伸長了脖子，半瞓着眼向三嬸「嗯」了一聲說：「九姑不認字，自己不會出去交男朋友，誰同她結婚？」母親們都忍不住笑出來說：「這孩子！」九姑打了一個寒戰，往廚房走時小牛子跑過來攔着她，吸着鼻涕拍着手作怪臉笑着喊：「九姑沒有人要喲！」她在廚房洗碗時候，還聽見人在院子裏議論她。

「九姑的婚事可真麻煩！唉！」大娘的聲音。
「可不是，一年大一年地，都三十三四了，誰願娶個老媽呀！」二嫂拿着腔調婉轉悠揚慢慢地說，一定又在撇着嘴。
「要不是事變，咱們住在鄉下，很好辦，九姑的模樣好，活計好，脾氣又好，用不着你們發愁……」受過中等教育的惠儀低聲咕噥着，她常不滿意自己這個家庭，更不滿意人們對九姑的態度，九姑聽到這裏緊縮的心輕鬆了一下，停住手任最末一隻碗沈在水底，平息靜氣地聽着外面反倒寂靜了，只聽見一陣陣沉重遲緩的脚步聲夾雜着手杖觸地聲音，越響越近，孩子們都亂喊着爸爸伯伯，變成一片，大伯伯高高地乾嗽了一聲，孩子們的吵鬧漸漸

平息了。

「明天上午去公園，都去，讓九姑穿戴整齊些！」大伯伯命令着。

「什麼事？」大娘問。

「（續）舊家庭：天津！」大伯的回答很長，聲音很低只聽見斷續的幾個字，九姑懸着心不敢自由呼吸，可是大伯又高聲咳嗽了一下就沉默了，她等待許久再聽不見語聲，於是輕輕地把碗碟洗完擦乾，一陣清風吹進來，灶上的火苗幌了幌，她的心也幌了幌，她不好意思出去，只在廚房裏轉來轉去，摸摸案板，弄自己的頭髮再掃兩下爐台不知作什麼好，轉眼間天色漸漸地暗了，人們都進了屋子，她才從廚房躡出來，小四子和小牛子蹲在柳樹下撒了尿用土合泥，沒有看見她，忽然一個人影從門外溜進來，一看是三叔提了一包東西趕快進了自己的屋子，小四子丟下泥站起來說：「我爸爸給我買好吃的來了，我不同你玩了，」說着揚揚得意地一邊走一邊回頭看小牛子，小牛子也跟過來，小四子站住腳用力推他：「別上我們屋裏去！」小牛子報復似的說：「過年時我爸爸回來買糖不給九姑也不給你，」說完轉身來看見小黑臥在在柳樹下就跑去拉牠的尾巴，小黑立起來伸了伸腰搖着尾巴跳着，攏着九姑的去路舐她的手，却不理小牛子，小牛子用手背擦了擦鼻涕走開了。九姑的心像待放的花苞被春風漸漸吹放展開一片新色，晚天的浮雲隔着垂柳在藍色的空中移來移去，嫩綠柔長的柳絲隨風軟軟地裊裊着，地上鋪着東一片西一片的殘花，紅艷艷的像合上粉的臘脂屑，小黑只管在她眼前跳來跳去，彷彿知道她心裏舒暢一樣，她停着脚呆想：「明天：明天：」自覺臉上一熱，不自主微笑了。

(二)

九姑的婚事進行得很順利：三個月的時光，合婚訂婚，結婚，三種手續都辦完了，這是新婚的第一個晚上，賓客們都陸續散去，她一個人坐在屋裏，昏昏沉沉的，兩條腿微微地麻木酸疼，因為白天不是給人磕頭就是站着，所以她很想倒在牀上休息，可是那一位總不進來，只好端坐在桌旁等待，鐘響了，她一下一下地在心裏數着，總數不完，直到十二下，突然停住，隨後又得的得照常走上去，隔壁的屋裏有人嘆息了一聲，就有

一個老大婆說：「天不早啦，還不去睡？耗什麼？」那男人又嘆息一聲說：「關乎我一生的事，就這麼草草地辦了，都不同我商量一下！」老大婆說：「辦的錯嗎，模樣兒又好，脾氣又好，比那個死的強的多，還不知足讓你爸爸聽見，又該罵你了，」九姑聽到這裏，覺着自己的身體直向無底的深淵墜下去，她想立刻回到家裏照舊度着牛馬的生活，然而家裏的每個人的面孔冷到冰凍，鐵青陸續地在她的腦海裏閃過，她不自覺流下淚來這時候隔壁那個男人又笑了說：「您別急我不過是隨便說說，都替我辦了還不好嗎？省我許多精神。」鐘又響了一下老大婆說：「這應該睡去了，還不給我睡去！」九姑落着淚忘掉了疲乏，她再不希望那個人進來了，然而紅綉花門簾微微一動，忽地一掀，走進一個人來，正是方才同她拜天地的那一位，她有些發慌……她的容貌救了她，她很愜意地過了一年的新婦生活，但是自從她夫妻倆將二位老人送回家鄉，她又開始勞碌了，這是自願的，因為她是主婦她不用女僕，每天提了菜籃到菜市買菜，常為一分錢或是要多添一兩菜同小販爭吵，自己吃的飯是最粗的米，買菜永遠不買新鮮菜，但是每星期日丈夫從天津回來，才改換好的飯食，她愛他，盡力使他喜歡，可是他每次回來總是怏怏地坐在椅子上發呆，她也呆呆地看着他心裏猜想：「還有什麼不滿意呢？」她還沒有想完他就驚醒了，笑着問她，「你為什麼傻着我？」於是立起徘徊，從沒說過不滿意的話，並且很少說話，所以九姑有許多重要的事要告訴他都沒有方法開口，比如：二嫂差不多天天來求她給二哥找個好事，自己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的臃腫起來，而且常常嘔吐，那次

編輯特

出「女子創作特輯」的意義是在看看華北女子方面的創作成績如何？是在看看她們的題材是些什麼東西？是在使讀者知道哪幾位是女朋友在從事寫作着。因為來件過多本期僅刊六篇，下期尚擬續刊一次計有王攻的「秋——冬——春」，劉半農氏的小姐曼湖的「故鄉」，洛迦的「理髮館裏」，漪冰的「怪客」白君的「賊」，奚含的「妻」等六篇。前二篇為散文體，後三篇為小說體。

大嫂來囑咐道：「這事得告訴他，商量着預備嬰兒的用品，然而這些話總沒有機會說，剛說到幾句話他就去坐在窗前弄無線電匣子，弄得吱隆隆亂響，也聽不出裏邊唱什麼，他好似只喜歡聽這混亂的噪音一樣，她聽慣了，不覺厭煩，可是鄰人們大不滿意，西房是一個中學教員，下課以後回來就看書寫東西，東屋是一對中年夫婦，男人是市政府的書記，晚上爲人抄寫一直抄到十二點，南屋是房東住，然而房東是一位年老的寡婦和她的獨生女只住在西間，東間租給一個預備考大學的女學生，中間的屋子便是供佛燒香的地方了，這些人每到晚上都需要靜養或是工作，可是一星期內總有兩天不得靜養不得工作的時候。

(三)

星期六，炎熱的下午，九姑抱了睡熟的孩子站在廚房門口吩咐新來的女僕作菜：「作乾淨啊，今天老爺回來！」猛一回頭看見一個時裝的姑娘走進西屋去了，東屋的劉太太坐在自己門口的扁豆架下洗衣服，抬頭看了一眼又低下頭去，用胰皂在衣服上輕輕擦了幾下，用力揉搓着，九姑看見那位姑娘進了西屋半晌沒有動靜，遙向劉太太說：「您瞧，劉太太，西屋李先生不知上那去了，人家來了半天啦，」只見劉太太抬起頭來向她睞眼睛說：「袁太太您晚飯吃什麼？」一邊說着一邊舉起水淋淋的手向她招着點頭，她抱了孩子走過去回答着：「吃飯！」劉太太立起來湊在她身旁小聲說：「李先生在屋裏呢，這事您那兒知道，前兩個月您在醫院住的時候，李先生從館子叫了許多菜請了一次客說是同這位姑娘訂婚，後來這位姑娘就天天來，那時您沒有過滿月不出屋門所以看不見，以後您又回娘家住了些日子，不怪您不明白：」說完神秘地笑了，一股一股的熱氣隨着低語一直撲進九姑的耳裏：「您以後見着，快別說了，裝看不見就完了，您不在家時南屋的大姑娘和東間兒住的馮小姐坐在院子裏談天說到李先生和這位姑娘，她們以爲東屋沒有人就大聲講究起來，誰知李先生在屋裏像今天一樣，以爲她們故意罵他們，就在屋裏答言罵起來：」說到這裏東屋的門呀的一聲開了，李先生先走出來，後面跟着那位姑娘，劉太太又提高了聲音接着向九姑說：「現在的東西一天比一天貴，我們昨兒買了一袋子麵就花去半個月的薪水」一

邊用眼送着李先生和他的未婚妻走出去，剛要回過頭接着沒有說完的上文說下去，小牛子穿了一身新灰布的小學生服跑進來喊：「九姑！」他後邊跟着兩個人一個是他的母親一個是他大娘，都是愁眉不展的，可是看見九姑就迎着面笑着問好，九姑嘴裏塞喧喧着心裏正想起一個人來，一邊引着這三位客人向屋裏走一邊說：「惠儀怎麼沒來」小牛子跑在前邊掏出手帕擦着鼻子說：「我惠儀姐姐走啦」大娘咳了一聲早頓咽起來，女僕跟着進屋倒了茶出去，大娘長嘆了一聲說：「別提惠儀了，這也不怪孩子左性，咱家也太不成個家樣兒了！」小牛子這時去擰無線電吱隆隆怪響起來，九姑懷裏的孩子被驚醒了哇啦哇啦地哭，大娘住了口，小牛子望望自己母親的臉色很難看，趕快跑出去，心跳着靜了一刻。

「大嫂和二嫂今天多坐一會兒，吃了晚飯再走，他今兒回來」九姑搖着孩子說，大娘二嬸笑着應了。

「我總看見你抱着孩子睡，大熱的天，孩子容易上火，你也累，不如把他放在小床上睡。」二嬸很關心，聲音很懇切。

「我倒不覺怎樣。」九姑說着把孩子放到裏屋牀上，心裏想：倒比沒出嫁時熱天在廚房裏給人作飯舒服多了，想到出嫁以前的生活，心裏便對這兩位客人漸漸淡遠然而表面上却不好露出來，仍舊找話說：

「這些日子家裏怎麼樣？」

「還提家裏呢！說一年也說不完。」二嬸說着把臉扭過去看窗戶窗上的日影只剩下一片三角形斜映在窗上方的一角，餘下的部份都陰暗了，小牛子正站在陰處隔着玻璃往裏張望。

「從你大哥在外邊接了一份外家！」大娘忍不住自己內心的悲傷又在述苦「你二哥沒了事兒，咱家的日子就拮据起來，其實不至於，只是你三哥掙的錢入自己的私房，你四哥倒想拿出錢添補日用，可又怕你四嫂，前幾天給小牛子做了一身制服，你四嫂同他吵了三夜，他還說幫惠儀入大學呢，我看情形，你四哥是沒有人敢沾擾了，前天我就說惠儀：不用上大學了，你爸爸不給咱們錢，別人更指望不了，那孩子非上大學不可，同她爸爸吵了一次就搬到學校住去了，臨走說：這個家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媽也走吧，不用理我爸爸，那個傻孩子啊，我這麼一個灰白頭髮的老

新文

婆子可往那裏去呢，少不得賴着過活」說着用手帕擦了擦眼苦笑。了，二嬸不時地望望窗外，看一看牆上的鐘，彷彿沒有聽見一樣，大娘沒有留意她，停了一停又說下去「我就後悔，從前對你大哥太忠心了，省吃儉用，積下來的錢都交給他，自己手裏一個錢也不存，惠儀走時就拿了我幾件首飾」九姑聽到這裏心裏一動，現在的自己就和從前的大娘一樣啊，上星期他臨走時把所有的日常積蓄和存摺都要過去，只留下一月的用費，她呆住了，大娘放重了聲音說：「我不是挑撥你們夫妻，你可得自己留心把緊了錢財。」可是九姑沒有聽見，裏屋的小孩子醒了啼哭，九姑趕緊抱過來喂奶，外邊有人說話是劉太太：「袁先生回來了，熱不熱？」九姑的丈夫一邊走進來一邊說：「啊，劉太太才吃晚飯？今天不太熱，只是火車上人太擠。」二嬸的臉上有了喜色，站起來，可是屋裏一時比一時黑暗，從外邊進來的人分辨不出屋裏的人是誰，這時小牛子悄悄跟進來小聲叫了一聲：「九姑夫！」九姑夫才知道有親戚來，伸手摸摸小牛子的禿頭問：「幾時來的？」女僕已經進來把燈開了，大家說些客套話，女僕問什麼時候開飯，九

過遲，南京「筆陣」純文藝月刊，因來稿其芳的長詩「夜歌」蘆焚的小說「淑女」等甚為流傳。

作家黃軍到寧後，執筆仍勤，最近表筆者有「路伴」「夜歌」等短篇數種。目下正寫十萬字中篇「」。

蕭艾的「落葉集」出版以來，讀者甚為歡迎，定價九角，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作畢某初作「盜甲山」初版即將出售。聞畢某初作「盜甲山」，似現代「水滸」中篇小說，甚可。

作家蕭某近年來所著短篇小說甚多，聞于初秋交本刊發表。〔小六〕

之大型月刊北京「時代」，將於初秋交本刊發表。〔小六〕

創作近「良友」，頗見充實，可謂北方畫報。

婆子可往那裏去呢，少不得賴着過活」說着用手帕擦了擦眼苦笑。了，二嬸不時地望望窗外，看一看牆上的鐘，彷彿沒有聽見一樣，大娘沒有留意她，停了一停又說下去「我就後悔，從前對你大哥太忠心了，省吃儉用，積下來的錢都交給他，自己手裏一個錢也不存，惠儀走時就拿了我幾件首飾」九姑聽到這裏心裏一動，現在的自己就和從前的大娘一樣啊，上星期他臨走時把所有的日常積蓄和存摺都要過去，只留下一月的用費，她呆住了，大娘放重了聲音說：「我不是挑撥你們夫妻，你可得自己留心把緊了錢財。」可是九姑沒有聽見，裏屋的小孩子醒了啼哭，九姑趕緊抱過來喂奶，外邊有人說話是劉太太：「袁先生回來了，熱不熱？」九姑的丈夫一邊走進來一邊說：「啊，劉太太才吃晚飯？今天不太熱，只是火車上人太擠。」二嬸的臉上有了喜色，站起來，可是屋裏一時比一時黑暗，從外邊進來的人分辨不出屋裏的人是誰，這時小牛子悄悄跟進來小聲叫了一聲：「九姑夫！」九姑夫才知道有親戚來，伸手摸摸小牛子的禿頭問：「幾時來的？」女僕已經進來把燈開了，大家說些客套話，女僕問什麼時候開飯，九

過遲，南京「筆陣」純文藝月刊，因來稿其芳的長詩「夜歌」蘆焚的小說「淑女」等甚為流傳。

作家黃軍到寧後，執筆仍勤，最近表筆者有「路伴」「夜歌」等短篇數種。目下正寫十萬字中篇「」。

蕭艾的「落葉集」出版以來，讀者甚為歡迎，定價九角，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作畢某初作「盜甲山」初版即將出售。聞畢某初作「盜甲山」，似現代「水滸」中篇小說，甚可。

作家蕭某近年來所著短篇小說甚多，聞于初秋交本刊發表。〔小六〕

之大型月刊北京「時代」，將於初秋交本刊發表。〔小六〕

創作近「良友」，頗見充實，可謂北方畫報。

婆子可往那裏去呢，少不得賴着過活」說着用手帕擦了擦眼苦笑。了，二嬸不時地望望窗外，看一看牆上的鐘，彷彿沒有聽見一樣，大娘沒有留意她，停了一停又說下去「我就後悔，從前對你大哥太忠心了，省吃儉用，積下來的錢都交給他，自己手裏一個錢也不存，惠儀走時就拿了我幾件首飾」九姑聽到這裏心裏一動，現在的自己就和從前的大娘一樣啊，上星期他臨走時把所有的日常積蓄和存摺都要過去，只留下一月的用費，她呆住了，大娘放重了聲音說：「我不是挑撥你們夫妻，你可得自己留心把緊了錢財。」可是九姑沒有聽見，裏屋的小孩子醒了啼哭，九姑趕緊抱過來喂奶，外邊有人說話是劉太太：「袁先生回來了，熱不熱？」九姑的丈夫一邊走進來一邊說：「啊，劉太太才吃晚飯？今天不太熱，只是火車上人太擠。」二嬸的臉上有了喜色，站起來，可是屋裏一時比一時黑暗，從外邊進來的人分辨不出屋裏的人是誰，這時小牛子悄悄跟進來小聲叫了一聲：「九姑夫！」九姑夫才知道有親戚來，伸手摸摸小牛子的禿頭問：「幾時來的？」女僕已經進來把燈開了，大家說些客套話，女僕問什麼時候開飯，九

姑夫放下帽子說：「還等我嗎？」九姑很得意地說：「可不是，今天有你喜歡吃的菜。」九姑夫沒說什麼，在屋裏轉了一圈又戴上了帽子說：「我吃了飯啦，我出去有點事，你陪着大嫂和二嫂吃吧。」說完就走了，二嬸正在肚裏算計先怎麼說才能轉到託他給二叔找事，大娘想託九姑夫給惠儀找一個好大學，誰也想不到託他給姑夫是這樣忙，大家都失望了，可是九姑的失望更大。

(四)

姑夫放下帽子說：「還等我嗎？」九姑很得意地說：「可不是，今天有你喜歡吃的菜。」九姑夫沒說什麼，在屋裏轉了一圈又戴上了帽子說：「我吃了飯啦，我出去有點事，你陪着大嫂和二嫂吃吧。」說完就走了，二嬸正在肚裏算計先怎麼說才能轉到託他給二叔找事，大娘想託九姑夫給惠儀找一個好大學，誰也想不到託他給姑夫是這樣忙，大家都失望了，可是九姑的失望更大。

姑夫放下帽子說：「還等我嗎？」九姑很得意地說：「可不是，今天有你喜歡吃的菜。」九姑夫沒說什麼，在屋裏轉了一圈又戴上了帽子說：「我吃了飯啦，我出去有點事，你陪着大嫂和二嫂吃吧。」說完就走了，二嬸正在肚裏算計先怎麼說才能轉到託他給二叔找事，大娘想託九姑夫給惠儀找一個好大學，誰也想不到託他給姑夫是這樣忙，大家都失望了，可是九姑的失望更大。

(四)

姑夫放下帽子說：「還等我嗎？」九姑很得意地說：「可不是，今天有你喜歡吃的菜。」九姑夫沒說什麼，在屋裏轉了一圈又戴上了帽子說：「我吃了飯啦，我出去有點事，你陪着大嫂和二嫂吃吧。」說完就走了，二嬸正在肚裏算計先怎麼說才能轉到託他給二叔找事，大娘想託九姑夫給惠儀找一個好大學，誰也想不到託他給姑夫是這樣忙，大家都失望了，可是九姑的失望更大。

姑夫放下帽子說：「還等我嗎？」九姑很得意地說：「可不是，今天有你喜歡吃的菜。」九姑夫沒說什麼，在屋裏轉了一圈又戴上了帽子說：「我吃了飯啦，我出去有點事，你陪着大嫂和二嫂吃吧。」說完就走了，二嬸正在肚裏算計先怎麼說才能轉到託他給二叔找事，大娘想託九姑夫給惠儀找一個好大學，誰也想不到託他給姑夫是這樣忙，大家都失望了，可是九姑的失望更大。

二 前 途

阮鳴謙和阮太太有四個孩子：第一個名叫永淳，是一個八歲的男孩子，第二個是七歲的女孩子名叫冰鏡，第三個是六歲的男孩子名叫永徽，末一個叫冰紈，是一個四歲的女孩子。三個大點的孩子都進了學校，母親還把冰紈留在家裏。

阮鳴謙已將在海關工作十二年了，凡在海關作事的人都知道工作滿了十二個年頭的時候，便可另外領得一筆整宗大數目的獎勵金——它的數目為全年薪金之總和。現在阮鳴謙和阮太太就正在期待着這筆獎勵金的快樂中。

「我說我們必要住一所所有廊子的房房，」阮太太開始說。她是一位善於實際判斷的婦人，長於理智。「等拿了獎勵金，我們買一所罷？」

「等我想看。我可以拿一千四百塊錢，以一千塊買一所不太大的房子也可以了，」阮鳴謙眼光輝耀着說，「剩下四百塊可作為孩子的教育費。我寧可不給他們留產業而不能使他們沒學問！」

「那自然啊！」我們有了一所好房子，每月就可不再花房錢，我們現有的薪水足夠維持他們上學了。等他們進大學時第二次獎勵金又到期了，不是嗎？」

他們談的話便彷彿決定了，他們想到自己才是三十出頭的人就有這樣的好運道真是快樂。

這時門開了，冰紈走進來，她眼光閃黑耀一色，頭上留着短髮，皮膚有一種康健的色彩，小小身材顯得異常矯健。父親歡呼一聲便把冰紈抱起舉在頭上，她顯出

阮嗚謙的臉忽然現出沈思的樣子，他放下冰紈說：「無逸還沒有信來嗎？」全不害怕的樣子，在父親高舉的手中原母親嘻笑着。阮太太說道：「不要摔着罷。」

(二) 阮鳴謙的臉忽然現出沈思的樣子，他宛如晴朗的天空停着一小塊烏雲一樣。冰紈不聲不響地爬到母親膝上注意地聽着。阮太太無可奈何地回答說：「仍然沒有啊。」阮鳴謙臉上的沈思變成憂慮了。冰紈說：「無逸還沒有信來嗎？」

「當一個二等郵局長能忙得寫一封信的工夫也沒有嗎？」

冰紈凝視着母親的臉問道：「媽媽你們說的是叔叔嗎？」

「正說的是叔叔呢。」

所說的無逸便是阮鳴謙的兄弟，他的處世經驗可比他哥哥老練得多。前一年他從北京被調到蕪湖當二等郵局長。他已有許久未寫信來，最近阮鳴謙給他寄去的信也得不到回信。

越離着拿那筆十二年獎勵金的日期越近，阮鳴謙的心裏越焦躁不耐。後來他只寫一封信去，三個大字。但是依然沈大大海，音信毫無，他又是非常重手足之情的人，更為放心不下。這時只放下心距他拿獎勵金的人，便到車站去，上面安然蓋着蕪湖二等郵局那上面。

寒流

則法律會使他如此。保人是個很老實而異常堅硬的人，他天天到阮家大鬧。『你們快想法把他弄出來，』他跳着脚喊，『不然我吊死你們這裏，我的鋪子也不用開了！』

實在他的木器鋪子也就值這麼多，如果他履行保人的義務便非破產不可。在深刻的憂愁中海關的獎勵金到手了，但是這有什麼可快樂的呢？這一筆錢對阮鳴謙是一個負數，他還需很多。好不容易難地以三分重利向同事們借了三千六百元，約定以第二次獎勵金爲期，這才把他兄弟從法律手中贖回。

這還不算，無逸回來以後阮鳴謙在一家洋行給他找了一個小事，因爲洋行是海關稅務司的朋友。

「現在讓我們的叔叔看看他害我們怎樣的地步罷！」那時的一千四百塊到這時該是多少錢？而且還得默着重利和不動地還錢！」

遇事消沈的阮鳴謙聽了兒女的抱怨，精神異外振作起來，他的眼睛爲辯護而熠耀。「在我們有錢能救他的時候怎能不救呢？」他說。「並且他現在每月只掙四五元，生活不是比我們還難嗎？他現在的境遇還不够懲罰他的嗎？」

一切情形阮鳴謙竟視而不見了。大概人的精力只能供一次大事的消耗，以後便成空洞的了；他的表情很容易被人看作他所作的是不重要的工作都完成了，餘下別人話也不說，緘默便是她唯一的報復。

(一五) 阮鳴謙的月薪已增至二百五十元。海關的獎勵金已改為每工作七個年頭領一次獎。他們沒有熱切盼望它，阮鳴謙拿了這筆只經他手一過的三千元便還了債務，還負着一千多元的債務，他們雖已富裕，日常生活開銷無形加多，教育費也增加了。生活竟好像是一幅百孔千瘡的面具，痊癒後的康健還急有待休養。孩子們都漸長大了，他們漸漸理解出他們的寒儉，永淳就是那個長子，他已進中學了，屢次發着埋怨的聲音：「我爸爸一個月掙二百多塊，我們什麼都沒有，我的同學他父親才掙一百多塊，他却比我講究多了。」不久他們便明白事情的真相，不禁慨然表示出來他們應享權力之損失的憤怒地說：

四個孩子以着犧牲的精神刻苦用功，那程度簡直近於自私。看了這情形的阮太太有一線熱切渴盼的光燄從她眼中的流露出來，未來是有希望了，她的心願被推動而進行了。對於將幸福依靠在丈夫身上一事她已經失掉了信心、她深切覺得兒女是她身上的血肉，她永把他們看作是一自身的一部分，便是所有屬於他們的一切同時也都是屬於她的。想想看家業被兒女們振興起來那是何等的驕傲！不是如同她自己完成一般嗎？懷了這種希望她和他們一樣的拚命操勞，她盡可能使孩子穿着清潔整齊，下盡可能的錢給他們作些有益處的

的聲對着永淳，確是對着所有的孩子們說：「你這麼小年紀怎麼說出這樣刻毒的話！你不可再落井下石了！我怎麼會有這樣的兒子？離道我能看着我的兄弟們說手足遭事不顧麼？將來你們弟兄間若有誰發生困難便彼此誰也不幫助誰嗎？專是各人顧各人嗎？」這話極傷他內心地不說下去了。

他喘息着。四圍突然被籠於很偏僻的沈默氣氛內，一會兒他稍緩和地說：「我願你們兄弟姊妹將來大了彼此互相帮助？如同我對你們的叔叔一樣。」但是似乎沒有人理會他的話，各人都沈於自己的內面去了。他們都已看見有一個艱難困苦的前途橫在前面，他們必須要以十分努力去克服的，誰也不甘心成爲他人的累贅，即使想到這事都覺得很可恥，而且誰敢相信當自己陷於不幸的境地弟兄的帮助是絕對可靠的麼？於是各人在心中作了一個堅決的決定，他們模糊地想犧牲他們童年僅有的存權力之獲得。對於父親的話他們沒有置答，各自默然走開了。

的幸福了。

天起，她把她的那一份分給兄弟和妹妹。她想他們是比她更需要這些食品的。她從這事得到很大的安慰。從此他們就認爲她應該是那樣，那是很自然的。

冰鏡是一個微帶憂鬱和嚴謹的少女，身材細而略高。這時她臉上更反映出一種內心的光明。這種優美情感的顯現只有母親能立刻注意到，她覺得她常忘却自己而想到別人，她真是一個仁慈的孩子！自然她並不希望他們全像她一樣，然而有這麼一個也似乎是應該的。

在阮太太心中，他們全是好孩子啊。

冰鏡是一個微帶憂鬱和嚴謹的少女，身材細而略高。這時她臉上更反映出一種內心的光明。這種優美情感的顯現只有母親能立刻注意到，她覺得她常忘却自己而想到別人，她真是一個仁慈的孩子！自然她並不希望他們全像她一樣，然而有這麼一個也似乎是應該的。

阮太太坐在與他們相近的地方，阮鳴圍或或是坐着或走起來都使人覺出他內心是極不安靜的。冰鏡只覺得心中不安，她看見母親很困倦地作針線，她又覺得這晚精神非常好，記憶力也特別清晰，她想道我還是不要管別的事看自己去望母親。但是她却禁不住自己的眼睛屢次地睜開，她看見母親的頭磕了一次，隨即驚醒，繼續作針線，她想她還是預備功課，實在無法幫助母親。可是當她第三次看見母親竟睡着了，她再也忍不住下去，便放下書本。她想道：「這是不因爲有事情要我去作，我想精神才這樣好呢？」

她輕輕從母親手裏拿起針線，她作得非常輕而仔細，其他三人略抬頭望了她一眼便又埋首書上。母親醒來揉了一下眼：

「不行你用功去罷，這不是你作的事！」

前幾天我已預備好了，今天很空閑。——

母親被這事一來倒精神煥發，於是她又拿出一枚針，兩人同時縫着，她不再覺得臂痛和困倦，很順利地縫下去。

冰鏡是一個天生悲觀的女子，她雖然沒有經歷過什麼患難便已經歷了一切。她都以為意。她沒有和兄弟妹妹口角過，和同學同事也無舛。只有當她認識了一位男同事的時候，有什麼幸福的感覺混和着她的悲哀之感了，她覺得悲哀更親切了，人世也顯得美麗，難道這就是所謂生命的覺醒麼？

一天她和這位男同事一同在街上走，她低聲向他說着她的兄弟和妹妹都少倍，何有為的青年，比了她不知要好多少，假使他看見了他們定會相信她的

從此她每晚幫助母親作事。她在中學畢業便不想進大學了，她在一月薪金四十元，給家中一個級任教員的職業了。她的弟弟永徵與她同時在中學畢業了一所極有名的醫科大學，這個大學原是一個有名望的醫院所設立，學生畢業後便可到這個醫院內服務。每一個學期開始的時候阮鳴謙總不免借一筆錢付學校去住費了。這個暑假過後永徵也搬到學校去住。

「你明天也不要教書去了，我不能因爲你給家中掙錢便可任意毀門風，污辱我的名譽。你不必掙錢去了，家裏不够也好！」
他不住喘氣，跺腳發着怨聲。冰凍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姊姊，眼淚在她眼中盤旋。吃飯時候，他儘說着女孩子不貞節，使家裏人不能在社會出頭露面的事。母親以祈求的眼光望着他，冰凍以反抗的憤怒瞪視着。但那父親毫無所見，依然喃喃不已。

飯後大家都出去了，冰凍一人坐在飯桌旁，低頭沈思。一會兒母親進來了，

不錯，她的母親是怎樣一位堅忍不可多得的賢母。他微笑傾聽着，眼中露出不以爲她是如她所說那樣的不如人的神氣。他問她可以拜訪他們嗎？她的臉紅了，她不知她認識了一位男同事家中要怎麼說呢？可是他告訴她他家中只有一位母親，如果她去他家，他們是很歡迎的。

她先還沒有覺得，忽然抬頭一看，父親憤怒而固執地立在她面前，立稜着眼睛向下望着她。她硬着頭介紹說：『這位是我父親，這位是學校的同事王先生。』

他把頭偏往一旁，作出故意沒有看見的樣子，只面對着她厲聲說：『還不快回去！』

她難爲情極了。她滿眼含着祈求寬恕地望着王先生。他們沒有再說話，分手時她顫抖地說：『再見』他也說一聲『再見。』

回到家裏她心裏忐忑不安，一陣陣冰涼的感覺穿過全身，阮太太問她不服嗎？她搖搖頭。晚歸的阮鳴謙剛一踏進家門就大聲喊道：『冰鏡回來了嗎？』阮太太驚惶地說：『啊！回來了。』

冰鏡很憤恨地說：『爸爸就是這樣的人！一點小事便要大驚小怪，遇見大事便慌張了。』

母親惶惑地說：『啊！你怎麼說你爸爸呢？』

第二天早晨冰鏡覺得身體疲倦，真想不去學校了，但想了一會還是去了。

阮鳴謙醒來的時候冰鏡已走半個鐘頭了。他覺得正如他所希望的一樣，他並不希望她真個不作事了，那樣他將失却恣意漫罵的機會，所以他寧願意她去哩。他反覆地說着：

『爲怎麼讓她去了？掙那麼一點錢把名譽都弄壞值得嗎？還不至捱餓呢！』

遇的歎息。他踩着腳，時時發一聲被壓迫者抑然而他不知道在繼續罵着的時候有一種暢快的感覺偷偷爬到他心裏，他的喘息也漸漸和緩。自然這事他並不理會，假使他清楚理會這種奇怪心理，他將知道他作了怎樣殘忍的事！

阮太太鎮靜地說：「不要說了罷！你不知道那孩子什麼事也沒有嗎？」

星期日永淳永徽都回家來了。白天冰鏡和母親出門購了一次東西。晚上永徽還沒有回學校，大家談話很高興的。忽然冰鏡的面色急速地變了，她說要吐，等母親把痰盂拿到面前，兩口鮮血奔騰而出，她的五官眼看塌陷下去。可是她立刻受不住，他們幫她躺到床上。可是他們也儘够駭呆了。略一定神永徽便給醫院打電話。

三
老
邵

『姑奶奶好！』聲音是那麼宏亮悅耳，對孩子們有著出奇的魔力。不管是玩着甚麼好玩的遊戲，一耳聽到這熟悉的問好聲，便會停下來。一窩蜂的往媽房裏跑，，，頃刻間則見幾員小將密密的將個傻大黑粗的漢子包圍，你喊着要美的人，他喊着要大老虎。高點的伸手翻喝口袋裏，不哩會，直等那漢子蹲下來笑咪咪緩緩的用他那多毛的大手由褲帶上撕得整齊的色小畫去點分，才會安靜下來的荷漢子便該燃起一袋煙，睜眼惺忪的，時候領一嘴的欣賞批評書上的人物。

同「姑奶奶」話家常了。這漢子姓邵，一年前來礦上的，是大娘子的兒子，外號「小的」。時候執拗着非在村頭扎花鋪活。後來鋪子黃了，便懶在家裏，田裏作活人家嫌他沒力氣，自己擺攤賺不上吃。經津裏老李媽打了快信來，說還是上城找找姑老爺，求他老賞頓飯吃。他也覺得這個主意好，求他老賞頓飯吃。他塊錢在上城裡，背了包袱緊步出了莊子，讓飛龍

大夫來了，他約略問了幾句關於病人的話。他是一位很鎮靜而有學問的醫者。他很仔細聽了病人一回，面上不露什麼表情。到了外面他告訴他們說：他們爲什麼不早發現呢？她得的是很嚴重的肺病，她所吐的就是肺血，就是醫治希望也很少；不過他們願意他總盡力醫治。女兒無理汙穢的印象永在面前。他便出去到街上不停地走，腦中昏亂地想看許多少事，一直到他的感覺都麻木了才拖着一雙疲倦得無知覺的腳回家。

阮太太知道冰鏡沒有多日好活了，便盡可能地陪她在一起，夜間便坐在冰鏡床前。冰鏡讓她休息，她總說願意在她睡不着的時候陪她說話。她在母親眼中看出渴睡者的神氣，於可是她便閉目假寐了。一會兒她睜眼看，

似的火車給載到城上，拋每到「姑奶奶府上來。」姑老爺給他添了個打更的獨缺，正合他心願。夜裏敲梆子，白天就一隻自摸索着扎個花球畫張彩畫，甚麼的。姑奶奶吃了吃喝都買了畫譜顏色紙了。無怪一隻眼裏他却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在他們臥房的一角特翻了個小陳列所。除了那牆上擠得無可再擠的彩色畫外，同着春天蘆葦的小帆船，紅的新柳條的小籃兒，花球，色彩風箏，是孩子們最欣賞，老邵最引爲得意的。

果然母親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凝視着那張疲倦的臉，尋求着什麼。她不了解的或物似的，她覺得那真溫柔慈愛極了，心中止不住要撫摩母親臉的渴望，但那要驚醒睡者的，所以終於沒有作。
有一夜她明明看見母親睜着眼，溫柔地注視着她，她便夢幻似的說了：「媽，此刻外面正下着大雪，像我這樣瘦弱的人真不配活在現代啊！」我的思想常使我覺得我是不適於活在人間的人。惟有經驗過生於憂患的感覺的人才能感到死於安樂啊！」她一看原來母親睡着了。她又想到自己短促的一生雖儘為憂患的預感所煩惱，命運畢竟對她不錯，不由得臉上浮着一層淒清的感激的微笑。

這時正是朔風怒號，風雪打着門窗，鳴謙的脾氣已好得多了，家中到處都是靜靜的。一天晚間七八點之間的時候，她神智清晰，她問着家中的每個人，只有冰母親告訴她他們就要回來。於是她去到外面鋪子打了電話，悲哀地告訴他們的姊妹快要死了，要見他們一面。他們匆匆地來了，他們臉上的表情很嚴重，這種嚴重並不是關心病人，而是他們的關心是太被那有關他們前途的考試所奪了。他們站在她床前，呆呆地望着。

她看見了他們覺得滿足了。她說：「哥，弟，弟弟再有幾年就要作醫生；妹妹也將進大學，我們的家就要興盛起來。只

怎樣挨工人的嘴吧，他滿不理會。就連媳婦也從接子們告訴他姑老爺的有學問朋友對他的作品大加賞識且問是出於誰家閨秀，自己想得次數少了，一心一意從事舟青，自己都路股架下看螞蟻打仗。身子伏在地上的小屁孩等喊得高高的。一聲「拼啊！」「加油！」的一下子都停了，喊叫，爬起來撒腿往屋跑，最小的花在家裡也打不起勁來了。他越發起勁了。津裏老李媽一提起兒子一年半沒給家捎半個大氣就不一樣了。沒說越老的老的還給兒媳婦賺着便人非托送她墻上去，年青呆花！也有不是事。老李媽常跟夥伴聊

「永淳說：『沒有事。都是你久病
感傷才會說道這樣的話。』冰紈忍不住哭了。『姊姊我都被你
引得感傷了，我本來最恨感傷的。這簡
直沒有道理！你不久就好起來的。』
『媽媽，我的哥哥弟弟妹妹都比我
好，這比我自已好還好，你不覺得高興
麼？』牠轉又說道：『這時你們都忙着
考試，你們都是特爲回家來的，我真感
謝你們，現在你們可以去了。』

於是永淳和永徽都說了一句安慰的
話，嚴肅地走了。

三天以後冰鏡死了，學校正舉行考
試，只有冰紈一人代替哥哥們哀悼她，
等到考試完畢，她已入土了，他們想哀
悼她，而悲哀的本身已淡薄了，彷彿她
已死去好久了。

的阿凡落了後，哇一聲哭出來。前面三個頭也不回直奔了媽房門，一掀門簾都呆住了。原來這回不止老邵一個，他身邊另有個短少清秀着藍布衫的女人正朝「奶奶」道着萬福。子都紅了「我媽也沒給我個信就給送來了。昨天我跟張頭好求歹求才勻了間房子，算是安置下了。」「奶奶」笑着拉了老邵家的坐，問長問短。老邵乘機轉過身迎過來。「今天沒畫，嗯，今天沒畫，改天補大的，改天補大的，那不行，那！」小阿凡趕上來氣喘着喊。「戶戶戶！」大姐阿蕙以嘴示意，告訴他有生人。當着媽和生人的面，小阿凡不好意思再哭，也學着兩個哥哥向老邵來了陣擠眉弄眼伸拳頭然後

影響了。寒假中永淳永徽都回家來過，這樣是就把目前慘淡的景象弄得不明顯些。但洞洞的感覺呆呆地望着前面，原來無論什麼都用完的時候，如今她堅已耗到一個尾梢了；剛強有年輕氣盛作外表尚不覺得什麼，一到老年它就顯出可憐相，她渴望着人家的愛憐幫助她度過人生，爲了悲傷她常忘記作事或作錯了事。本來許多事都是冰鏡作價的，比方把糟塌一天的開水倒入清潔的玻璃瓶內，把水預備好。現在玻璃瓶浮着一層白森森的，吩咐洗臉，他一看屋中沒有水，他說：「冰統，倒一盆洗臉水來！」他再命令：「老四！倒一盆洗臉水！」他沒有回答。

索然踏去。牕下阿蕙目不轉睛的端詳打量這小媳婦。
「沒錯，是他媳婦，長得這麼可人，一定更會畫了。」阿蕙心裏想。朝着小媳婦傻笑。笑得她扭着嘴低下頭去。
「改天再來看姑奶奶。」老邵前面掀門簾，媳婦緊隨着跟出來。
「不想太順還有這麼個俏皮媳婦，他可得配！」姑奶奶還未等人家走出穿堂便大聲的囁嚅。
「他可得配！哼！不給人畫！他可得配！」小阿凡學着媽媽的腔調在院裏叫。
老邵微笑着，不抬眼皮，大步的邁出門口，門房老五向着他們的背影吐了吐舌，「當」一下子把門關上。

來說！——「你不要老四老四的！」她反過身來，「你自己爲什麼不去倒？」——「你不要倒還叫你幹什麼？」——「你不要拿我當姊姊一樣看！」——「你支使，我不能受人的欺侮！」——「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不用永淳仍以理所當然的口氣說：「你鎮深沈地歎着氣。永微把臉水打來，永淳收拾好了，永微沒有聽他。阮鳴謙在室中走着，面對牆壁數說着男女爲什麼不能平等地說。——「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是一個社會棟梁，你却什麼也不是！」她氣憤得說不出話，窒息於嗚咽之中，她自以爲快要死了。永淳收拾好了，永微沒有聽他。阮鳴謙在室中走着，面對牆壁數說着男女爲什麼不能平等地說。——「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是一個社會棟梁，你却什麼也不是！」她氣憤得說不出話，窒息於嗚咽之中，她自以爲快要死了。永淳收拾好了，永微沒有聽他。阮鳴謙在室中走着，面對牆壁數說着男女爲什麼不能平等地說。——「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是一個社會棟梁，你却什麼也不是！」她氣憤得說不出話，窒息於嗚咽之中，她自以爲快要死了。永淳收拾好了，永微沒有聽他。阮鳴謙在室中走着，面對牆壁數說着男女爲什麼不能平等地說。——「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阮太太悄悄拿着盆往外走，永微走過來溫柔地說：「你配說冰鏡嗎？」——「你還離她遠哩！」他反嘲道：「你太張狂了，我看不如回到廚房去！」——「你敢說這樣的話！」她勃然大怒說。——「女子中難道沒有李清照，沒有居禮夫人嗎？」——「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有幾個李清照？有幾個居禮夫人呢？」語氣中充滿了冷冰冰的音調。

「誰？誰呀？」連問了好幾聲不見應。打開門，唉，見鬼！門前樹林在雨中像被罩在個灰色發光的網裏，連個飛鳥也不見。阿慧慌了，縮回頭要關大門。忽的一聲微弱的嬰兒啼聲發自左側門旁，嚇了她一跳。她怎變成這般鬼樣！她是老邵家的……見見姑奶奶……聲音悽慘而微弱。黑忽忽的一團猛的湊上來，不由阿慧大叫。高鼻大眼睛，是她！她怎麼變成這般鬼樣了？阿慧進來，孩子們像看耍猴戲的跟在後面。「姑奶奶」迎出來，口裏直念彌陀佛。『姑奶奶……他要打死我們娘兩個……救命……』女人一頭撞到姑奶奶身上，每次都是冰凍沒得話說。她找母親去訴不平，可是她說：『他的話也很不錯的啊。』

『都是傳統觀念！』她恨恨地說。阮太太厭倦地說。『我一點也不懂你們現在的思想。』

『那你就不要和我說了。』阮太太來便成爲這樣的結果：這一個說話的時候別一個便閉緊了嘴巴；同樣，別一個說話時候這一個也如此。

她因爲對永淳太寒心了，便對永徽表示非當的友愛和親密。永徽確也是個溫柔可親的人，他即使說着自己的意見也帶着撫摩對方的口氣，這些在她心中都是很親切的。他們常在一處互相傾說着，個人對於未來的願望，彼此爲對方歡欣着。她衷心以爲永徽是一位超人，只除了他不喜歡文學是一個缺點，但是，

體諒了她。大人物也有的是不喜歡文學的，這她也冰純是一個有勇敢精神的青春少女，她身材嬌小，她的黑眼珠和飄散的黑髮，仍使她保持着孩童的樣子。每當她和永徽聚着頭在一起談論時候，她臉上的表情因友愛而煥發光彩了。阮太太走過他們身旁時候，感到奇異地望着她，感到了私心的喜悅，她向自己說：『她永遠是一個小女孩啊！』她老是這樣多麼好呢？

(十二)

第三次拿獎勵金，除了還債還剩二千元。他把它存在一家銀行裏。他們搬到了一處，有走廊的房住。現在生活不再拮据了，阮太太也作了幾件出門宴會的衣服。從前有錢她講究穿漂亮顏色的青年婦人，如今已是自顧穿老氣顏色的年齡了。

家境富裕的生活對孩子們有一種自然而然放縱的情勢，並且他們都進了大學，阮鳴謙從不對他們參加意見，他們都是有學問的人，比他還有學問，他彷彿從下面望着他們。他們也常一同到外面遊逛，當大家覺得興致最好的時候阮鳴謙便發着悲歎道：「只有冰鏡最可憐！她什麼也沒有享受過，連好吃的東西也沒有吃過啊！」大家都黯然了，興致也全打消了。以後一連數次只要吃到美味食品或到娛樂場所他便情不自禁地如此說。冰鏡在把悔罪的行爲變得美麗；如其她故意在說話又何須說出呢？後來她再聽了父親說何好，她便冷酷無情地現在事情已過去二年

「誰？誰呀？」連問了好幾聲不見應。打開門，咦，見鬼！門前樹林在雨中像被罩在個灰色發光的網裏，連個飛鳥也不見。阿慧慌了，縮回頭要關大門。忽的一聲微弱的嬰兒啼聲發自左側，嚇了她一抖。

「是我……老邵家的……見見姑奶奶！」聲音悽慘而微弱。黑忽忽的一團猛的湊上來，不由阿慧大叫。高鼻樑，大眼睛，是她！她怎變成這般鬼像。

（僕人趕到了，扶了水淋淋的女人抱了阿慧進來，孩子們像看耍猴戲的跟在後面。）「姑奶奶」迎出來口裏直念彌陀。

「姑奶奶……他要打死我們娘兩個您……救命……」女人一頭撞到姑奶奶

可是他們去到外面遊逛確實一點也不暢快。阮鴻謙已多年不娛樂了，不過大衆的觀念認為這就是娛樂，他便也要履行一下。然而坐也適在那裏他寂寞的面容顯出他是多麼不適合於這種場所的人啊！一會兒家裏人也都覺得了，便感到坐立不安，於是他們便一心想著離去娛樂場所是最舒服而自由的事了。

以後他便連想到娛樂場所時預感的一點欣然興趣也消失了。然而現在家中有一個人，一切都不需要阮太太親自動手，她便覺得手臂空閑的寂寞，她常常渴望和子女一同出去遊散。

星期六或星期日永徵冰執便陪着母親出去，永淳是不高興作這些事的。永徵總怨憤父親一同出去，可是他說：『你們去罷，我喜歡待在家裏。』

他坐在院中向陽的地方，把一隻無人理會的母貓放在膝上，用蒼白的手撫摩牠。永徵遲疑一下，顯然他停留在這里走無濟於事，於是他上前趕上他們。他能自禁地一路盡情說笑着走出家門。

都還能記得清楚。他就是不記得爲啥他沒有把那個小娘們一把抓過來，爲甚麼他會又跑回來了。她應該被打死！她不能活！

他會直不懂得什麼叫幸福，完全爲職業保險。』

下說：『難道你要每一個人都作點出乎軌外的舉動你才以爲是有爲的人麼？』

我不是那意思。』她急速說道：『他的言行都有一定張本，專顧個人的利益。』永微走到她面前，溫和地說：『你安靜一點就好了，你太專於學說理論上了，一個人一點實際不顧也是不行的。』

永淳很光榮地結了婚，新婦是一個。

六月時候永淳在我專畢業了，院魄次在人前盛到驕傲。謙夫婦到學校去辦畢業典禮，他們第一次在暑假後永淳被派到海關作事。一位同事給他提了一門親事，那位小姐的父親叔伯皆在海關任職，他毫不遲疑答應了。她生得並不美麗，他毫不在意。訂婚前一日永徹匆匆從醫學院回來，祝賀了哥哥，和各人都問過了話，然後才在冰紈臥室中找見她。原來她給這兩日大家竟逢迎永淳，彷彿他訂婚這別人多大光榮與利益似的。看來情形便躲在自己房裏。看見永徹進來地交換一回友愛的視線，忍不住她說：

話。孩子們莫明其妙是怎一回事，好奇的商議着作一番偵探事業，非追縱老邵，救女人出虎口不可。早飯吃過，學伴來找去釣魚，於是忙着找竿子魚餌，作偵探的事竟忘個淨！

沈醉於一些空洞的題目上。她說：「傳統觀念太自私了，完全爲保證支配者的名譽和權勢，假如女子不作壞事那不是失他們的尊嚴，抵觸他們的權勢。」他很正經地說：「青年人應該本着理想去作，我們都是純潔的坦白的青年，敢於在光天化日下立誓的啊。」凡她說的話他都贊成。她每一想到自己哥哥都不能有的思想別人倒會有便極傷心，大概志同道合的人不能求於一家的罷。她每天急急到學校去，倒不是在意聽正講，她與馮經世的談話比功課還重要，還正式，她便盡力搜索着她和他下一次談話的題材。

冰紈是一個素性豪爽的人，凡她以爲正當的事她從不隱諱，晚上和母親閑談時，她便興奮地講着馮經世：「媽媽，你不知他是多麼坦白真摯的人，但願你能看見他，他就會和我一樣想了。」她是不相信的，他表面上自然可以說得很好聽的啊。她氣憤地說：「你們以這樣心度人，把他也帶到家裏，你爸爸讓你這樣作，所以你們遇見的也都是壞人。多時我把

沒有來過，但總躲在門房裏喝得醉薰薰的和老王亂喊「交出養漢老婆來！」實際上他老婆就在他手心裏，被他打昏了不知多少次，每次打過了他會抱着那僵硬的瘦軀幹大哭，叫着親親熱熱的字眼。等她蘇醒起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時，他又會跳起來尖叫着亂罵了。老邵家的真算是長命的，阿慧已由梳兩條小辮的妞兒一變而爲洋學生她還是

？雖然在些小事上他有些怕你的樣子。你不記得你姊姊的事了麼？」她哈哈大笑道：「其實姊姊那時只是姊姊受了那樣待遇反而更心中安慰，我真奇怪世上會有她那樣的人！」母親只悲哀地搖着頭。過了幾天冰紈果真把馮經世帶到家裏了，她讓他到一間精緻的小房間，他們稱它爲小客廳的。談了沒有幾句話，過道響起一種輕微的走路聲音，冰紈跑上前去，一手拉開門，讓阮鳴謙進去。『這是我父親，這是馮先生。』阮鳴謙很難爲情地『啊啊』兩聲，莫知所措地說：『請坐請坐，』便慌忙走出小客廳去了。她笑道：『我父親是個感情侷促的人。』

他坐在那里大方地說：『來啊，讓我們談我們的話罷。』

李中考試已舉行過了，冰紈到註冊課去看自己考試的結果，她都很滿意，因爲根本她就未在意課堂的功課，她向來是抱及格主義的。她看完了自己的無意地又翻到上一班學生的成績的頁數，她實在不是居心想考查馮經世。但是他的成績殊爲平

沒有死，瘋了，後來說又癲了，有一天老邵訪上門來，乾癟的像個鬼，跟老王說求見大小姐。「姑奶奶」不讓見，傳出話來問啥事體，回說大小姐這存着一張畫，他想要回去。阿慧伶俐，猜中了他要那一張，拿了一股子酒氣，老邵斜倚着身子手伏着頭哭，旁邊老王默然的靠着牆坐着。

常，並不如他所說的各位教授都對她抱有厚望的那樣，她清楚記得有一次他誇耀說：「他的心理學得九十五分，爲全班第一，可是現在這里明明寫着八十。她不想再看看；她也許聽錯了。」她想急急和他談話的那種緊張的渴不耐煩緩和了，他還不知道來找她。她竟想起說什麼好。她覺得考問人是不對的，但她却非常在意這事。她慢吞吞地問：「上一年你心理學多少分？」他泰然地說：「九十五分。」她非常鄙視他，覺得他比永淳還不如，永淳向來對自己的言語是負責的。她看出他的說大話不過是一種習慣，她沈迷罷了。她也看不起他的泰然態度。她冷淡地回答：「現在青年誰又沒點事可寫的呢？」他這才發現她的疏遠態度，但是他對什麼都是很大方的，他顯出沒有理由會這樣似的，彷彿這乃是她今日精神不好才這樣會話。

「她死得苦……死得苦……我要供上她的像……」他呢喃着，大滴的眼淚落到地上。

阿慧默然的走開，呆觀着手裏的畫，高鼻樑，大眼睛，抿着嘴笑……

一個月後，姑奶奶全家離了塘，臨行老邵沒有來送行。聽塘上來人說他越發縱酒了，並且，一隻眼睛瞎了，說是被他醉後自己用手挖瞎的。（完）

永久的期待

初，在黃昏，天上常常散飄着白的，紅的，快樂的日子。明天是禮拜日，A A 教會要舉行今年第一次青年人主持的「禮拜」。直接附屬於這教會的H 校和M 校素被稱爲姊弟學校，兩校的代表在夕陽下的草地，上開着討論會！討論明日的一切會務。維廉漢斯是臨時主席！他是S 國的人，自幼隨父母來到中國，在H 校過着留學的生活，他因之也有了中國人的特性——沉着，好和平，有禮貌，愛中國。「禮拜」的主人已決定由H 校代表俞元担任。

現在正討論着禮拜堂佈置的問題了。大家主張用許多的鮮花裝飾聖堂，因爲這是春天的青年人的「禮拜」！就這樣决定了。

「不過，一排燭光也是不可缺少的呀！」坐在丁香樹下的一個代表說起說！——「不，」短的頭髮，許多人的制衣，與堅的情緒，不敢拿花來比擬她；你的一排聖潔的燭光毫無異議的被採納了。

黃的刺玫叢叢的抱滿在少女的手臂中，別人都匆匆歸去；有禮貌的工作用這星期末的花瓶由少年人灌滿了，立着自送他們，走遠了，但那秀雅

初他只知道她是M校的青年教徒代表，最叫黃歐麗，現在他覺得她是「光」，能照亮自己的生命，能引導自己前進，假到這光是流星，維廉也會飛馳着追隨她一個理想的境界中去。

頭髮和眼睛都是黑的。自己是無色民族。自幼受的教育，使他腦中起了這幾層陰影。世人都說上帝的兒女。她純潔，光明，在無色民族中，新月已釣住禮拜堂的樓尖。還沒有發射出這兩條光，左右思考使他深深陷入茫然。

香。每年一度的青年教徒的夏令會，就開始在這個時候。在古老的W寺聚集了數百青年男女，他們都帶來簡單的行囊和一牒喜悅，寺中的幾個院落分充了臨時宿舍。女子們住在「清涼館」和「霧月館」，野生的山竹花含笑的看着她們驚喜的山喜鵲。野蛇，少女的歡笑聲羞飛了松間的蟬。

會中的日程表已訂出：
六時起床——早禱——各人讀經——團體
禮拜——分組談話——午餐——自由休息——交
際會——短足旅行或夕陽會——晚餐——遊藝
會或音樂會——九時熄燈就寢，有規律的
生活使得他們更精神，更活潑了。
是午餐後大家休息的時候，維廉穿

我愛天上的明星，——我有一個戀愛——我愛他們的晶瑩……——她抬起頭來似乎要找些什麼，高處有兩樣星，是——他多感的眼，她找出一句話來：——坐坐吧！——〔白〕漢斯

謝謝，——他坐下，把槍放在蒼蒼的草地上。

——是詩嗎？——〔白〕黃教我讀好嗎？——太客氣了，您的中文比我要好——他不加可否而顯然欣慰的瞥了一眼，——展開在她膝上的書：

——我有一個戀愛——我愛天上的明星，——他如有所感的縱目看着遠方飄着白雲的夏日午後的藍

着夏季獵服，偉健活潑的背着鳥槍，走
在多樹的山坡上，一羣山喜鵲喳喳的在二
棵城樹上喧吵着，他放射了一聲響亮的
半隻生生物。「噏！」穿山入樹的迴旋的響並沒死
懼！」修眉有些蹙，站住了，他不安了。
「對不起！」沒有什麼。
兩個人再找不出另一句話來，她拿
着一本志摩的詩無言的走向山下，他提
着鳥槍着魔似的跟踪着走了一段路。
她無心的坐在一個橫着的低的樹幹
上；他站在數步以外的地方她掀開書似的一
片樹葉間，小山溪潺潺的流

像解了梨涡，的夢境的歡喜，可
愛的處女的，夢境的歡喜，
抽電抑一人詩子的，向似讀似詩，
電調顫一顆露珠，在荷盤中閃耀着晨曦。
是的完的境，和動的，是的完的境，和動的，
並，使他倆忘了，一切世俗的規矩，孩想
着肩，挽手嘗味着詩的甜蜜，孩想
着的一重陰影，他們窘了，青年維廉大，孩想
熟熟悉力，顫抖了她的心靈，她無力，
情感意志自由的，他再不會模倣似的，孩想
去叫任他緊握着。歐麗可以嗎？

吹着，沉思着，黃色的頭髮被愉快的小風
教給我念一首吧！北京人的聲音
多變好聽啊，我要好好的學。」他從沉
思中清醒來請求着。
「念那一首呢？」
「我找一下可以吧？」他接過書來
仔細的尋找，好像要在書中尋出路似的
指着「她是睡着了」：
「這首吧？」

纔來到這兒，和這些黃臉鬼聚會，你一
天不知看了什麼魔，總和那個黑頭髮了
頭，在一起，回北京我告訴姑姑，叫地罵
一千個不知上進，甘心充黃臉鬼，
「安娜！你太放肆了，不應當這麼
說話，你是我的表妹，我不客氣的告訴
你，她並沒得罪你，你不應當罵她。」
黃臉人一樣有高尚的靈魂和意志，
她罵她，她奪了我的愛，她不配和你戀愛，
她不知羞她引誘你，你甘心；隨着哭叫咒罵從樹
蔭中冲出一個散着亞麻似的頭髮的瘋
狂了的白種姑娘安娜，維廉也走在月光
下，你彳亍的徘徊着腦海中映着一個靜美的
歐麗和一個自私潑辣的安娜，隱入了臨時的
男子宿舍。草地上，晚鐘響了，山石

「維廉！」我愛你。」他本能的回轉身來，要繼續「愛」的行為，突然從圍屏後的短榻上跳出一個女子——安娜：「不羞！你這個中國女人！他是我異國的國家。」每一個咒罵的字用中國語言從這黃怒的冲過去質問安娜，那個發怒的小姐黃歐麗迅速的走到客廳，謝過主人，穿起外衣匆匆的走向秋風裏，冰涼的淚流過她的面頰。

維廉追來了，在路人前拉住她：「你回去，我要她向你道歉！」

「不必了，你們是親戚，你們同是再見的人，並不是因為你是白人而巴結，我原是愛你！」她冷冷的說，坐上候在街上的，維廉！她冷冷的說，坐上候在街上的，維廉！

他的性情改了，尤其見到從黃那兒退回的信時更加暴躁，幾乎是瘋狂。

一個寒冷的黃昏，維廉鼓着勇氣到一中學校去訪問黃歐麗，還沒進校門口，只見離門數步的地方，在校門裏，她和一個中國青年對立着娓娓的談着，青年是背向外的，身材和自己相彷彿，他想捉過這個男人決鬥，又見她好似看見自己而故意不理會；加勁的和那個青年談着，隱隱的聽到她說：

「聖誕節遊藝會完全要中國青年來主持。」

「那麼維廉呢？」那是俞元的聲音，對了，那是俞元一向愛慕着她的人。

「他嗎？他是自種人哪！」在這個語言中維廉的心碎了，很想過去質問她：自己何曾藐視過中國人自己一向主張世人一律平等的。她為什麼不明瞭自己？但他總是退一步想：「不怪她，只怪安娜。」他這些感覺和決定並沒用多久，一下轉身抽咽着嘆了一口氣，匆匆走向歸途。

維廉漢斯如一個病中的嬰兒，無力的躺在漢斯夫人的懷裏，低聲說：「媽媽，我決定了，和您一齊回國。」「囉！好孩子。」母親覺得兒子是孝順的，喜歡的吻着他的頭髮，他的淚落濕了漢斯夫人的裙子。

海上還算平靜，雖在寒冬的夜裏，並沒有風浪，天上的星，藍光閃閃的，照着依在甲板欄上的維廉，船上放送着

「主降生的讚歌，」這是一聖誕夜，他從記憶中反射出許多在古都所過的聖誕夜的一切：大的聖誕樹上掛着許多

北京玩物，許多中國青年的忠誠的歡笑……現在隻身在大海中感到無上漂泊與孤獨，還有，古城的A A 教會的聖誕遊藝會中，使他真確的直覺的想到：

美麗的黃小姐在排演記十一種宗教故事的表演中扮作聖瑪利亞五彩的霓虹光射在她的臉上，身上，俞元一定扮作東方博士向她跪拜，在千百人的視線集中

點，自己是失敗了，他失去真正的愛，他也許再不能回到那產生「愛」的古城，他淒涼的淚落在淒涼的聖誕夜。

「你原來在這兒哪！各處都找到了找不到你，船長扮作聖誕老人了，分禮物給每一個客人，快去，媽在等你，晚了就沒份啦！」不知安娜從那兒出來，利慾的說了一大堆話。

「你去吧，我不要。」

「你只知道想那個黃臉鬼。」安娜生氣了，野鬼似的走開。

維廉的心裏感到飢餓般的空虛，他感到世上的虛偽，明明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幟，而作起事來又那麼卑鄙，他覺得自己的脚還站在這污穢的所在是個「恥辱」，他越過船欄，投入茫茫的大海中。

船上燈光照出水面上一個大圓暈，波動波動到了船的下面，漸漸的圓暈劃為長痕及水花，船已走遠了，歡樂的讀歌蕩漾在海上，在北京，在全世界，

只是維廉再也聽不到這世上的一切。

× × ×

冬天的太陽照在垂着帘子的窗上，窗裏有一盆清香的水仙花。

黃歐麗小姐穿着藍絨的長袍，頭上一個藍色的絲結，是她早預備好了的新年裝。桌上的日歷上寫的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她擇淨了水仙的枯萎的花，然後坐在寫字桌前，從抽屜裏取出一個信紙簿。有一頁寫滿了紅色複寫紙的字跡，是一個信的底稿：

「親愛的維廉：

現在我們要復活我們的『愛』。過去的一切讓它死在一九四零年吧。」

「來吧！在一九四一的元旦，在上午啊了到舍下來看盛開的水仙，花盆裏，清水浸着的是夏天從西山，我們拾來的小石子，都有我們愛的痕跡，來，我等你，我等你一同吃新年的牛餐，快來上帝祝福你新年幸福。」

「愛你的，你愛的歐麗，除夕」她笑了，這封信一定會邀到他的，她想着。

她又想：聖誕夜的會，他一定沒看完就離開了會堂，氣得他也够了，他如果今天來自己要加倍的安慰他，他爲了責問和氣憤今天一定來的，對啊！他來一定先生氣，她想起：看看他生氣的樣子也是愉快的，她愉快的期待着，水仙也散着芬芳。

一九四一年元旦

是夏季的北海上塔上，站着一對青年男女，和藹的，溫柔的，大無私的，他沒有細毫田的傲氣，他願他的光亮了，每個人的心田，他願意，每個人都快活健康，作着自己願意做的事，給自己謀福音。林！我們應該如何奮發，才不致辜負了他對我們的一片誠意呢？說話的是鄭琴，如小姐，C H 大學的學生，二十左右歲，穿著淺藍色的上衣，深藍色的裙子，赤足，着藍地白邊透有孔的高跟鞋，兩隻美麗的眸子還加了一付白鏡子，茶色眼鏡，把那不高不矮很好看的身子，依在那穿淺藍色的襯衣，短的白色西服褲，藍色的襪套，白色的皮鞋，郭林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同是C H 大學的學生，他的身上是，世界上唯有他才是大公無私，才能使人敬仰與崇拜，唯有他的前進，平坦光明的大道來，讓我們快樂起來！太林仰望著蔚藍的天空，及已漸漸升的太陽！我一定永遠隨在你的身邊，幫忙你鼓勵你！安！

五 小叔與阿嫂

，時候已是十時多了，遊人漸漸的增
多，於是他們漫漫走下來。乘上大船回

五龍亭去了。翁翁的小西天的後邊，綠葱葱的青草邊，有他倆的私語。

光陽真是流星般的快，不覺從琴和林去看日出至今，已經兩個星期了。時候已到深夜十二點了，琴還未睡去，坐立不安的徘徊在自己清潔而美麗的屋子裏，唉聲嘆氣，帶着一副憂鬱的面孔，忽而躺下，忽而站起，並且緊抱着林的相片，簡直她是患了精神病。二拍，二十二三歲，穿着黃色方格大褂，披在兩肩上，在夜之燈光之下，顯得她是如何美麗！

——她越哭越厲害，說不出半句話來，——怎麼了，那裏來的暴風雨，好妹妹，快告訴我！——雅文——剛才走進來的那少女——靠在她的身邊，柔聲的說：她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她的喉嚨。慢慢的她拿出一封信來，交給文。

你的林手稿
X月X日晚六時

文
獻

此傷悲，原來是林病了，不要緊，否則不早就通知你了嗎？不要胡思亂想了，靜靜你的心睡去吧，明天早上去看他。」文收拾好了一切的東西，閉了電燈，爬到自己的床上，霎時一切都寂靜起來。

起來。
好容易熬過了一夜。

「琴，琴，快來，快來，我在想着你！」當琴踏進一間病房的時候，就聽到這樣的話，見林躺在一張頭部高起的鐵床上，面孔是紅潤潤的。琴走到他的床前，低下頭去，輕輕的吻他，兩隻已失了神的眼睛，使琴驚訝，難過趁隙跑進她的心坎。眼圈一會兒紅了，於是將身子移往窗子前邊，一邊一望著蔚藍的天空，心裏想着過去的一切。「是夢？是幻？」夢，幻，的字眼在綾着她的腦汁。

琴轉過頭來，趕快遞給他痰盂。幾聲咳嗽之後，一口一口的鮮紅的血塊，鮮紅的血塊，琴的眼眶又被淚珠的浸蝕着。

大夫來了，護士也來了，她知道林已是肺病三期。同時，她知道因他的病勢過重，必須有人陪伴，因為他是一會也離不開人的。經過一翻深思之後，她應搬進來。林是多麼盼望她能服侍着呢！當天午後，林的病房所多添了一個身旁。琴把文一個人丟在公寓而睡在愛份着。

林的病勢一天一天沈重了！
杉的臉一天一天黃瘦了。

了。林的對面床上，換了一位五十多歲很健康很精神的鄉下老太太，是滿臉的淚痕，在抱怨着爲什麼不早通知家裏。此時林已是在晨不保夕的危險期中了。

老太太恨着琴，好似兒子的病是她害的。她的悲哀一天一天的加重着，並且他們愛的結晶也漸漸流露了，在此種環境中，淚成了她唯一的傾吐者。舊歷十月初的一個清晨，林的床頭堆滿着被憂傷色彩籠蓋着的人們。林睜睜眼，又閉閉眼，生與死在爭鬥着。

「娘……我……真……的……要……滅……亡……了……啊……我……要……死……」眼角含着一滴欲滴而滴不下來的淚珠，拉住母親的手，斷斷續續，續續斷斷向將要永別的慈母談着話，聲音已是嗚嗁的不太清楚了。

「娘……我……真……的……要……滅……亡……了……啊……我……要……死……」不冥目答我還給您留了累贅娘原諒我的一切！」

「狂，狂」幾聲咳嗽之後，他又睜開了那沒神的眼，並且那張好似藏着許多許要說話的匣子也打開了。

「娘……我……已……有……了……孕……」孕字特別加重眼望着他愛的琴……，我想請您……無……論如何……孕……也……不要……固……執……把她……帶……回家去……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同……時……我……是……不……幸……的……女人……也……我害了她啊……」

上氣接不了下氣，他再也不能說下去了。

屋子是死一般的沉靜，雖然林仍輪

當兒，他稍閉上眼，離棄人世，悄悄的踏上他最後的歸途。午後三點大家正預備着他的喪服的被佔立時屋子起了悲痛的哭聲。憂傷侵佔着每個人心靈的地盤，翠弄好了切，把林移往外城一個大廟裏。當夜翠帶着異常的顆心，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文的屋子裏，一向疲倦過度的身體安置在昔日自己的床舖上，覺過雖未睡，却是瞪着眼睛作惡夢。郭家父母兒子開了家庭會議，那是如何處置琴的問題。媽，哥哥死了，是大家的不幸，不要悲傷過度，而要商量的是琴的問題，不是父母親把她帶回老家，或是讓她跟我們老郭家過，那有這樣不含羞的女人，處使我難過，她已有了孕，孩子是郭家的，我們不能這樣殘酷，沒孩子的她，叫她怎樣過下去呢，媽，我們必須守留她！孩子，你能斷定孩子準是你哥哥的嗎？你哥死了，如果有幾個懷了孕的人，都來找上咱們來，難道也都留下嗎？媽！實在孩子是郭家的，我敢担保了，實在她是一個很老誠的人，等他無理的要要求！老太太生了氣，沒能，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能答應她這不能，爲了安慰哥哥在天的靈魂也要收留她，否則每月給她生活費，您老

人家不能這樣恨着心腸！」
「不能，人死了，領回家去一個有
了孕的女人算什麼，那郭家的門風可就
敗了，這樣一個賤女人不配作我家媳
婦。」
「媽！開恩吧，我們不能忍心看一
個可憐的女人白白爲我們犧牲了她的性
命！」
「活該，死不死又怎麼着，有了孩
子是自己不知檢點，不知自重，隨隨便
便和人私通，還有什麼臉見人呢？」
「媽！不要說下去了，時代已與前
不同了，兩個真正相愛的人在一起，是
不限於任何形式的，她是哥哥的唯一愛
人，哥哥雖死了而靈魂仍然永存，爲了孩
子，哥哥的目的的哥哥，我們不能看着她
受罪，媽！拿出您慈悲的心來，收留她吧！」
杉的聲音非常擅動，慢慢的他跪在了父
母親的面前。母親的心有些軟了，扶起自己的兒子，勉強答應了。
他的要求，叫琴仍留在北京，和他住在
一起，給他洗衣服，作飯，服侍着他。
他站起來，心中有些爽快了。
次日的清晨，他和琴一同送走了那
年邁的喪了兒子的兩位老人回到故鄉去
一幌，又是春天了！

清明節後的一個禮拜天，琴躺在了
樂樂的一個清潔的三等病房裏。一陣腹痛
之後，護士抱着一個肥胖的嬰兒在她的
面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又環繞
在她的腦海中，沒有憂傷也沒有快樂，
杉在家給她安排好了一切的一切，
半後琴安然的回到家裏來。
月她一天一天胡塗的過着。
除去上課，睡覺外，爲了安慰琴一
顆仍然孤寂的心，無時不在她的房間。
對於琴真是無微不至，然而琴的心是呈
現着安詳的情況中。林的影子怎麼也不能呈
現着安詳的情況中。林的小嬰兒時，是割着疼。
心消磨尤其看見長得酷似林的小嬰兒時，是割着疼。

琴正出神的看着自己那可愛而又可憐的兒子的時候，一陣拍門聲後，杉拿起一封雙掛號信來，是多麼一張高興的面孔呢！

「是家的信，寄來了錢，知道生了小孩後，家裏都快活得很，而且父親又給起了名字——叫京生——希望能夠寄一張相片，怕你累着，叫你們不要過于節省，而顧用一個人，要你好好的照顧孩子不可悲傷……」杉坐在琴的旁邊這樣說着：

琴一面看着信，一面想着林，雖然是笑了，可是心裏是如何的痛楚呢！如果林在世，看着自己的孩子，又不知道快樂得到什麼程度，一定會有更多的趣味。一張美麗的圖畫展在她的眼前，她說不出一句話，只是呆呆的仰望着那天花板，她早已忘記身旁還坐着一個人呢！

她忽的笑了，而且又發出了一聲「哼」的聲音，她似乎醒來，明白了那張美麗的圖畫，早已被狂風暴雨打得粉碎了。聽過攝手攝足的叩着她的心房，恭恭敬敬來拜訪她了，眼圈又陣陣的紅了。

「喂！」杉打開了這沉寢的窗子。

「不要想了，一切都成了過去，要好好保重身體，照顧京兒，以慰哥哥在天之靈。」

「怪，過去，現在，我覺着都是在作夢，真不知道這夢究竟延長到多久？」

「我會安慰你一顆創傷的靈魂，拿出你的力量來，生活下去，勇敢的，永遠勇敢的生活下去！你知道，每當你難過的時候，我的心是怎樣不安！」

「我時時感到對不起你，一切使你爲我勞苦，難道我永遠這樣下不去嗎？」

這時鐘敲了十二下，琴的嘴張開了：「天不早了，睡去罷，記着，時時記着明天怎麼生活！」

杉懶洋洋的站起來，道了聲明天見，走向自己的臥房。在她消瘦的臉上，慢慢的她低下頭來，在孩子的額上輕輕的一吻！

麥熟過去了，大秋也過去了，郭老太太又進了北京城。

很快樂的大家過了一陣子。自婆婆來後，京生無時不被奶奶抱着，看她老人家是多麼喜歡着那無天真的孤兒呢！

舊歷年快到了，老太太又回到故鄉。沉靜寡言。很少看到她的笑容。她的心窄仍未回家去。琴仍留在北京，杉琴是那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了，昔日她的愛情真埋喪了嗎？難道我對她的體貼與安慰不能感動她的心嗎？她的一些嗎？！像這樣的一花，時常打在他的心上。

明年，明年我就畢業了，年歲也不小了，沒有有任何人可以抓住我的心，我早把心獻給了她。明年我已到了時候，然而除了她的愛，我所佩服的勤勞，是她那溫雅沉靜為希望的罷。

模實的心靈，更是一般虛榮女子所難得的！」——杉近日來好似被憂鬱籠罩着，不知如何在琴的面前表白自己的心。近來他們似乎很少談話，兩個人的都有點怪的象徵。都爲了過年，琴給杉打掃臥室，而發笑也是徒增煩惱，林的影子仍沒在她腦海消失。沒事情的時候，琴時時談笑也。杉的這几首小詩：
一
愛如潮水湧進我心，
坐不安穩，
是誰擾亂了我清靜的心？
立不安，
二
愛如潮水湧進我心，
哦！是你不是別人，
默想，幻想，
天哪！
我盼望有一天，
與你攜手，
奔向光明而悠遠的前途！
我願聽你的柔聲，
愛在心裏，
我愛看你的笑臉，
然而雖天天相見，
而我亦是不斷的想你。
天哪！我愛你，
知狂的愛你，
我愛，我的愛是默默的藏在心裏。

「你要問我，
爲好麼我要愛你？」
我也稀奇！」

我好像是投在了你的懷裏，
你若不肯信！

我看見了妳的淚珠，
我也看見了妳創傷的靈魂，
我的心和妳一樣割着痛，
我恨我是他的弟弟，
否則我們會快樂的生活在一起

我每當醒來，深夜之時，
把你和你孩子的哭聲，
把你何曾知道，
五早已獻給了你呢！

矛盾，矛盾，

不盾，矛盾，燃燒着我火熱的顆心！

矛盾，矛盾，熾燃着我火熱的顆心！

琴想到杉的一舉一動，他的體貼與安慰，心中亂極了，頭也昏沉沉的，往往想起將來，就會激起更大的痛苦。

年剛過了，不幸杉就病在床上。是他憂鬱煩惱過度了啊！琴每天懷了不安的心看守在他的床邊，仔細小心的看護着他。

病中最易感動的，每天琴的看護，使他心裏輕快極了，病勢一天一天見好，和琴有說有笑的。兩個星期後，他的病完全好了。

眼見就開學了，他很靜心的在家休養着。

今年杉似乎交了桃花運，一個暑假不知收到多少求愛求婚的信，但是，都被他拒絕了！

爲了杉的婚事，他們被叫回家去。出乎琴的意料之外，他們的家是這樣溫暖，和和氣氣，融融恰恰，看到這，如何人的是愛，完全是爲了自己，那麼應該是不安着，因爲杉的所以不接受任誰的愛，完全是由於忍心疼欲破裂，然而理智戰勝了，她終於是刺心的痛苦，看着自己可愛的孩子更是丟下孩子撒慌的走出郭家的大門，那是一個涼爽的秋日的上午，杉還沒有走出來。她左張右望的走着，他想起，那時杉會追上來。十點多鐘，杉起了床，在枕頭下發現了琴的信：杉爲了你們家庭整個幸福起見，在孩子，而走出了，望你不要難過，我不是值得愛的女人。（下接三一頁）

七十二年以前，一個鬧災荒的村莊裏，一家充滿愁悶的家庭中，降生下一一個嬰兒，鄰居助產的婦人笑迷迷的說：『恭喜，是一個男孩子！』孩子子的父親聽到毫無感覺的長嘆一聲，屋中顯得分外寂靜，除去嬰兒微弱的哭啼。全莊都是這樣的平靜，天角剛現了微微明，『這是寅時』，孩子的父親都默默地記在心頭。嬰兒的哭啼已經傳遍了全莊，哭啼的哀音正象徵着人類的遭難，災荒可也正象徵着這新生嬰兒悲苦的一生。可是村莊上的人都在睡夢中，因為剛熬過了大年夜，哭啼聲音已不能驚醒他們的夢，即使未睡的人們，也不會感到這是一件喜事，當這正鬧災荒的村莊裏。無疑的又是多了一個要吃的小生命。嬰兒的命運是這樣的苦，生下便遭世人的忿怨。這大年初一天剛亮生下的，這個孩子將來不知是什麼東西，獨吧！嬰兒的父親喃喃自語，眼中一定，却沒看見角破孔透進的一息晨光，孩子仰定，却沒有感覺的哭啼着。

六 父親

上留給柴一般瘦的兒子，希望他能够增加一點乾枯的肉。可是這樣的米湯都喝不到的時候到了，母子想離開家跋向外婆家去，但是聽說外婆家也鬧着災荒！拔起無力的四隻腿，背上一個灰色的包裹，掛上點點的血淚在眼角，『唉！走能……』

沿途全是同樣的面孔，同樣的情況，但是，有許多是向大城來奔，破落的村莊充滿流離失所的農民，流連奔蕩着他！他，命苦的孩子，終于做了迷途的羔羊，因為暴虐的爸爸說：『去流浪吧，不用等着餓死！』

在一個清晨，背了媽媽的面偷偷溜出來，隨着大羣人馬奔往大城。肚子發大聲的吼叫，再也無力前進了。

已經少壯了的他，在北京居然有了很好的出路，賺着不少的金錢，又重整起家園，媽媽的身上也有了肌肉，爸爸却在三年以前逝去了。

娶妻生子，簡單又容易沿序做到，可是並沒有把家眷搬上城來，每年只一度返家一次。

事業經營得成績很不壞，他便漸漸做荒唐的事來，起初是賭博，整天整夜迷戀在牌桌上，精神疲萎時吸煙，喝酒……

時常的愛慕女人，爲了精神的苦楚和生了理的衝動。所以遇見許多壞女人騙此哄他，他的金錢，損傷着身體和精神；因此朋友願意爲他娶一位姑娘來照料一切。

就在這一年的春天，娶來一個姑娘，很美麗，溫柔，能幹，在家本是得寵的小姐，可是受了媒人欺哄嫁給一個荒唐的中年男子，並且是有了妻子的人。安下心的沉迷家中，那樣狂熱的愛象着妻子，可是妻子對他是有着深惡的印成一個冷靜的少婦，這是丈夫不滿意的地方，可是也倒尊敬她的賢惠和貞潔。沒有幾年的光景他做了四個孩子，沒有的父親，最末生下我，一個女孩子！父親會在產生我的時候無力的一聲嘆息，這是母親告訴我的。

父親是一個講究吃喝穿戴的人，有碩長的身段，平常的扮裝總是文質彬彬，鼻樑上架着金屬質的眼鏡，終日烟酒不離，休息時候最好高唱。時常對我們做嚴厲的訓話，對於兒女的行動分毫不允許苟且，他說：「父親說的話，不對也算對，永久不許反抗！」

父親時常對我講：「如果我要像你哥哥似的再多讀些書，現在至少要做一個不平凡的人，決不至於落得現在這步天地，不能發揮我的力量。」可是，那時盡鬧着災荒……。言形中無限惆悵和怨恨。

我却很想發笑，但是恐怕父親責備，然後很好偷着回頭向母親做了一個鬼臉，父親有一種特殊的標記，便是那種熟悉的嗽聲，有時等到父親外出，和哥

：哥們纔能做盡情的歡笑，向媽媽訴苦；但當那歎聲一現，立刻都早早避開，裝着無聲在埋頭工作。剛進房門，都站起有力無力的叫一聲：「爸爸」；但是，從聽不到答應的聲音。

父親年紀已經高了，放下事業安居享樂。在我們作功課的時候常為牌聲擾得心緒紊亂，可是，一聲不敢作響，想到的只是：「父親說的話和作的事，不對也是對，從不許反抗……」便都心平氣和的垂下頭來，暗中祈禱着。父都贏錢，免得輸了錢向我們發皮氣。

奇怪的是父親輸時居多，愁苦中感嘆着：「完了，沒有運氣的人什麼都要失敗……」

當父親用白眼珠掃過她的臉上，母親到廚房去了，這樣的景況，使我心神不定的顫抖，却不敢隨母親出去，他鄭重教訓我的時候，我的舌頭已經曲捲着不能展開了……訴不出來的一種傷悲，溜到母親身旁去垂淚……

是母親在暗泣了。X
空然，一滴液體打到頭上，那一
天，憂鬱充滿了每個人的心，父
親因了各種不正當的嗜好成了盲目
人，我初看見父親流下悲傷的眼淚，引
起來一片哭聲……
同情父親的病症，我跪伏在他的身
上，以誠懇的言詞來安慰着以前懼怕
的父親，他握起我的面孔，悲聲的說：我
後悔以前沒有多看一看自己的孩子……
失掉尊嚴的說着，使我奇怪。
父親，沉沉靜靜的生活着，一月，
失掉以前的暴躁，變成一個

柔和鬱鬱的人……再也不會聽到打牌的吵噪音和高聲的唱誦，我們以為盲目可以改變人的個性的。

沉悶的三月，四月……感到的是事情已經不是那樣簡單了，大概要發生意外的變化了。

事情已經不是那樣簡單了，大概要發生意外的變化了。就在一天下午，父親變了色的面孔，上面佈露着陰森絕裂的怒氣……我只有一旁震懾着，不敢作響……這次，我真正的流下傷感的淚，悲哀父親命運的厄惡，失明的雙眼，牽着大楊樹的手臂，走進黑屋子。

一切都步進黑暗；太陽，月亮，燈光，全都失掉照耀的光芒，黑暗的人生，沈鬱！沈鬱。意中的病態終于加臨到父親身上，年來的沈悶造成了精神病，成，錯亂迷濛着，如火山重複爆發了。深夜，驚悸沈睡的一家，常爲父親臥房中騷動和尖叫醒來，却是誰也不敢進屋中，母親只會抹淚。醫治和保護的效果，總算恢復了多半，親友說送回家鄉靜養，母親却不忍離開父親一步，爲了他失明的雙目。雖然，父親完全恢復常態，可是，我們永不會放下懸虛的心情。

哥哥和母親，已再經不起這位精神錯亂的父親的錯誤行事，爲保全家的安全和父親的生命，把他送到家鄉，休養他失常的精神，我似乎知道這恐怕是與父親作了永世的離別，我不敢再見他的面了！

兩年的休養，精神依然錯亂，時常在神經迷茫時來求自導死路，因他想念妻子兒女在清楚時夜半夢殘後悠悠發着哭聲和嘆惜，這是父親一生中少有的現象。

兩年的休養，精神依然錯亂，時常在神經迷茫時來求自導死路，因他想念妻子兒女在清楚時夜半夢殘後悠悠發着哭聲和嘆惜，這是父親一生中少有的現象。

× × ×

現在父親是死了，死了兩年，悔恨的死去，聽說張着口，睜着眼，露出悽慘的微笑，但我却未能侍立床前。

現在父親是死了，死了兩年，悔恨的死去，聽說張着口，閉着眼，露出悽慘的微笑，但我却未能侍立床前。究竟意是怎樣死的，我，我已經不能再寫出來，總之是一種最慘的死，可怕的死，把一生的罪過全都帶到墳墓中去了！

到現在，已是第六次十二年一度災荒的時候，這一次比任何的前一次都嚴重了！人民流離失所，傷亡不計其數！父親的墳墓已再無人看視了吧？

世界文壇動態

(上接二一頁)她非常恨自己，她看出她是非常淺薄和馮經世一樣淺薄。就是她向來所喜愛的樸素也討厭起來，因為他常以樸素爲他誇耀的題目，她對衣飾竟也講究起來。同時對堅濃的講義也着意用功起來。不久她即以一種嚴峻的美麗的新姿態出現了。大家非常驚異，一位女同學開玩笑道：「有了新相知麼？」

她神情冷落地回答：「我根本沒有什麼用知，我不過爲了好玩穿一件新衣服罷了。」

冰釀的思想完全經過一番變動。現在她知道尊重現實，她能抱着同情態度觀察一切。對於父親內心矛盾的表現她不再嘲諷，對於永淳也能和顏悅色，或站在一邊等他走過去才走。

只有當她和母親及永徽一同出去的時候她才把一切野心全拋諸腦後。她生得嬌小，穿着新衣服，她看出母親哥哥以她而喜悅的神氣她便衷心快慰。母親真偉大！若是情感的表現稍微偏頗的人是好描寫的，但是母親的情感表現竟完全是一片內心的諧和，這却使她只能感不能形容。她竟把她的裝飾找到最好的解釋：這豈不是爲娛樂他們的麼？雖然永淳對她亦已改變了態度。但仍不免有時懷疑她。他見她現在的服飾已比從前奢侈；她眼中不自禁露出這種意思：

『女人終不免是女人，現在她也追逐世俗的享樂了！』

她見了這種神氣非但不惱，反而放心想道：『我們雖是同時代的人却永不能互相了解；她這樣想了竟是十分快活，她想起從前的氣惱嫉恨和爭論真是小器；而把同情擴大，解脫了自我的束縛而仍不失個性，這才真是前途無限的自由啊。』

(接一八頁)盼你接受他人的愛而去組織更滿意更愉快的家庭，不要惦念我，我會好好好的活着，像你常說的活着，活着，大膽的活下去！並且我要作出有益於群衆的事，安下心去，作你應該作的事，不要尋找我罷，千萬，千萬！杉，京生的一切責任，都要你來擔負了，好好教導他，使他成一個有用的好孩子，並且乞你在父母親大人面前替我謝罪！」杉！你對我好處我永遠是銘感心底的！別了，杉弟！願你前途光芒萬丈！

他看了信，像一塊重大的石頭，在心海之底，木偶般的站在床前，急的推開門，跑到大門外，望着那長遠的大道嘆了一口氣，並且自言自語的：「哼！哼！我的錯，我的錯，但願此後她能在和平甜蜜的空氣中過着美滿而愉快的生活。

本年二月九日蘇聯『文學報』(Literaturnaya gazetta)為紀念十九世紀的俄國三大作家之一的杜斯退益夫斯基底死後六十年紀念，特揭載二三篇論著，但其情況比托爾斯泰和列爾蒙托夫夫極為冷淡。其論著最有價值的一篇是維爾米羅夫底『杜斯退益夫斯基底現實』。

曾於一九三〇年獲得諾貝爾獎金之辛克萊。劉易斯『大街』和『白壁德』底作者，其現居紐約住居完全被火燒燬，而借居劉易斯住居底作家聞茵森下，錫安夫婦因躲逃被燒而從窗口跳重火傷。

英國田園大詩人威廉·華資渥斯(1770—1850)之妹陶樂茜·華資渥斯為生前大詩人的好伴侶，其全部日記，由

印度協會最近刊行了『紅龜』故事集，贈與英國紅十字社。此書爲盤谷作家巴帕·多林克講述的印度荒村的故事。並插入費里茲克·得包爾斯基斯底的插畫。

日本新潮社設第四次新潮文藝賞，得獎者爲女流作家壺井築氏底小說集『曆』，由德田秋聲，中村武羅夫，佐藤春夫，菊池寬，杉山平助等九人審訂，獎金一千元。第二部爲大衆文藝賞，得獎者北條秀司底戲曲集『閣下』，審查者有長谷川伸，大佛次郎，吉川英治等七人。

俄國作曲家普洛考菲葉夫以謝里丹歌舞劇。謝里丹戲劇底俄文譯此外尚有

未拉•門鐵森。
二月末，在巴黎底「法國喜劇」劇場（Comédie trunçrise）舉行德、法休戰後首次的公演。但這并不是由法國演員上演法國人底戲劇，而是由伯林席勒劇院（Schiller）底演員上演德國戲劇，腳本是大詩人席勒底「企劃與戀」，此次公演由德國駐法派遺司令官修得法耳將軍，駐法德國大使亞倍次等諸人臨場，並博得非常的喝采。

倫敦底彼得諾斯忒洛街，因受德國爆擊，燒失書籍三百萬冊，而出版協會爲對另售商書店的書籍，使流暢配給，而設立「中央書籍」（Central Book）底特別配給公司。

美國詩人羅伯脫·福勞斯忒（Robt Frost 1875.）近發表論著題名：「爲何我們不知道怎麼現代是壞時代呢？」

君姓麥克杜威爾，名亞歷山大，愛德華是其乳名（Edward Alexander Mac Dowell），公元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生於美國紐約省紐約城。幼年喪父，乃受母親的愛護及教養，其時也和平常小孩一般，並無特別穎悟之處。六歲進附近的小學校讀書，有許多男女小同學很喜歡同他一塊兒玩耍，惟有同班生都知道他頂喜愛吟書和喜歡在課本上空白處亂畫外，其餘也沒有什麼特別聰明的表現，那裏知道這兩件事，就是他成功的原素，當時誰也沒想到他是全世界十大名曲之一的及美國全民衆無人不知『獻給野玫瑰』名歌的作家呢。

他在學校裏有一位年輕美麗的教員，喀倫諾女士（Pianist Teresa Carreno）彈琴最精，對於這個小孩子，就有發展其天賦能力的試探，遂是在課餘，教授其鋼琴，居然有驚人的進步。原來喀倫諾女士，就是數年後的世界聞名女鋼琴家，不過當時尚無人知道。

他在十歲至十二歲之間，跟隨了他的母親在歐洲古僻之區遊歷，眼中飽餐了古國的風景，耳畔充滿了聖地的逸聞，不但與尋常的孩子不同，而且和歐洲的孩子也有些兩樣了。回美不久，他就拜別了母親，獨自再赴歐洲去留學，專攻音樂。十七歲開始學習作曲之學，第一次完成的幾套樂曲稿子，他就寄回美國，給他老師喀倫諾女士，附了一封小信，說：

「……因信仰吾師之判斷力，故特郵呈批閱，倘有一線可取，生將繼續努力，如無價值之可言，請投諸字簍，務希示知，……」

因信仰吾師之判斷力，故特郵呈批閱，倘有一線可取，生將繼續努力，如無價值之可言，請投諸字簍，務希示知，……

美國空前音樂巨擘
麥克杜威爾



• 繳擇 •

• 繩擇 •

「愛爾蔡倫」，「拜客羅耳」，及「合奏之章」——我試奏了這五套曲子，鄭重的對你說：「麥克杜威爾乎？不必授諸字箋，應努力的前進！」不久，喀倫諾女士在芝加哥舉行鋼琴獨奏會，把那『第一曲』（First Suite）排入秩序單裏，一般的般聽眾，莫不雙倍的欽佩，這就是麥先生第一次顯露於世的驚人藝術。麥先生曾讀許多歐洲名貴的孤本小說，在安德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所著的『古世軼聞』（"Oldworld Fairy Tales"）書中，發現一篇『成衣匠與狗熊』（"Of a Tailor And a Bear"）的故事，他認為頗含詩意。當時他有一個窮朋友，他信任有助以充分經濟之必要，於是把他這課之『被忘了的神話』（"Forgotten Fairy Tales"），署以筆名愛戛桑（Edgar Thorn），遂把這套曲譜送與那位朋友，其友把此曲送到音樂出版會，竟得了筆很可觀的演奏會報酬費及多知音，竟絕端相信這是麥克杜威爾的品高超了。不久，就有許多作家愛戛桑的手筆，而麥先生却笑不置答，心聲授予費。更可見他的品格高超了。

北京飯店 聰曲記

禾 艾

麥克杜威爾作曲時有一種皮氣，就是在寫作的時候非常靜默，竟覺得似乎尚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但一時又指不出來不滿意究竟在那裏時，他就把全部曲文向字紙簍內一扔，再也不去注意。『獻給野玫瑰』的全部曲文就是有一天麥夫人在他的字紙簍

內發見的，經她加以詳密的審查以後，頓覺曲文非常美妙，無以復加，遂又依照樂譜彈了一遍，竟能使窗外的鳥鳴花笑，於是她就寶藏起來，請問麥克杜威爲何拋棄牠？麥先生笑道：「不過是她無足輕重的。」麥先生這話是多麼幽默，所謂『抱璞藏玉』就是這句話，而他所以能成名，也就是他能保守一點優點呀！

漫談文化電影

·丁平·

在現代一般

普及範圍則難收圓滿效果。此
為不可諱言者也。

進而言之，文化影片之編
製選材，實乃是一先決之問
題。一方須參照國民教育水準。
一方須持有攝製之藝術影
片所含有之趣旨，相輔而行。

且作品之畫面結構，以及時間
之距離長短，在剪接印製上尤
須慎行以行。

舉凡各地古蹟名勝，風俗
民情，鐵路觀光，行旅探險，
水陸運動，技藝遊戲，科學發
現，教育見學，生活知識……
一般見所未及者，盡屬採集
之題材。

近來，文化影片，公映之
數量雖不及新聞影片之為數較
多，然於統製機關強制監製
下，濫作充行之影片尚屬渺見
耳。

錄，而攝製之「文化影片」乃應時而興。
文化影片，最初不外是由於新聞影
片之製作者思考脫胎而來。換言之，新
聞影片，實是今日文化影片之先驅者。
然而促成文化影片之暢行，雖基於影
片製作者之靈敏手法，惟表現之情趣，
仍沿習新聞影片之格調。將來此種影片
之發展，非但為普及一般大都市市民觀
賞，即遠至邊疆海外，對於國民精神開
拓，文化宣揚，關係至為密切。

國與國所演成之世界戰爭，火藥氣
氛瀰漫到各地，今日之「政治影片」又形
積極推廣。為鼓舞民衆之愛國心，及國
事之報道，此種電影宣傳，收効至為宏
大。然而為引起觀眾之注意力，在電影
藝術之必要條件下，是絕不能拋開實際
的。否則作品之意圖，雖取材豐富，而

本版歡迎電影消息，明星小
史，電影智識，影人生活等
稿件，希讀者大量供給，以
文字流暢雋永者為佳。

近二三年來，彩色影片在影業攝製
上，已風靡一時，而將趨於普遍的現
象；雖在攝製的成本上尚未低減，然彩
色片對於景物逼真的映獻，終算是成功
的了。

最初轟動銀壇的彩色片，記得是數
年前由歌唱大明星勞倫斯鐵拔主演的「
大澤龍蛇」一片，而創立了影片改進的新紀元。

彼時，英國試驗有一種複色影片為
法國科學家研究所得，用黃藍二色（黑
白二色代之原色），開映時經過濾色
鏡，銀幕上即映現彩色影像。意大利發
明四色攝影法，攝影機後端配裝三棱鏡，
所攝即可分成四份（原色），照片印洗
以後，開映步驟却與攝製時相反，四份
不同色之照片，又可合成原來多色的圖
畫。

柯達式彩色片為最佳，亦利用三棱
鏡攝成影片，表面酷似普通黑白片，但
一經濾色鏡，銀幕上即現出很優美的彩
色，而此種影片攝製方法尤非常簡捷經
濟。



我所知道的電影演員生員生活

位二他甚及兄臺吉王奏故金紀以藉

一聲新朱一

影是漫上員裏他從女
影不這願部勉爲影是漫上員裏他從女
閣願點從份強了從錯，所的，們業，許
離興事是的生業悞了。其表生活爲她們生着
開趣藝有幹活，一。因爲電影從想，電影
苦他，大去不得不是像銀幕業像在影
的們憑的；得不得是像銀幕業像在影
電也着志一

那門口寫着平津俄菜的，這便是他們時常光顧的地方，他們以為在公司裏吃幾元錢一月的包飯，是很羞恥的，個般職員和練習生需要而已，偶然有一二個薪水較低的演員來叫一二個客飯，那是他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錢用完後，他們所穿的衣服，都是很時髦的，很少在拍戲的時候去借穿化裝間的衣裳（古裝片例外），因為化裝間的員員，都是很顧面子的。但，他們每月所得不僅够日常生活之用，在服裝費上就不多餘的錢，和其餘的必需用途以外，除了付房飯錢，還有定洋，也有一定的規例，假使有拾到拍戲通知單發下來的時候，他一到拍戲頭了，那是毫不猶豫的，他統統通脫下來，向當鋪裏一送，襯衫領帶的一套或二套的所，所以他們對於，都有，很老的資格，送給東西，都有一，送給朋友，想省錢的，那也許去贖出新西裝。至於是被環境所迫而不得不表現着特異的委勢，這不但不應該掩飾，而且是他們活的確，描寫得和平常人大不同，然而他們活出來。現時我不願意把一個電影演員的，拿出來公開的。

發明下來，普通皆以膠片之連續輸動，爲卷取機構及光源裝置之主要配合。現在放映機之發達，由於映演之效果已可鑑及；其本體之精進自不待言，而必要的光源裝置，爲增強照明所用之炭精燈及反射鏡，無疑的已較前擴大數倍，且銀幕上所現的影像，尤較前明晰數倍，以至十數倍矣。

（這種影片觀賞之當然要求，促成影機構造之改善政策，實是電影科學史之一新貢獻。

從前無聲影片時代，一秒鐘映演十六格之連續影像，後來有聲片興起，一秒鐘連現二十四格之速度。標準之膠片四米長，以一卷三百米長短之影片，約須十分鐘可以映演完畢。而影院普通上映之影片每部約爲八九卷，如無新聞短片之加演，往往在八九十分鐘前後即可映完一部。

（有聲影片最初之完成，會給人以種種的摸索，其音響之播送，如何所組織的機構等，在在都是一般難測之迷。而此複雜之機構，其主要關鍵不外由：發音用之燈泡及光電管以及牽制速度之活動齒輪，轉動下附有音帶之膠片，在極正確一定速回轉——輸動中即可發生音響的效果。而此種附有發音之膠片，從前固未經發現利用，現在基於特製之燈泡及光電管之反射作用，則播送發音之放映機，似已成爲普遍之觀賞物矣。

(電)(影)(放)(映)(機)(之)(構)(成)

妙
鑑

話劇雜談：

漫談演技

綠弩

從排演到演出的這一階段，一個演員經過的步驟，好像應當是這樣：

首先，在劇團規定劇本之後，無論這劇本是自己熟悉的，或生疏的；演過的，或沒演過的；必須很快地，把規定的劇本讀過一次。從這一次的閱讀中，要對劇中的每一個角色，有一概念的認識。看一看其中是否有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有幾個？那一個最合適？或自己願意試一試哪一個？可以把這意見提給導演。

其次，在導演派定了角色之後，第一步是把握劇本的主題；了解劇本的中心意義。經過導演對劇本的分析解釋，與此次演出方式的說明；自己就要開始對劇本作初次的準備閱讀。這一次的閱讀，主要是了解自己所擔任的角色底個性，和他在此劇中的地位；他共有多少場戲？性格有無變化？變化幾次？和他在此劇中應起的作用為何？讀的時候，並要記出自己底詞句。（在劇本上畫上記號）

讀第二次時，就要按每幕，每場，這一角色應有的心情態度，作一研究。最好用朗讀法，並註出每一句詞兒的高低疾徐，抑揚頓挫的語氣來。有時，且可附註上一些神氣，和想到的小動作；註完，再作一兩次的試讀，並修正語氣。

全體對詞的時候，要注意人家底語氣，同自己底有無矛盾不合的地方？如有，斟酌情形，自己，或請導演改正。大家對過詞以後，便是自己讀詞背詞了。

背詞，第一要讀出語氣來，要幻想着各幕的情景；分析地抓住這個角色，在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間的心理變化，做出自己應有的神態，記了下來。記詞，最好按自己每次發言前之發言的角色底尾詞來記，這樣最容易記住，但遇有相同的尾詞，須注意區別；以免將來發生越詞，錯接等情。如係多幕劇，名詞過多，可按幕分記，記一幕，排一幕，排一幕記一幕，這樣較之整個記下來再排，容易一些。名詞差不多熟了的時候，便開始位置的分場排演了。

分場排演，要記清導演指定的地位，路線，與大動作，使名詞，和地位，路線統一起來，使一切熟練起來，這時，應該丟本子（排演時不看劇本）了。詞熟，場子熟之後，就要進一步地作深化角色，深化劇情的工作，這工作便是動作表情，和面部表情的增加，加的適宜以後，在與舞台的其餘各部門的配置協調統一之

下，便可以演出了。

現在，我們再返回來說。

原始的演劇，本來是一種行為的模倣，是的，一直到今天，甚至將來，永久的將來，演劇仍然離不開模倣。但演劇並不是完全的模倣，完全的模倣，不過是平凡的再現。沒有提練，沒有組織，沒有創造的模倣，便沒有生命，便不能稱為藝術作品；同時，也不能使觀眾們發生興味，並感動他們。

一個演員，也許沒喝過酒，可是會要他扮演一個醉漢！他不過二十幾歲，可是會要他扮演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人；她明明是一個學生，却會要她扮演一個假面改扮，拿歌舞來娛樂他們的神。後來漸有劇場，劇場的舞台是在環山的平地上。演員都戴各種喜怒悲哀的面具，來形容角色的性情，這種面具套在頭上，較本身的頭大數倍，因為觀眾與演員距離很遠，甚有一二哩者，所以才這樣誇張。但這種面具不能改變表情，基於觀眾的期望，才有色彩化粧的起源，面具化粧也就無形廢去了。但在當時的色彩也僅有土紅等色一二種。

戲劇化粧小史 顧嘉恩

西洋戲劇化粧史——大半起于希臘，當時希臘文化極高，對宗教信仰也極大，每秋他為謝神所賜的收成，人們都假面改扮，拿歌舞來娛樂他們的神。後來漸有劇場，劇場的舞台是在環山的平地上。演員都戴各種喜怒悲哀的面具，來形容角色的性情，這種面具套在頭上，較本身的頭大數倍，因為觀眾與演員距離很遠，甚有一二哩者，所以才這樣誇張。但這種面具不能改變表情，基於觀眾的期望，才有色彩化粧的起源，面具化粧也就無形廢去了。但在當時的色彩也僅有土紅等色一二種。

中國戲劇化粧史——據書所載，出

也談談

狂歡之夜

莎艾

評已經刊出來，我想這似乎再沒有延遲的餘地了，就也趁着熱鬧的寫評來，不敢謂爲批評，祇是一點拙見提出，供爲參考罷了。剛看完這劇，就想寫一些東西，總以瑣事沒能提筆；最近別人的批評，已經刊出來，我一和扮郵擊子演北劇社這次的公演，依我個人的意見確是比第一次的「群鴉」成功得多。然面新的演員太穆幾個熟練的演員外其他全沒有。不過這也不能完全歸罪於他們，因為這次的公演，依我個人的意見確是比第一次的「群鴉」成功。這一切，也就是這一角色在這一劇中應有的情調。你要把這些通過你底情感，訴諸你底理智，經過冷靜的頭腦的思索，而以具體的動作，聲音表達出來；使觀眾見到聽到後，成爲不泯的印象，並發出情感的共鳴。

使演技成爲藝術品的，換一句話說，就是賦與你所扮演的角色以生命的方法，不是由觀察或經驗得來的單純的模倣，（如其那樣，使醉漢，老人，妓女上台，更直截了當一點。）而是對你底材料——觀察，模倣，經驗的提鍊，組織和創造。如你所扮演的是一個醉漢，首先你應當知道：這醉漢是張三，還是李四？是個什麼身份？他現在怎樣的一個環境中？他是個平素不喝酒的，或是平素愛喝酒的？今天他爲什麼喝的酒？喝了多少？他喝了酒以後，有意無意地都做了些什麼？要做些什麼？心理的變化怎麼樣？這一切都是這一角色在這一劇中應有的情調。你要把這些通過你底情感，訴諸你底理智，經過冷靜的頭腦的思索，而以具體的動作，聲音表達出來；使觀眾見到聽到後，成爲不泯的印象，並發出情感的共鳴。

泰洛夫（T A I R O V）說『所謂舞台形象，即是從演員創造的空想，生出來的情緒與形式的綜合』。

自唐代。當時有『蘭陵三入陣曲』（即大面戲）寫北齊蘭陵王長恭，善戰，因本人長的太美，每出征必戴雄威面具，以嚇敵人，此即中國大面戲的開始。（參考舊唐書音樂志）另一是踏搖娘（又名蘇郎中），此劇寫北齊蘇某，赤鼻，喜飲酒，酒醉則打其妻，蘇著花衣，赤紅臉，所以後來的戲劇，凡遇到醉漢的腳色時，差不多都是紅臉。（參考教坊記）以上二段可以說是中國戲劇的起源。中國戲劇化粧，向來是採用臉譜方式來表示角色的個性，所以一直到現在，還這樣的繼續存在着。關於這種制：用定型的，誇大的，會意的，三種方式來表示角色的個性，所以一直到現在，還這樣的繼續存在着。關於這種理論非一言半語所能道盡，容另文詳述之。

着肩呢！張媽有點過火，不過第五幕拿胡琴來被老爺驚嚇後的一點表情還很逼真；金名的身材，化裝，表情都與劇中的欽差相合，惟有說話太快，台詞一半須由觀眾猜測，是其完善中的瑕疪。

再有一個普遍的毛病，就是全場沒有一個演員肯提起嗓子來，所以台下總寧靜不下了，以致後排和樓上的觀眾簡直什麼也聽不見。至於轉身背台的地方，也是多數演員所沒注意的。不過就大體上說，總算是很不壞了，同時燈光和佈景的美觀，也很可以在京津一帶首屈一指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幫助演員成功的一大原因吧！



談

新詩

講于天津中西女校

穆芳芷記錄

今日應李顯之先生所約來到貴校和諸位同學齊聚於一堂，談談新詩，這是個人覺得最榮幸的，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得把所有的材料簡略的談一下：

春去夏來，這是氣候變遷的過程，冬天如果不穿棉袍和厚一點的衣服，你一定可以感到寒冷；但是在炎熱的夏季，如果你再披上一件很講究的皮袍，別人不說你是得了神經病，也要說你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怪物。文學也是這樣，也是迎合着時代而產生的，新詩便是現代的一種人們所需要的詩體，恰如古詩演變成絕句，律詩，長短句，詞，曲等類的幻化。

中國自文學革命以來，由胡適之先生和陳獨秀等人的提倡於前，而努力的人們響應於後，新文學是這樣的產生了；但這並不是偶然的，這是被時代的促進才應運而生的，我們知道清朝已經有了這樣的呐喊，像黃遵憲主張：「我手寫我口」的論調，寫古人所未有之物，未開之境，這不都是醞釀的時期嗎？但

那時只不過是口號而已，並沒有見諸實現，到了胡先生才一呼百應。

因為這個，所以我們確信新詩的生命都可以繼承舊詩的使命的，相信它會成功，相信它會健康，更相信它是在四面楚歌中很危險的生長着，因為作者的不努力，環境的不允許，舊詩勢力的攻擊，它在這樣狂風中像殘燭般的生活着。我們知道它是需要我們來保護，並且需要滋養的食糧，才能把它從厄運裏迅速的挽救起來。

所以新詩我確信它會成功，並且我們敢知道它決不是過去的新詩，而是需要苦幹掙扎出來的真正美滿的詩體。

如果要研究新詩，必需先知道它的歷史缺點，然後再檢討我們所應走的路子，現在我們把這些分開來談！

一 新詩的演變史

1 萌芽時期：

胡適先生是首先喊出來的，民七正發表了一篇新詩：「鵠子」，這是新詩的第一聲；民九，三月又出版「嘗試

集」，這是第一個新詩集子。他又作了一篇談新詩，而成了當時一般人的金科玉律了，他裏面的主張，大概是說：
A 音節——語氣要自然的節奏，每句內部所用的字要自然和諧，並且平仄不重要。

B 用韵——用現代韵平仄可互押，有韵固好，無韵亦可。

這個時期最努力的人，要數到：周作人，宗白華，葉紹鈞，俞平伯，康白情諸人，他們各都發表着每人的意見，如：

周作人——詩的效果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

葉紹鈞——詩的泉源

宗白華——新詩略談

俞平伯——詩的化還原論

康白情——新詩的我見

這時期的作品散見於新潮，新青年，少年中國，星期評論。綜上所舉的作者，表現的內容來說，可以說是表現自然主義者，分論

之，又可爲兩派，1 胡適——爲詩的經驗主義。2 周作人——爲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這期內有潘漠華，馮雪峯，汪靜之，應修人，統稱爲湖畔四人，他們是努力於情感之流露的，並且大膽的開始寫着情詩。

2 自由發展時期：

這時期大概可以在民十年到民二十年吧，在這個期間內是個突飛猛進的，大約可分爲下列的幾段的過程，我們姑且把它們的派別分析一下：

A 語絲派：

民國十年左右，周作人先生，翻譯了些日本的詩歌，風格是短小玲瓏爲主，輕鬆沖淡，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造成一種小詩的風氣，好處是詩意清淡，壞處是太小氣，直至今日，仍然有一班人認爲詩不能寫長篇，同時更沒有偉大的史詩產生，正是這個原因。這派最成功的代表者可爲何植三，其餘如冰心，宗白華，白采，徐玉諾諸人。其作品：

何植三——農家的草紫
冰心——繁星，春水
宗白華——流雲小詩
白采——羸弱者的愛
徐玉諾——將來之花園

盟主當然是郭沫若啦，這支生力軍，差不多都是日本的留學生，打着文學革命的旗幟，隨意的揮躍着自己手

筆，郭氏的詩他是主張，本質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用只有純粹的直觀，以自然流露爲上乘。所以他說：『詩不是做出的而是寫出的』。但以郭沫若自己的天材，可以這樣的說，可是別人都這樣的自由的寫，把詩看得太簡單了，所以鬧成一個亂塗胡抹的風氣，直至今日尚存在一種破爛的詩，不成話的詩，並且給舊詩的勢力，作爲攻擊的點，這都是郭先生留下的遺毒。

作者帶着一種浪漫的色彩，所以稱

之爲浪漫主義又稱之爲感傷主義，不過以後有幾個天材的人，努力的很有點成績，像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三人都很值得提起的，不過這三人相繼續參加了象徵派的陣容，這留在後面再談。郭沫若代表作是『女神』。模倣他的人很多，成功的詩則很少。

C 新月派：

這大概是稍晚些時，于民十五年吧，聞一多領導起一群詩人在晨報詩鐸爲他們的本營，他們的主張有：『音尺』，重音，要韻腳，句的整齊等，所以他有三個標準美點；（1）音樂美，就是音節的美。（2）繪畫美，是詞藻的美。（3）建築美，是章句的美。這樣以來造成一個有方向的風格，形式的表現，在

壞的方面是走入了死板板的路子，好像他是剛出了棺材又進了墳墓。不過在好的方面是決定了新詩並不是那樣容易，而且不是太隨便的則可來一首。

因爲形式的關係，所以奇怪的詩體

也產生了，如方塊詩，流水式，豆腐塊詩，奇形怪態都出現了，直至現在還有這樣寫的，如前兩天有某種純文藝刊物登着一首：『不准轉載』的長詩，真叫人嘔心。那大半也是受了這派的毒。

這段落中，不客氣的說詩是進步啦，名聲最大的要算是徐志摩先生，其餘的有朱湘，陳夢家，堯孟侃，劉夢華，後起的又有卞之琳，孫大雨等。他們表現的內容，是人道主義，其作品有：

徐志摩——志摩的詩，翡冷翠之一夜，猛虎集

其餘的作品都散見于晨報詩鐸，新月，詩刊。

D 象徵派：

這一派的勢力極大，直至今日，仍然被一班人們愛好着追求着。李金髮自法國版來的風格，描寫起來神祕得令人看不懂專靠着美感去體會，有時令人覺得有一種莫明其妙的美。差不多寫的是陰影，頹廢，仙鄉，夢幻等類的妙境，寫來完全靠着比喩法。

成功的人要算是戴望舒，以後創造社的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都投降了這個陣營。其作品有：

李金髮——微雨
戴望舒——望舒草
馮乃超——災梨集（或者是朱大樹作，因時下無書可考）
馮至——北遊及其他

B
對新詩的要求：
（1）關於詩人——縱不能用銳敏的眼光，指示出來新生；也應當把現在的慘狀反映在詩裏。
（2）關於形式——我們也覺得無需乎，有了形式，好像河流有了兩堤，不能使更開壯的奔放，如沙士比亞的商籟體。李白和杜甫都各自創立詩格。
（3）關於音調——韻脚可以不必配合着感情和思想，如顏色的鮮明與黯淡，老頭兒是和擔子摔了一交，是白杏兒和紅櫻桃。
下句的——滿地——下頭地兒——是和擔子摔了一交，是白杏兒和紅櫻桃。
——地——杏——櫻——三字都是重長——

了，『詩』上加個『新』字，新舊只在交替時期可以用，而舊詩的生命自身已經滅毀了的今日，還有什麼提起的必要？『新』詩決會替而代之，何必要個不健全的字樣表示着不成熟的意思，但到成熟能夠地步則必經過一番努力才能達到目的，那麼對於已往弊病不得不檢討一下：

(1) 販賣外國詩的氣味太濃，只能販賣不能消化。

(2) 遺留着舊詩詞的餘音，造成個四不像的詩體。

(3) 直感表現而無深刻意味。

(4) 蓮花落氣，歌謠體種種的幼稚病也稱詩，使人有隙可攻。

(5) 口號詩，太自由的亂寫，既破壞了詩體也使人有隙可攻。

(6) 寫景詩太多，成了一種無病呻吟。

(7) 小詩太多，產生不了偉大的史詩。

(8) 通俗不够，而神秘有餘，並且魄字也太多。

光中的深刻化和情景的逼真，又如藏克家的一個小聲在他耳中聞出天大的響。這種幽揚的聲調和色素代表出詩境的一年頭不對，不敢留生人在鎮上。生人量的新穎，但是不要大奇。可把土語入詩，但不可太俗。如果想通俗，而得免去醜字，最好是以深出淺入爲目標：如藏克家在「販漁郎」裏說：他的臉是一句苦話。

把販漁郎的痛苦生活用一句話寫來，而字句間不够通俗的嗎？又如「罪惡的黑手」：

「黑夜的沈睡如同快活的死早晨醒來，一個奴隸身子」我們讀這兩句，覺得滿紙是土話，但是把勞動的苦痛，奴隸般的生，很深刻地很巧妙的寫出。

寫詩的準備：我們講了這些，只是些討論着過去和弊病，我們已經知道過去是那樣，並且又相信新詩會能代替舊詩的，同時我們更相信不久的將來便會產生一個更偉大的詩人，他是誰？那只看誰的話並不是喊口號，我敢負責任，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詩已有了，必經一個生長的過程，也是說新詩多混時期，便可有明朗的結果，我們不單多說話，只把梁實秋的話介紹給大家。

而非的問題認識得分析得清楚。做到真善美的地地。
（4）知識：

知識在任何地方都需要着豐富，而詩裏更是需要。那麼知識的來源可分三方面來說，就是在這三方面都得用苦功來追求才能做到盡善盡美：A由經驗中得來。B由書本中得來，如杜詩『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C由推想中來。

詩裏大半的成分是情緒豐富濃厚，自然，天真，奔放，的流露使詩的成色是個有淚，有笑，有快樂，有悲哀，把讀者引入了詩境。

最後我以自己的意思介紹幾本書，來做初寫詩的工具，當然我是主張把藏克家和郭伯恭的詩要熟讀不可，可是文字的技巧，美的表現我覺得應當看看：麗尼和何其芳的東西，不過千萬記住，別叫他們的文字迷住，而也鬧成像他們那神秘迷離的情調。應當只學學他是怎樣運用文字。他們的書：

麗尼——黃昏之獻，白夜。

何其芳——畫夢錄，刻意記。

如果你有了寫詩的路子了，同時更讀：

知詩究竟是怎麼回事，那麼你可以再讀

——新詩創作的試驗，現在已到了嚴重的時候了，當初搖旗吶喊的人，如今已冷了，寫自由詩的人，如今也都得到更自由的工作了，小詩作家如今也不能再寫更小的詩了，——現在只賸下幾個忠於藝術的老實人死守着這毫無生氣的新詩。』

知略的告訴大家，或者能做個參考也未可知！

——須有偉大的靈魂，熱烈的心腸，拋開個人一切的享受，去地獄最下層，經驗人生最深的各種苦辣。——還得有雙靈敏得要發狂的眼，忽而天上，忽而地下，他當先看到未來，促其早日實現。

一、胸懷要博大，詩人要以天地爲家，世界的人類爲兄弟。」
（2）個性的修養：要有獨到的風格，有主張，不能出賣自己的靈魂，做委屈自己的描寫，用偉大的人格，同情着世界的人類。
（3）真理：要有哲學條理的頭腦，把握住真理。表現着人生的真蒂，把这些似是和現實。

文字的美——有靈魂，有活力，
有生氣。我們讀下面一段文字來證明它，
應當如何來活用：

『像顆螢火似的從他的手上亮到
燈心。』頭頂上的那盞油燈，讓他咳嗽
的燈光也發起抖來。前面的一句，明明是把燈燃着而
已，可是我們由這個字樣我們體會出當時動作的情況，所以我們說這裏面有活力。後面的一句本來是人的咳嗽，而偏要說燈的發抖，這都是精妙的藝術，可以表現出活力生氣。

詩是藝術的結晶品，能用藝術手段寫出詩來，當然不乏其自然的美，所以，關於這點需要有個徹底的研究和檢討，並且要有天材的表現；我們略分三方面來談：

A 顏色，音調——這在前面已經談過了。

B 剪採，章法——我們知道一首詩是否引人百讀不厭，但看他取材的情節是否生動，有意義，而且要很簡單的一段表現着清楚而明顯的事實，有系統，有條理，有美的條件，

C 文字的美——有靈魂，有活力，有生氣。我們讀下面一段文字來證明它應當如何來活用：

——像縣臺火似的，徘徊在手上，亮到燈心。——頭頂上的那盞油燈，讓他咳嗽

前面的一句，明明是把燈燃着而已，可是我們由這個字樣我們體會出當時動作的情況，所以我們說這裏面有活力。後面的一句本來是人的咳嗽，而偏要說燈的發抖，這都是精妙的藝術，可以表現出活力生氣。

——記者錄後——
月之十三日京文壇穆穆先生過津下榻我校，並請講演新詩，因記大略，並且此篇記錄乃合吳環悌，吳宗瑞，金靜珊，萬秋芳，萬棣芳，孫懋琛諸同學之記錄融匯貫通而成。

——染宗岱——晚禱。
同時你再可以讀點世界古人的詩史
和詩人的私生活，但你千萬不要假惺惺
裝做詩人的模樣，嘔心人。
至於徐志摩，陳夢家聞一多等都可
作為參考。

——記者錄後——
月之十三日京文壇穆穆先生過津下榻我校，並請講演新詩，因記大略，並且此篇記錄乃合吳環悌，吳宗瑞，金靜珊，萬秋芳，萬棣芳，孫懋琛諸同學之記錄融匯貫通而成。

「燈的福壽」

基 畢

却有菩薩化了她的形狀守候在尼姑庵。

但我終於不相信她會自動的回到尼姑庵，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種看破紅塵的人。然而劉先生却在說明一個崇高的哲理。

從劉先生的家裏走出後已是幽靜的深夜。行人道旁的深牆裏飄散出丁香花的清香，我默默的踏着水門汀的硬地，看着一家家憂鬱的窗子透出朦朧的燈光，於是我想那燈影下深思的女人，還有一個淒涼的回憶……

是陰雨的日子，我獨自坐在廊下。

白槐花如白髮從老了的春的枝頭脫落，飄散在雨裏。雨像女人眼淚的哭着，使我的心裏感到沈重的悲哀，彷彿遠行於陌生遙遠的地方，在迷茫的烟雨裏，沒有村舍人家，我幾乎要失聲而哭了。

電話鈴響了，是建衡來的。於是我就打着一把雨傘匆匆的投進雨色中。歸來，傘簷上帶回沈重的雨滴和深的夜。我更帶回一本黑皮的簿子，掀開篇，扉頁上寫着：

「千行長詩 古老的傳奇」。
又是一個美麗而淒涼的故事，一個

女人的眼淚流成了一座深湖。讀完那未完成的長詩，我已聽到在雨裏迴蕩着「阿蘭」（註）的呼聲，幽怨而沈鬱的在窗外徘徊。

劉先生告訴我他想寫一部長詩。
像春天的夜晚一樣的深沈神祕，給人以恨憤的情緒，牠的名字是「神祕的夜的故事」。那故事的大概是說一個在尼姑庵裏苦修的女人，有一次聽到了牆外誘惑的呼聲，於是跑出去跟着一個男人走了，多少年後她又自動的回到她的尼姑庵，那時她發現了她離開的多少年

字是「祝福唐和安」對戀人」。

（註）阿蘭是「古老傳奇」（建衡作）裏的主角。

如果把愛情比做綠的棕櫚樹，那麼我親眼看見棕櫚樹生長在沙漠裏。於是懷着祝福的心情寫「海葬」，給在痛苦裏的弟弟唐。

我首先安排着安琴尼和達雷讓別人投進海裏。這種事常在我的故鄉——濱海的山城發生過，把人裝進麻袋，然後拋進海，他們叫做「拋大鑑」。但是殘忍的，我不願以罪惡的手去殺死大理石般潔白的愛情。我又想讓安琴尼和達雷都活下去，很愉快的度着幸福的生活，給它一個光明的尾聲，說他們走了，走到遠的地方去。但，這是可能的麼？於是只有一條路，讓他們自動的投進海。

「海葬」這題目換了，改成「幸福的燈」。

我怎樣採取了「幸福的燈」這題目，那又不得不提起我那位痛苦的弟弟唐，在深夜裏他常守着一盞寂寞的燈，給他的情人寫信，真等到街上的車馬聲稀落的遙遠，他才微笑的捻熄燈，在黑暗裏吐出一聲輕輕的太息。燈熄了後，我突然意識到燈是夜裏的幸福的眸子。

「你知道我沒法離開她，離開她我會瘋狂。」有一次他這樣的告訴我。

是的，一個人如果在黑暗裏失去了燈，那是不可能的。因此，那投進海裏

去的人是幸福的。

四

「這不過是一個夜裏的故事，在茫無邊際黑暗裏的一個美麗的夢。」我會對一個朋友說過上面的話來解釋「幸福的燈」和我自己，我是一個永遠在黑霧的夜裏憧憬着光明做夢的人，「

幸福的燈」是我在黑暗裏留下的夢。

在一座古舊的小樓上，對着那蒙有塵土的臺燈，（北方多風沙的大城的夜是落寞而幽沈。）在筆下吐出我的憎恨，愛情必須以金錢喂養嗎？我看過多少買賣式的愛情，於是我想尋找那不為錢污所沾染的愛情，我把我的感情交給

了投進海的人。

最後我願把「幸福的燈」獻給崇高愛情。但是我自己決不再在夢裏轉圈子，我要睜大眼睛去看看那擺在世界上血淋淋的現實的屍體。

「幸福的燈」是一件有着過多雕琢的擺設。而我並不企圖去裝飾什麼。

賜聞青

風聲裏

又過清明

小橋流水

唱人生

奈何不冷的情懷

待燕來

明日水面

泛起夕陽一片紅

古城之歌 白練

古城呵！

那些憔老的裸體樹

不知闖過有多少朝代的風俗

那些婉蜒的川流

不知貫過多少有歷史的人物

看看城裏的建設

有過風雪翻花的冬景

有過雨後蘆葦的波濤

說美妙而進畫形

看看城碑的塗墁

許多往日的偉壯，雄圖……

今日唯留下後輩探賞的憮嘆

古塔痴然存在

破剝廢然被棄

好像該死的老人

無有生色和氣息

今日唯留下後輩觀鑑的奮火
(五月十五日有感抄)

訴

蕭雨

我不敢

再走過那條小河，

小河裏的水，

還唱着青春的戀歌。

我不敢

看河上那顆月亮，

月亮的臉上，

還閃着青春的輝煌。

我更不敢

向河上尋找我那個夢，

它褪去鮮麗的顏色，

變成那麼蒼白，殞冷。

我只能

抱着你丟給我的影子，

讓回憶的眼淚，

澆溉着我心靈上不朽的青春。

個人新詩推薦之二

白畫像

劉溫和

她是快樂的。
她是在寂寞裏快樂長大的。

何其芳，寫

不顧向夜光杯底，玫瑰酒
殘滴裏尋自家醉後醜態。
頌玉盡納幾行清泉，月暉下
照一照童年純潔顏色的回憶。

繁華中與沈鬱邂逅。
但孤獨似貓步走來時——

又像陰霾無日，你也和別人一樣
歛起身旁影子（寂寞乃是真正的快樂
呀！）

琵琶的嗓子啞了。（一種不正常的
病態。）
怎會再彈出愉快的調子呢？
縱撥斷了弦，回聲不過是
悲涼的餘音啊！

蓮子清甘爲甚藏著苦愁呢？
即夢中彩筆也繪不出它的翡翠綠。
訣別的一滴自殺懺悔淚，墜落于
濁酒杯了。（簾外夜雨啼溼了窗紙

。）

四〇，七，二七，子夜

COWARD

贈一精神上的朋友

靜女其變，
說我形管，
形管有煒，
說惲女美，

予欲無言，但
終於流出幾行無味的字句。

高空鶴唳，
杜鵑啼血。

何處落下兩片飛紅？
在遲疑的跫音裏憔悴了。
春女，秋士；秋悲，春思。
分嘗一滴清露吧！

溫馨的安慰，
聖潔的我們，同祝福
一個柔美的夢境。

誰知低聲歌者
是否還在微顫櫻喉，
震蕩着心弦上自己創作的
精神和靈魂的交響曲呢！
——愁苦，煩悶，悒鬱和隱憂。
又倚在桌上假寐了，他慵懶了。
支着雙頤，若有所思。
拾起一曲歌子，
無意地放進回憶裏。

波光粼灔，千百個回眸子，
以無言代有言了。
紫陌紅塵中誰被棄諸夢外？
抑是誰點綴了他人的夢？
無語沈默是偉大的悲哀。
獨自嫋嫋地溫習枕上春秋吧！
沙灘上又捲起潮水了，
願早升早落，不要
帶走一粒沙子，留下一枚貝殼。
四一，四，一三，夜改日記成。
懺悔

獻給煒
是我有罪了。

夕陽下坟場吹來黃昏的微颶，
吹逗着纖弱青嫩小草的柔心，
踟蹰地搖搖身軀落一地沈默，
羞澀地弓腰垂頭了。

任遲暮携晚風走向日落的地方。
堤頭一片葱鬱的春綠，
是不需要溫風撫愛的。

波面映着蔚藍的天。
一池春水沒有閃耀銀輝的鱗皴了，
你乃覺到生活的寂寞。
心中有無聲的吶喊，靈魂的呼籲。
東風無情，再喚不起一絲清涼。
多情却似總無情呢！
月夜，草地上墜落一顆殞星。
是安慰，是自己的清淚。

一四，四，四一，晨。

談「蘋果樹」

林 棲



感情跟理智常常是衝突的，而感情勝利的時候比較多。若情形相反，大半是堅強的人，有大智慧的人，超人。其餘的就要數息着「渺小的人類，軟弱的人類！」而屈伏於感情的大力之下了。然而，這不是屈伏，這是自然的，真實的，人類的祖先被趕出「樂園」的時候已經是如此了。

現代小說家專在這一方面加以描繪而十分成功的是一篇「蘋果樹」的作者，說他是寫實主義者，倒不如說他是唯感主義者。在他的富有魔力的筆下，鍾情的人即使不是英雄，至少會得到你最大的同情，只憑理智用各種手段給自己謀利益而在社會上有聲譽地位的人才是卑鄙不堪的。高爾斯華綏暴露出來這些人物的典型全在他的心理描寫的深刻。比如，在「蘋果樹」這個大悲劇裏，你對密根絕對同情，却也不能不同情艾色司特，你若恨他只是爲密根的緣故，你處在艾色司特的地位無疑也要終於捨棄了她，凡經驗過的都能深深了解這種「感情」。可是若刪去那些心理描寫，艾色司特完全是個流氓。你對高爾斯華綏的特長已經首肯了吧。

現在你該把這篇小說從頭再念一遍，留心裏面的心理描寫，同時無妨留心人物跟情節的進展，因爲作者也是個戲劇家，長於結構，佈局，讓他的故事巧妙動人。

故事一開頭艾色司特已經四十八歲了，因爲銀婚紀念日而旅行，因爲旅行而到了二十六年的故地。他仍然跟少年時一樣，看

見美好的景色有了無名的懷思。人類永遠是不滿足的，悲劇的來源。人世間找不到有「蘋果樹，鳥鳴，黃金」的樂園。艾色司特會走入一個這樣的地方，他又不能不逃開，他現在的回想真是又美麗又苦惱。第二章寫他昔日的「初逢」，在他跟加敦的談話裏已經表示出來他是一個有愛心又有同情的人，加敦却是不管別人牙疼的。後來由艾色司特要去洗澡而寫到果樹園的大蘋果樹跟水池，整個故事裏最重要的地方，他跟密根在那兒水定情，最後那水池又做了那女孩子的葬身之處。下一章說到他的春晚散步，聽見她的語聲笑聲而不勝其寂寞之感。然後，他的同伴走了，他想着密根，覺得她如同一朵嬌柔的花，因而有了似乎應該以保護她自任的「武俠」思想，尤其是看見那個粗野的鄉下少年周的時候。本章也寫到一個跛腿的中年人尼克跟「吉普西鬼」，到末一章尼克成了老人，喃喃地跟艾色司特說他走後的慘劇；大蘋果樹下的「吉普西鬼」自然是鄉下人迷信的傳說，作者拿它表示了不幸的預兆。另外寫到艾色司特聽孩子們說密根爲他祈福，他不禁對她說「今天夜裏我也要給你祈福呢。」只就這一件小事上看，她有些癡情，他不過是衝動。第五章裏她被周追逐時艾色司特給解救了，她崇拜他，愛他，他只爲自己的武俠之風得意，又是因爲的衝動擁抱了她吻了她的額。一時他滿心驕傲因爲抓住了這朵含露的野花，一時却又責備自己，「留神你做的事吧！你知道結果會弄成甚麼樣！」他在園裏閒走，半夜還沒睡，她等候着他。白天是鷗鵠，夜間是梟，叫出來他內心裏的「煩擾的歡樂」。第二天早晨他清醒地想道，「我要走。我決不把自己擋在一個卑鄙錯誤的地位上。」然而看見她偷吻他的枕頭又讓他心亂了，他知道她愛了他，爲她的愛而感動，他們約定了「夜會」，他才忽然吃驚地走開，因爲他覺得自己鬧出事來了，他「空洞地凝視着前面，滿了，他始終覺得不該接受她那純潔忠實的愛，因爲他並不愛她。

她。他對她感謝，憐憫，而沒有愛情。愛情叫人忘了一切沈醉在幸福裏，所以時時刻刻煩惱着的只有艾色司特一個人。在那最後之夜他等着她的時候也是有「假如她不來不簡直是鬆心的事麼」之感的，而她如約而來了，他們相吻時他滿心狂喜，剛一分開就又有了距離。「我若不能跟你在一塊兒我就得死。」多麼真切的爱情。艾色司特却仍然是覺得有些沉醉又有些武土氣，對她說清明天他上陶阿揆去取些錢然後回來跟她逃走到倫敦去結婚的話，他終於一去不回實在是並不奇怪的。末一章寫二十六年之後的春

天他又去探視昔日的田場，草地，果樹園。一切都依舊，他偶然摸着自己的鬚髮才醒悟過來。「少年跟春天！」它們都變成怎樣了？」他退回去，誰也沒遇見，只有一個柱杖的跛腿老人，艾色司特問他那個墳為甚麼在十字路口，老人就敘述起密根的不幸的故事來，這一章裏充滿了令人酸楚的淒涼，請你跟艾色司特一同默默地傾聽吧。等你掩卷歎息的時候，你也許心裏滿是你自己的無名的惆悵，而且忘記了「蘋果樹」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五月。

美術書籍介紹

劉東元

中國美術工藝

徐蔚南著
平裝一冊
廿九年二月
中華書局出版
價一元二角

著者對於中國美術工藝，具有深切的興趣復富於研究。事變前曾任上海市博物館歷史部主任，曾著顧繡考與上海棉布二書，流布甚廣，本書敘述範圍有玉器，磁器，景泰藍，剔紅，刺繡，竹刻，雕版，印章，印泥，書畫，古錢，上海土山灣美術工藝工廠的出品等等，雖每篇不過一二千字，然而取材頗精審，而文章亦甚典雅流麗，並附有插圖四十餘幅，可稱近年來藝術界中的佳作也。

林栖
翻譯

蘋果樹

七月一日出版定價六角
高爾斯華綏著中篇小說

菲力顧視穆穆
畢基初 合作

摘果錄

現已出版定價五角

述輯冷王

歐美人文軼事 (一)



11 哥德(德)J. W. Goethe (1749—1832)

他曾拋石入波爾河中用以占他的命運，他說石沈則為詩人，不成則為美術家，所以這位青年遂成了詩人。

家世是以鐵工，裁縫，旅館為業，到他的父親為本地法官，家運才旺盛起來。

廿五歲時與朋友的未婚妻綠蒂相愛，結果失敗，悲痛之餘遂以纏綿而悲哀的情節，做了一部書簡體的抒情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後，使他一躍而為文壇寵兒，極代表出當時多感，多情，破壞厭世的時代思想。

「浮士德」是根據一個古代稗史而描寫成，是一首一萬二千一百十一行的大詩劇，這部名著費去他六十年的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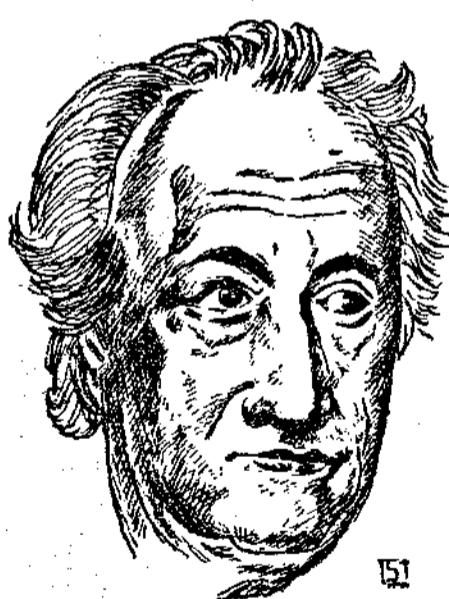
他與貝多芬是密友，後來他倆同時戀一個女人，現在的威馬爾城是哥德當時隱居的地方，他的墓與他朋友詩人鮮勒的墓相鄰在一起的。

一 左拉(法)Emil Zola (1840—1902)

父親是一個貧困的木匠，在他七歲時就死去了。
他是一個困苦飢餓的鄉下少年，有熱烈的文學野心，但在學校畢業時，文學的分數是零。

初為書局的發行員，工作餘暇，常作短篇小說，投登日報，始漸被世人知道，剛到巴黎的時候，目瞪口呆覺得自己愚蠢非常，開始文學生涯常常挨餓，不斷的夢想，頭腦充滿了浪漫的念頭，賣背心，賣褲子養活情婦，他常對自己計算着年齡，為自然主義奮鬥，他說「為着使人們能够做環境的主人，為着使人們發展善良知要撲滅惡害，所以我們小說中，須要探究根源說明原委，及蒐集人間記錄」。

他為了生活問題，與書局約定，他每年出書二部，書局則供給他的生活費用。他是在自宅熟睡中因暖爐洩瓦斯窒息而死的。



四

篇一一 選作 創申 舒

個人創作推薦之六

到最後一句時，很有些自負的神氣。
「我目瞪口呆，半信半疑的望着他。
「我是救濟院中的人員，專專來爲
你們這些貧苦無告的人們服務的，看我
的徽章！」
他把釘在胸前左方的一塊銅徽章給
我看，以示信用。你們想，我還能對他
懷疑嗎？單憑那一副誠懇的臉色，我也
滿信得過他。我口吃的說道：
「你先生是來——來救濟我的？」
「當然，這是我們從事慈善人員的
天職。你有兒子嗎？」
「沒有，先生！」
「丈夫呢，也沒有嗎？」

死去了丈夫，失去了兩個壯年的兒子，使我孤男另女的留在舉目無親的北國古城裏。冷風吹透了我的襪碎的衣片，飢餓更教我眼前一陣陣的發黑。我徜徉在街道上，與乞婆爲伍，可是我不向人伸手乞化。天不絕人，我正坐在乞婆堆中挺受着寒風，有一位穿黑制服的先生向我們走來，似乎用手指在招呼我們，這時我那些同伴却都一溜煙的走了。我以為既然她們對這位黑衣先生躲避，想來對我不會有好意的。我也慌張的預備走他開，但他却和和氣氣的對我說道：「不用怕，我是老太婆，我是辦理慈善事業的人；我是來救濟你們的！」他說

我筆直的站在一間小屋子裏，被一位肥頭碩腦的胖傢伙細細的審了一頓，另外有一個乾瘦萎瑣的骯髒老頭，用筆顫巍巍的記錄着我的口供。那位黑衣帶立在旁，他的上司低低的對他說了些話，他祇是連彎腰帶鞠躬的答道：「是的，是的。」那個胖傢伙以後我才知道他是偉大的院長，對這位慈善先生說：「好啦，一號房裏面有空位子沒？」昨天死了十二號罷，還沒有抬出去。
「那麽叫他頂替十二號罷，帶他到一號房去。」是的，是的。」慈善先生恭敬的鞠了一躬，轉過頭向我說道：「跟着我來！」一張面孔忽然變成鐵青。我進了二門，穿過一條暗的門道，到了裏院，在一間寬大得出奇的屋子裏，許多隻眼睛都投向我身上。

向來四周望了一望，沿着屋簷下的階台上坐着三五成群各式各樣的花子婆，在太陽底下脫了衣服拿着蛋子益子作消遣；個而捕獲得一隻大的，就會高興的顯示給同伴看，洋洋自得的說道：「喂，看這個多肥實！」——大家陣陣贊歎，隨後她就把這隻俘虜放在牙間啪的一聲咬死了，再低下頭去尋找另外的一個。黑衣慈善先生對着兩個穿黑布衫的老太太指著我說道：「她是新來的，叫她頂替十二號招呼人把那個抬出去，快！」說完轉身就走了。

黑衫的老太太鼻子裏哼了一聲，打量了我幾眼，並沒有理睬我。嘴裏却喊道：「今天值日誰？」

十五號和十六號，一個倚在牆角拿蛋子的老太婆站起來報着自己的號數。

「十六號！」另一個穿好衣服也站了起來。

「把那個停在重病室去，今晚埋！」

過了不大的工夫，十五號十六號具把死屍的傢伙進了一號屋子。這是兩條木棒，上面釘着七八根橫木板，和一小梯子似的。

木架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個赤光的屍身，肚皮上蓋着一張舊報紙，露在外的雞爪似的細腿和一根根肋骨凸在外面；臉上彷彿有許多的窟窿，幾個黑的泥痕和龜裂。眼睛外

上陣陣的發冷。那兩位黑衫的老太太蹣跚的走過來，作威作福的重又審了我一頓，我再看了一遍家世和際遇。她們問我道：「你懂得這裏面的規矩嗎？」她是趙頭，以後就照這樣稱呼。記好！全不懂得，太太！」她現在就是十二號了。我慢慢的踱進一號屋子，心中有一樣的感覺，我像是看到了死，那用蓋着肚皮的精光的屍身屢屢的出現。在報紙異天漸漸的陰暗下來，大家都盤着腿坐挨着各人的鋪位上，輕輕的談着話。緊接着，兩隻大而枯竭了的眼洞，嘴總是癟一癟的，說話時濺着唾液星子。身子又小又瘦，僅祇够我的一半大。凡是不在這個籠子裏的人，彼此間都是最關切不過的，因為我們同是不幸的人。十一號對我說：「到八點鐘就要睡覺，不許再有聲音的，不然就要受處分。」我一顆心怕透了。「還不是餓兩頓，抬抬尿桶。」那兩個穿黑衣的婆子是幹什麼的？

「是這裏的小頭目。真是老天殺作威，一個七八，一個七十三了，尚且瞧着龍頭，楊頭的顏色才好看呢。這個老死的賊婆！」她憤憤的低罵了一聲。

「你來了多久了？」整整九個月。當初我以為這種慈善機關既然成立起來，一定是最正的爲我們這些貧無立錐，孤老無依的

人們的。但是—入了這裏，就猶如進了地獄一般。再想出去都是萬難。我寧願沿巷乞討，也不願在這裏活活的等死。方才抬出去的那個，你不是已經看見了麼？十一號還待接着說下去，忽然門口一聲鴨樣的嘎調喊道：「閉嘴！十一號！」立刻屋內靜不來，這時我才知道那些乞婆見了黑衣的慈善先生跑的聰明了。

七十三歲的楊頭停在門口立了一會，慢吞吞的走了，屋子裏又繼續的噏起。十一號輕聲的問我道：「你有親友沒有？」

「有，可是我都不知道他們在那裏。」完了！十一號惋惜似的歎了一聲。

「怎麼一回子事呵？」我心中委實駭怕，會死在這裏。

「要想脫出這裏，須有家屬或親友來接你出去，還要打一個保。不然，你就得永遠監禁似的關在這裏，直到抬到墳地去為止。」

「呵呀，這不是和無期監禁一樣嗎？」誰說不是呢。十一號的頭垂了下去。

我默默的盤腿坐着，萬也沒有想到自家會落到這步田地，無緣無故的被永生監禁。還有這許多可憐的同伴，衰老的、殘廢的，貧孤無依的可憐蟲。我的眼裏漸漸的模糊，流下淚來。

鐘聲響了八下，楊頭趙頭走進來，按着次序點名。我們這一號房裏一共有十七名，她們點完名以後，把掛在屋的中央的一盞黯黃的油燈摘下來，提了出去，在屋門上用一只笨重的鎖搭的一聲上了。

我的同伴們都斜身躺了下去，祇牕

「我，默默地坐在那裏，我木然了。」
「一號房是由八間小屋子打通合成的，圍着屋的四周築起一圈圓形的土炕，脊背貼着脊背，像裝貨似的睡下五十七個人。土炕旁邊有個小泥灶，然而却看不見半個火星，也摸不到絲毫煖氣。我問十一號道：「十一號扯了我的衣服一下，輕聲說：『他們不發給棉被嗎？』我這時方覺得寒冷，通身打着寒戰，我躺了下來，炕上祇有一層破爛的布單，單子下面有幾根乾草。我問十一號道：「十一號，我躺了下來，呆坐着作什麼？」
「哼，棉被？官被祇有二十床，早叫人搶了個乾淨。自己沒有棉被只好光着身子睡覺。」
「唔，那麼方才抬出去的那個死人，這裏祇要人一抬出去，身外的一切東西就完全被沒收充公了。」
「咳，我是……」我的淚使我梗住了話頭。
「她把我拉到她的身旁，甩起一半棉被，壓在我的身上，對我低聲的說：「不然的時候，你必須移到你的鋪位上去。明天五點半就要起來，記住門一過了一會兒，她呼呼的睡着了。屋裏的鼾聲不斷的響起。我睜着一雙眼睛，思前想後，這時風砂從門隙裏吹進來，屋裏漆黑黑的，又濕又冷的空氣侵襲着我，屋角的餓老鼠瑣瑣的咬着木屑，更顯得淒涼悲慘。」

了，趕快掀開棉被，挪回到自己的鋪位，盤腿坐好。這時門鎖已然打開，楊頭趙頭走進來，我真佩服她們，偌大的年紀趙還是這樣的精神，對於虐待我們是一點也不會因為年老而減少了她們的興致。這到五十七號，抖起鴨樣的嗓子從一前故意狡笑的問道：「作甚？」

餓了一天一夜，對於這樣的稀粥，肚裏也會歡迎的。但是土色的黃汁液通過我的喉嚨時，我感到一種苦澀裏的
味道。也許是我眼睛昏花了，小米粥裏爲什麼竟看不到一個小米粒呢。
快些喝，或者還能搶着半碗。」
十一號指導着我。

她搖了搖頭。

「你的胃口這樣嬌細可是不行，一天裏祇有這六點的半碗粥還勉強像是人喝的。七點還有一頓早飯。凡事想開着點，到了這種地步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但是我說不出一句話。我心底裏十分感激十一號的關心，屋中處處佈滿了塵土，氣味實在難于忍受，尤其使人不耐的便是潮濕和寒冷。十一號告訴我：幸虧日來天晴，有太陽可晒，如果遇上連陰的暴風雪的天氣，那麼我們每人就都有抬出去的機會了。

二十四號唔啞的說道：「能够早些死，也倒好，省得整天煎熬着。」

「嘿，好死不如歹活着，報怨作什麼！誰叫你不生個爭氣的兒子？」十一號皺起薄薄的眉毛說道。我們都是一樣，眼看再沒有多少

「日子活頭，還喋喋的拌什麼嘴！」三十號躲在一個角落裏靜靜的說。

思中去了。

我們是最簡單的，除了早間的稀飯以外，我們一天有兩餐可吃了；一次在早晨七點，三個特裝的窩頭，多半碗白菜湯。一次在午後四時。

三點，四個窯頭，一條筆桿細的老鹹蘿蔔。

「怎麼又酸又臭？」
「臭麼？豆腐渣和糠作的窩頭恐怕你也作夢也想不到罷。今天還算僥倖，我硬，嚼的不是隔夜的，要不，和木頭一般。我對于這種特製的食品不覺驚訝。」
少說話，楊頭來了。把窩頭撕碎放在湯裏，會好下嚥些。」她一面低聲的對我說，嘴裏一面嚼着。我凝視着白菜湯，幾條小魚般的菜皮浮在淡黃色的水面上，碗上掛着很厚的泥漬，膩膩的黏人手指。我把窩頭浸在湯裏，閉着眼睛咕嚙咕嚙的喝了下去。
十一號告訴我說：夏天的湯裏窩頭裏，常常浮着蒼蠅的佐料，抬出去的人比冬天會多上一倍。還有，據說這一頓早間稀飯是院長的慈悲，特為憐憫我們而增設的。
「啊！偉大的院長！慈善的院長！我們永生感念你的恩澤了。」
與其說是救濟院，勿寧說牠是豬圈。我們每天按時的在五點鐘左右上一餐水，由兩位值日抬來一大穢水桶的溫水。由大家可以儘量的喝一個飽，沒有限制。然而十一號勸我少喝，她好意的對我說道：
「水不是開水，祇是放在鍋上熱一下，而且多了小解更是討厭又麻煩的事情。」
不久，我也學會了種種經驗。二號房裏比較我們稍稍的強上一點，因為她們每月開水喝，偶而也可以叫頭目去代買一些小菜。不過她們的飯食待遇和我們合用的筷著。我抓起有桃兒大小的窩頭道：「根本用不到筷子，手指是天賦的最道！」

並沒有兩樣。我們渴了的時候，便向她們去討些開水喝，她們是沒有一次不答應的。

十一號告訴我說：二號房裏住了一位某軍長的三姨太太，因為和馬弁通姦，被那位軍長送到這裏來。她是我們這裏的閥人，連頭兒都要去巴結她，每個月她有二三十元的接濟。後來我在院中看到了她，三十多歲的年紀，頭上梳着兩個髻，臉上雖然蒼老，但那一副風騷的韻味猶存，使人一看便知，年青的時候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奇怪的問着十一號：

「我們沒有任何工作嗎？」

「工作？嘿嘿，」她冷笑了兩聲。「看看，我們這裏沒有胳膊的，一隻，看聲音，患癆病的有多少，難道七天抬出一個去，你還嫌少麼？」我問。

「我們這裏屬於那裏管呢？」我問着十一號。

「那我可也說不清楚，不過我知道，城東有總院，城西有兩個分院。我是殘老救濟院，共有五六百人。靠着三號房的那面大牆的那邊便是殘老的男子的住處，他們有三四百人，單走一個大門。院長差不多總是在那邊的時候居多。」

可是為什麼堂皇的救濟院裏却採用着種種監獄中的制度呢。我轉了這個念頭轉了很久很久，真是百思莫覓其解。然而畢竟我還要活下去，十一號又到什麼時候說什麼，不可一味的埋怨我；然而他教給我處在這牢籠裏維持壽命的方法：就是安于命運。所以我對命運的一方

于這小小的痔瘡也就不去十分關心了。寒風吹過去了，大雪也飄過去了，我靠着十一號的七孔八洞的棉被總算把一條老命保住。手背腳背和小腿上面滿遍着潰爛的凍瘡，紫一塊紅一塊的，不時的滷着膿水。轉眼到了年底，除夕日那頓三點的飯食，據說將有美食賞下希望，我們的胃能够不垂涎的盼着麼？這些不甘願去消化的東西，終朝每日胃裝着的儘是些希望。你們請想，終朝每日胃裝着的儘是希望，我們的胃能够不垂涎的盼着麼？除夕日到了，我們縱然談不到什麼樂趣，當然更要興奮得多。財，當然更要有幾條笑容，二號房裏的同伴們有着親友們送來的年菜錢房院六十餘日以來的第一次看見。于是五十七個人盤腿坐在長炕上有說有笑。三六點，上邊的賞賜發放下來，原來是每人大個和小白梨大小的白面饅頭，還有一塊小豬肉皮。數年不知面味的可憐的人們狂熱的嚼着，一瞬間吃了個乾淨。我不知爲什麼，反而咽不下這種賞賜。我把贊下的分與了十一號，算是聊以報答她多日對我的好處。當我默默的看着這一羣殘老的枯癟的嘴，狂嚼着的時候，我不覺流下眼淚。問我爲什麼傷感，却又答不出半個字來。頭目回到家中去過年，特別開恩放了我們一夜的自由。二號房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副竹牌，于是時常喝三的賭起來。我們十一號房裏當然沒有資格去玩這些，而同伴們又都願意守歲燭，雖然這裏連半根燭也沒有。十一號就向大家介紹出我來：十二號會作過局長太太，使婢差奴的過了大半輩子。什麼樣的事沒有見過，現在請她說說我們沒有見過的事，也教我們開開眼界。大家完全同意，嘈雜的聊着我講的一些故事。不過我不願意當着這些同

已伴誇耀我以往的歷史，我更不願引起自
己的悲傷。我把以前在家中聽到那些藝人們口
述的評書「永慶昇平」說給她們聽。當
夜一號房中靜悄悄的，大家聽得入了迷，我
也忘了疲倦，直說到天邊發白的時候。
剎那間我被同伴們認爲是不可少的人物了，甚至連二號房裏的同伴也常追隨着我聽「永慶昇平」。他們圍着我坐在院中，我順口開河的不斷的講述。不由的大家對我信服起來，聽從我的話語。
二號房裏也不時的贈送我一點小菜和金錢，我總是分一半給十一號，我們要好得和一對老姐妹一樣。不過，意料中有的，頭目對於大家的
擁戴我生了嫉妒，有一天楊頭對我低聲恨恨的說道：你要着實小心點，遲早有厲害給你看。

我們一子，毒蚊也漸漸的天氣熱了，蒼蠅，臭蟲，蚤
我們每個人有一身白地藍道布褲和短褂穿，是那
我們心底上都暗的感激着這位善上。
我們都抱着以性命爲孤注一擲的心理。
怕麼？不，我們已經對於死亡很熟見
，自家也說不定在那一天就要被抬出去。
死神無時無刻不對我們眈眈而視，
然而我們沉默着。
每到夏天，院長便命人把浴室打
開，我們也祇有夏天才可以有享受沐浴
的權力。浴室是一間小房子，又低又矮，靠
着屋牆的裏面挖下一個小池子似的坑，靠
池裏的水多少日子換一次，祇不過輪到
我說的時候，水已經十分骯髒了，又黑

「臭虫毒蚊吮着我的血，蒼蠅在我身上傳佈細菌，蛋子嚼我的肉。有一天我的頭突然加重了。不幸的我得了病了。楊頭一個顯示厲害與我看的好機會，我很明白，但我却不發愁，半年來的牢籠生活使我已經學會了安于命運。」

傍晚的時候，我的病狀被發覺了。

楊頭走近了我，狡笑的問道：「怎麼？還爬得動嗎？」

我勉強撐起身子，十一號扶我坐了起來，我滿頭是汗，無力的說道：「我沒有什麼病，祇是頭有些發重，口乾舌燥。」

「好啦，三十九號，四十號！」她的吩咐着：「兩個值日的同伴走櫈來，楊頭嚴厲一把十二號抬到重病室去！」

到濃濁的浴池邊去的時候，那裏有七八位同伴在洗澡，我望望池水，再望望她們那面。我們在洗澡了全身的被臭蟲毒蚊咬後潰爛了一灘黃水。我祇得皺着眉尖跳出了浴室。

蒼蠅的屍體時常的發現窩頭湯的裏面，我們祇好把牠們檢出拋掉，閉着眼睛把飯食吞下去。不衛生嗎？我們沒有講求衛生的權力，我們要用活力去和細菌掙扎，去和死神抵抗，直到我們的活力用盡了為止。

每間屋子裏指出去的人數漸漸增加，我們第一號房屋裏的空鋪位也漸漸很多起來。十一號告訴我說：在夏天他們很難得找到補充這些空位子的人，因為窮人他們並不怕夏天，可是祇要寒霜一起，這些空位子立刻就會很快的填滿。

而已。一夜裏我的熱度很高，舌乾唇焦，我寧可用我的生命去換一口水喝，然而乎有着火星在閃動，我想一定是我死神降臨了，這些在眼中閃爍着的火星也許就是死前的預兆罷。我這時想起了丈夫，和那杳無音信的兩個兒子；想起了丈夫遭遇，想到了我不久便會脫離了這個世界去享受永久的安謐。我想得眼淚滿滿的，在眶裏打轉，我在悲傷之外還有一種言的喜悅和期待。天光大亮，我覺得心裏稍微安靜了一些，我向四周望了望。呵，地上赤溜的躺者三兩具尸身，腹部上都蓋着一張報紙，身上嗡噠的聚着無數的青蠅，眼睛變成兩個洞，塞滿了白

「楊頭！您行行好，把她留在這裏罷。我們照應照應她，就會好的。」十一號替我求情。
「憑什麼依着你們，這是規矩，懂不懂？」她向三十九號四十號喝道。
「可是——可是，楊頭，她並沒有什麼大病，按規矩也是要抬到轉病房裏去的呀！」十一號仍然替我辯護着。
「閉嘴！規矩難道是你立的，滾開一邊去！」十一號還要說，我攔住了她說：
「不用多費唇舌了，是福不是禍，被三兩個同伴連摻帶扶的挾到了重病房，我一頭便倒在土炕上，不覺歟了一口氣。
在這裏的人，祇要一有了病便已經離死不遠了，能逃出死神之手的極甚有限。病輕些的抬到輕病室裏去，那裏有一面大土炕，倒在上海聽天由命。如果病重了，就再抬到重病室，生死無人過問，祇不過偶而有幾個同伴去探視看看而已。

壓壓的蠕動着的蛆，鼻子耳朵嘴唇上的皮肉已經被蛆吃得淨盡，整個臉上有許多的蛆往來的爬行。在我身旁直挺着的縮着一團的幾個同伴，有的已然奄奄一息，有的却尚在微弱的呻吟着。我閉上眼睛，面向牆壁躺著，我不再想什麼，靜靜的期待着和空氣告別。

想不到在人的世界裏，會演出了這種慘無人道的情景，我爲了那些呻吟的聲音流着眼淚。

這裏面的「規矩」，病人的飯食和平時相同，吃不吃隨你，祇有在每星期二有一頓白面作的片湯，這已是院長特別的恩典了。

早間由值日的同伴替我送來一碗稀飯，我慢慢的喝了。七點的特製的窩頭我却一口也嚥不下去，胸中一陣作惡，幾乎要吐出來。太陽昇起的時候，十一道；

「見好嗎？」

「我點點頭。」

「昨夜我一夜沒睡好，儘爲你就着點粥，慢慢的將養，心放寬些，過幾天全好了。看你今天的氣色已經好得多了。」

「窩頭你怎能再吃，餓得荒了就喝我的身邊道：」

她一定忍着飢餓，把小米稀飯留下來，我不覺感動得說不出話語，

「李姐！你待我太好了。」

她淚泉涌般的滾下來。

她默默的坐了一會，向我說道：

「楊頭很恨我，常對我吹毛求疵，我先出去，免得受她的氣，停一刻我再說完用手摸摸我的額角，」

自言自語道：「不十分發燒。」便跟蹤的跑出去了。這一天裏她跑進跑出的來看我。天黑了，門上了鎖，屋裏才靜了下來，十一號的影子也不見了。

第二天的早晨，十一號又挾着一包小米稀飯進來，裏面還有小菜，這是二號裏給我的。十一號憤憤的說道：「楊頭和我刁難，今天罰去我一頓飯，還叫我抬尿桶！」

李姐，我也見好，有起色了，你就不用常來到這裏，免得生她的鳥氣。

「哼，老賊婆！我拚出這一條賤命不要了，也要和她評評理。」實在犯不上。何必同她嘔氣呢？

我還沒有說完她搶着說道：「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我偏要和她評評理看！」

「這裏還有理可講？」

你不用管，好生養病罷。我停一會再來。她又去了，那佝僂的背影從門邊閃過去的時候，我心中升起了一種莫名的歎歎。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真難爲了十一號，她奔來奔去的照料我，爲我挨餓受罰，我的病漸漸痊愈，僥倖的從墳墓的洞裏重又爬到這個世界上來。當我回十一號房去的時候，大家都來歡迎我，我號着淚高興得說不出話來，祇向她笑。我心坎上感到一種溫煦的友誼，更來得高貴純潔呵！我完全復了原，可是十一號却病倒了。我盡心竭力的照料她，將護她，然而作難的楊頭以「規矩」的名義把我們分開了；可是，「規矩」却分不開我們連在一起的心。

十一號被抬到輕病室，又由輕病室抬到重病室裏去，她已經無救了，然而

我在絕望中依然懷着她能重生的希望去照料她。我忘了自己，我覺得她的靈魂可愛，我覺得她比自己的生命更寶貴。

上天要她死，上天要她離開這個污惡的世界；我爭不過天，我祇好垂頭暗泣了。

一天，我匆匆的跑到重病室去的時候，她的身上已經有著青蠅了，眼上鼻孔裏已經蠕動著白的小蛆了。我替她趕去青蠅，用手把那些使得她痛苦的可詛咒的小蛆蟲，一個個的捉下來，放在脚底狠命的把牠踏死。

她的四肢早已小能動彈。這時她的喉嚨間一陣咯咯作響，我急得搓拳磨掌的望着她。停了一歇，她忽然掙扎要說話，却又似說不出口似的苦痛，我湊過去喊道：

「李姐！李姐我在這兒呢。」

她喘了許久，才掙扎着用一種喑啞而低微的聲音說道：

「張姐，我的眼——什麼也看不見了。」

我知道她將不久于人世了，我含着痛淚叫她道：

「李姐！李姐！你有什麼話說？你想要些什麼東西？」

她微微的動了動腦袋，突然間聲音大了許多，我曉得廻光返照的時分已然來到了。她喃喃的說道：

「我快死了，我什麼也看不見了——」

「怎麼了，李姐？你怎麼了？」

「呵，這裏怎末這麼暗呀？」

「張姐，他快來！」

我趕緊說道：

「我快死了，我什麼也看不見了——」

「我看見德才了，——呵！——呵，他來了！」

「德才是她早年死于土匪之手的故夫，我心上好像戮了許多隻針似的刺

(下接五九頁)

上海影壇劇壇最近動態

汝

部首之載連

麗玉君

麗玉

玉君

麗玉麗玉

薇！你不要這樣興奮，你該認識一下現實。我不管，我不願再聽你說下去了。（抽咽）（好像自語的）我們究竟還太年輕！嘴！（高聲）為什麼你現在才承認你太年輕！其實你很不必這樣傷心……我以為……是你讓我這樣傷心，我怎麼能够不傷心呢！我真想不到你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你的話，把我們精心織造的美夢擊碎了，把我們辛苦經營的事業破壞了，你竟忍心把我放在這樣的悲境裏……（忍不住哭起來）薇，你再聽我說吧！你切不可現時就把自己處入苦境，你要曉得，前面還有許多更吃苦的，我更着我的事，等待我們去作呢！是的，我知道，（忍淚）可是，我怕……我怕我不能勝任了！我怕……我怕我爲什麼？我恐怕我沒有勇氣了。不要忘了，都有我呢。（抬頭，注視玉君的臉）（搖頭）你……（點頭）是的，（有些苦笑）都有你呢，因爲有你，我從來對什麼都沒怕過，因爲有你，我從沒覺得過飢寒疾苦，因爲有你，我什麼事都能做好……（搖頭）但是，但是，現在的你不是你，你活潑的玉君了！你承認嗎？你老早就變了，你近來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那樣憂鬱的，即使在最該高興的時候，也很少見到你的笑，但縱然，有時在我跟前流露出一些安慰，你愛我，那不是真情的，我可體驗得出，你的情緒，不像以往那樣的熱烈了，君！（苦笑）你變了我的！是的，我變了，但那有什麼要緊！你對無論什麼都看得冷淡了。

劇三
本幕

麗
薇

麗
薇

玉麗玉麗小玉小玉麗
君薇君薇福君福君薇

麗
薇

麗玉君

「哪知道我對什麼都更要認真了。你也會想過，青春的消逝，是怎樣值得惋惜的嗎？」
「正是爲了這個，才太苦惱。你沒想到過我們的事業，是多麼可貴而難能。我該如何的努力從事嗎？」
「爲了這，我無時不在焦灼中，我的精神已弄得極度的疲勞，我的心臟，已成了一個可怕的怪東西了。我們還沒結過婚……我們生了孩子……不要再說這些了！」
「我們……」
「突然，踅向外門，高聲喊一聽差！」
〔對小福〕拿瓶五星來，快點！
「你叫聽差幹什麼？」
「沒有什麼！」
〔小福上〕什麼事，范先生？
「是，〔下〕」
「你又喝酒，你又喝酒！」
「嗯；我需要牠。」
「醫生的話，你就完全不管了嗎？」
「醫生……他只管治我的病，——治我的心臟。但不管治我的生活，我不管治我的苦悶，〔漸像自語的〕又不管治我的……〔跛一兩個圈子，倒沙發，有些無力的喘息〕我的心臟；請你把那個窗子打開一下，我這薇好屋裏的空氣，悶得將要窒息！」
「走到窗前，將窗推開一些！」

(拿酒上)先生，酒來了。
好，小福，看在老天的分上，給我斟上。
(取杯斟酒)你還要什麼嗎？
(不言，將手向外一揮)
(向麗微)太太——小姐，您不要什麼嗎？
不下，你去吧！
一杯，透了一口氣一微，你也來喝一杯好嗎？
只顧憑窗凝神望着天空，玉君怎的話，好像沒有聽見。
不言語，生我的氣了嗎？
真變的臉，(回過頭)我在看那奇怪的天氣，方才還是好好的晴空，這所會兒就變成那樣陰慘悲晦，我看著走到另一個沙發上坐下。
我想着，你也喝一杯吧！
不。
你是不是因為剛才我的話生氣了？
那並不，我不過心裏有些煩躁，或者說是有點傷感——從來沒有過的傷感。(這時外面一陣大雨下來。)
是的，可憐的，我想，我很瞭解你，我知道你的苦況，從來沒有不我永有不的，但，我一定想法使這種苦都被我們的勇氣，過去多少的煩難，就憑我們的勇氣征服了嗎？

但是，現在這情形和從前却不同了，我已憧憬到所謂勇氣，已是一種靠不住的東西了，（說着又有些感傷）你又來了，你看，這不是你是好好的你，我是好好的我，我倆還不是好好的我倆嗎！

玉君 麗薇 玉君 麗薇

我現在也請你認識一下現實吧，你要知道，我們除了詩的，還有着一般的生활需要，和別人沒有兩樣，吃飯，穿衣，住房子……

我怎麼會應該想不到這些呢！我嗚！你怎麼也會想到這些呢！我不過不提這些罷了，試想，我們還都是青年學生，每天要只顧斤斤於那些瑣碎的過日子的事來，那前途將要怎麼樣呢！所以就不要說罷，甚至有時避免說，只顧作；其實這些瑣碎的過日子的事來，你畢業了，馬上需要升學，我雖然還有一年就畢業，可是偏又有這樣是容許忽略的，就拿眼前說，我費來，却是萬不會有的事，咳！以你那入大學的基金，却漸漸支盡了，再讓老子拿出一筆學費來，大學基金，那寶貴的事業基礎那樣的犧牲，就這樣無聲無臭的犧牲得了，（指自己的肚子）加這個累贅，（指自己的肚子）加

困，疾病和煩惱……所得的代價，不過是貧困，疾病和煩惱……

不要再說了，薇，不要再說……

又喝一口，（又說）不要說嗎，這樣的犧牲，無非完玉君

麗君 哈哈……君，我的英雄，你成功了！你終於得到小小的薇了，你是勝利了。追求麗薇的人中，惟我得到了勝利！尤其是在老孫那個混賬東西的手裏奪回我的麗薇，真算是平生快事了，～左手突然握住麗薇的手，右手舉起酒瓶～來，薇，親愛的，你再替我唱一次那首勝利的凱歌吧！我們從前常唱的那首嗎？

玉君 啊！你說這話是的，我只能這樣說，你看，你已是作了絕大的犧牲，結果把生活弄得這樣艱窘，烟也吸了，酒也任性的喝起來，甚至病了都不管，反而一直糟蹋下去；這不是失敗了？

麗君 「急切的」什麼！

玉君 因為你並沒有勝利，而且實際是失敗了。

玉君 那爲什麼？

玉君 你失敗了。

玉君 「醉意上來」這不是你我甘心情願的嗎？你當初怎樣拿着我的詩跑到我的懷裏來～～～～～當然嘍！我，一個窮鬼，不像老孫有百萬家財，我的生活怎會不艱窘，我又沒有汽車，不能拖了你去兜風，我又不會跳舞，不能陪了你去玩樂～～～～～是的，我知道，你還沒有忘情於老孫～～～～～你一定是不是愛我了！

魔羅玉君

玉君

廣雅

卷之三

到了，急一急，會有那樣的事嗎！天哪！：你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君！：你喝醉了，清醒一點吧……永遠不會有那樣的事……！

玉君麗薇

麗薇 玉君 麗薇 玉君 麗薇

玉君

我們生活，到底也用不着什麼憂慮，我們又不是實在沒有方法去弄錢，真必要時那怕不有的是方法。有的是方法！什麼方法？以前我們還可以賣些文稿，自從我病了，其實不是病也沒有心情，那兒子，這幾月來，只房錢就拖欠了不少，想起來，小禱沒說掌櫃的要錢哪？

沒有，我已經告訴他們月底全付他，我有辦法，君，你放心，我寫的出來，你又是那樣重的身子，這幾月來，只房錢就拖欠了不少，想起來，小禱沒說掌櫃的要錢哪？

決定等分娩以後，馬上停學，就決定畢業。啊！你爲什麼這樣想！還差一年就畢業……反正我此後也得要一個長期的請假，那樣也就少不得要休學一年，那添耐心，以現在的情形論，我真不想那添上孩的累贅……反正我此後也得要一個長期的請假，那樣也就少不得要休學一年，那兒至於呢，這樣已經很誤了，你，你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前途，如果產後沒別的什麼問題，假後依然要上學的。

不，我已經准備好了，陳小姐已把我介紹到她的親戚家裏教家館，只等暑假一過，就好上班了：此後……

咳！你怎麼會……你這意思並沒告訴過我……

是的，我知道你不肯答應我這樣做，其實你應該答應我，那樣一來，你就可以安然升學，假後我們就可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了……說得倒容易，那麼這孩子究竟放在哪兒去呢？

麗薇

麗玉君

孩子怎麼樣？反正到時再想法，橫豈不能把他扔掉，或是聽他能死。那個固然；不過還是？還是？還是？你要給他一個適當的處置？還是？還是？這才是當前需要決定的事，現時是沒法結婚！這也是你所要的意思，再說你的家庭，都有志然走到這樣的步驟，更要堅定意願！我們結合的麻煩，況且，這裏鑽建樹自己，哪兒能就往墳墓裏？所以，我們必須到了可見以結婚的時候，才能結婚，說到停學，也是不是可以？這裏是輕舉妄動的事，因為關係畢生的循規，將來就不堪設想，如果讓你家裏知道了，並且我們怎樣呢？並且我們這裏是不可以脫離家庭的時刻，現時我就是了，總之，不外在事業上作一些小事情，至於實生活方面，比較到底，我並沒有遽然答應他去張羅，我備就是了，這該認定了，當前這件關於孩子的何事，拿起來一看，從褲袋裏掏出一張聘書來，我前天接到一封聘書，可是我並不是所謂「生活苦痛吧」，但這該認為是亞當和夏娃吃了伊甸園的禁果了，我們偷吃了伊甸園的禁果了，這就是所謂「生活苦痛吧」，這真是一個問題。

中國人的性質

(S. C. 著作
篤齋重譯)

(五)

第七章

中國人不慣於機械，但也不屈服於機械，能用自己的方法很巧妙的運用它。十年前我在上海經營的日報，曾設置一架上等的輪轉機。因為報紙的發行數目和印刷機械的能力，兩者間是需要保持着相當的距離的，所以設置新機即在希望它增加出版數目。

在使用輪轉機之時，爲了避免破損許多的紙張，起初要它慢慢的轉動，漸次而速；所以又特設了一架電動機，來調節速度，同時還按裝了各種電路安全開閉器，以便在任何時候，都得立時停止機械的轉動，而圖減少破損貴重的紙張。

這個設備，使我非常滿意。幾天後的報告也都很好。某天，我領着一個朋友到場裏去參觀。一壁走一壁告訴他新輪轉機設備的情形和運用的方法；起初應該怎樣的慢慢的去轉動，然後漸漸增高速度……。但這個說明却完全和事實兩樣。最可驚的是職工們首先將電動機開至最大速度，而機械却徐徐的轉動而漸漸增速，沒有一些破碎的紙張出現。不久仔細一看，原來這些工人却用腳踏在動輪上，以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來調節速度。一有破紙出現，便用力踏下，降低它的速度，因此却比那貴重的電路安裝的運用着，並且從也沒有再裝設過其他需要幫助的機械。

中國人不僅在心理方面，即使在肉體方面，也能夠很圓滑的

去適應環境。他們不管是在炎熱的南方，酷寒的北地，始終能够保持他們的健康，愉快的生活着。
中國人有着特殊的種族的逼見，所以移民到外國的時候，也很難和當地的人民溶合，而保持着本國固有的風俗習慣，以前在梳髮的時候，我們常可看見在西洋的近代都市裏，時有帶着長辮的中國人。這是中國人愛鄉心的驅使，同時更是中國人堅強個性的表現。雖然有這樣的不利（Handicard），但中國人的移民，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個民族，不管是在任何文明國或野蠻國裏，都有他們的足跡和房屋，而且積蓄有相當的財富。這一點我們看在外國所發行的中文報紙即可明瞭，中文報紙在緬甸有，在新加坡有，在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爪哇，牙麥加都有，而美國各地的大都市，更都可以看到。

第八章

常和中國人接觸的外國人，差不多都認爲中國人缺乏正確的觀念。這種性格常是表現在任何方面的。據一般外人推測中國人這種性格發生的原因，是基於中國人都富於寬仁大度和堅強的忍耐心，所以他們對於自己本身的過錯，也時常寬大的容許過去；因而對於他人也同樣的以寬大的態度處之了！結果便發生不正確，不守時刻，缺乏誠實等的劣性情了！
中國人這種不確實的性格，在不守時刻上表現得最明顯。假定一個外國人約一個中國人在三點鐘到他家，但中國人決不會在三點鐘準時如約而到的，至少要到四點鐘左右纔來，這對於守時鐘的時候；而是在三點鐘打過的前後六十分鐘內，都算是三點鐘，仍好像中國古時似的，一天不分二十四小時，而分十二小時，從一點鐘到五點鐘都算作三小時之內。所以中國人在遲於指定的時間五十分鐘後而來，對於外國人責他遲到，簡直是莫名其妙。因爲他自己尚以爲他是很準確的依時而到的呢！

火車，飛機，輪船等的時刻，雖然相當改變了這個國家國民的放任的時間觀念，但是却仍舊不似其他國民那樣爲時間表所束縛。在中國的言語中，沒有像西洋人的「Catch the train」（捉住火車）的話。事實上他們根本也不去「捉」當然不會有這樣的話了。美國人最得意的，誇耀於世界的火車，時間的準確；反之中國人却有更安全更舒適的方法。他們能在開車的前幾個鐘頭跑到車站，悠悠的等待着車的出發。

近年來這種習慣，也改變得不少，所以我們不能認爲中國人的不重視時間，就是中國人本來的性質。三十年前，一個曾經在中國居住過的英國傳教師，在他所寫的中國生活中，有一段提到他在內地建築房屋的情形：

——某一天這位傳教師和工程師計劃好了建築計劃後，同時一併將所需的費用和開工的日期也都規定明白。這樣，滿心企望着房屋落成的傳教師，在規定開工的那一天，匆忙的跑到做工的地方，同時腦子裏還幻想着許多工匠忙碌的情形，但當他抵達以後，却連個孩子也看不見，並且一切建築的材料也沒有，只仍是一片空地。於是跑去督促工程師，但工程師對他所表示的態度，在他的書裏，是這樣的寫着：「工程師笑容可掬的，好像是在笑我的焦急，他以為遲一兩天，並非大事，也值得找來評論？中國人對於和外國人約妥的事，不如期而做就遭外國人憤怒的這件事，永遠覺得是奇怪。」三十年前所寫的這本書，這位傳教師對中國人的結論就是這樣。換言之，中國人是被不振作的劣根性所滲透，所以不能希望他們有緊張的勞動和有效的監督。

但是這位善良的傳教師，如果走到三四十年後之今日的上海，在建築大樓房的工程地帶；中國人緊張的勞動，有效的監督和效率的方法，他若看過半小時以後，恐怕要一變他以前的觀念罷？這位傳教師在內地所要建築的房子，我想一定不會很大，所以即使遲一兩天，甚至一兩個月，對於外國人的他，除了不痛快以外，其他並沒有任何損失的。並且因為資本無需多少，對於工程師自然也不會有損失的。

但是，需要數十萬或數百萬的投資的大建築時，則毫無問題的依照既定的計劃去進行工事。因為不這樣，投資者的損失，將

連帶着會使他破產！

近年在上海有除却美國以外，世界各國都很少見的摩天樓，到處林立着。這都是儘量不去借助於外人技師，而以中國人的技師，勞動者所造出來的。建造時需要的時間，並不低於其他國家的標準。所以在事實上中國人的能力是並不次於其他國家的。

（上接五三頁）「呵，他來了——來了。」她的聲音漸漸微弱，身子慢慢的僵硬了。

我再也忍受不住，我俯首在她的胸上，嗚嗚的盡情的哭了起來。我們的單衣漸漸的覺得保持不住體溫了，枯萎的樹葉飄洒在滿地。一天，我徘徊在重病室前，似乎十一號的呻吟仍從那裏傳出來，我不由得流出眼淚。這時楊頭突然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的說道：

「外面有人接見您。」我懷着兩重驚訝隨在楊頭的身後走着。到了接見的地方，那裏有一個西裝的少年在等候着，他見了我就跑過來望着我哭道：

「姑媽！您怎麼變成這等模樣？」我不知是高興還是傷感，淚珠兒扑扑的落下來，我抱住他，我以前萬也沒有想到會落到這種牢籠裏，現在萬也沒有想到

我還有脫離這裏的一日。我對這座院落有一種另外的戀情，因為在這裏我得到了十一號的高貴的友誼，這個曾救過我的命而終于慘死的老姐姐！我的侄子和車輛已經在外面等待着我，我眼淚婆娑的環顧着那些會和十一號晒過太陽談過心的地方。還有那間重病室！我彷彿看見了十一號的靈魂，和她生前一樣。我彷彿重又聽到了她的笑言暗語。車行顛簸的時候，我不覺淚流滿面。

五之活潑靈通

節友棧

文 范

式有「公節」和「私節」；等，每逢此時學生們私自三三兩兩分為大群小批地出去享受，例如在小酒店裏飲酒賞月，或在湖邊吹彈吟嘯，反正總要有「詩意」，說白話就是要「够味兒」，免得「每逢佳節倍思親」，若真個思念過切掉下淚來，弄得垂頭喪氣，萎靡不振，頹唐，豈不是有反「藝術生活」的自豪？至於公節者，每逢单日大家都一致行動來享受者也。比如說聖誕節是了，是屬於「日福」，以前和諸位談過愚人節是屬於玩笑性質的等等，總而言之全「够味兒」！而最够味兒者當推「校友節」！我們的校章所規定的校友節是在天晴日熙的五月裏。

，所謂校友節的全名是「校友返校節」，意思說到了那天，學校放一天假，歡迎招待各地遠近的畢業生回娘家——還是說「歸寧」够味兒，在校的弟弟妹妹們便各展所能地籌備歡迎項目；哥們姊姊們都要「叙一叙舊根由」來個聚餐，要不是怎麼說校友節最够味兒呢，有吃有玩還不最够味兒？

其實，聚餐並沒有我們的份兒，享受特權的只是校友，自有校長教職員請他們客，於我等無關；但是你猜我們可憐才不是呢！我們並不想去和那些銀鬚白頭的老「哥哥」們一塊兒吃飯，主要的我們希望得到一份女同學的請帖，請我們到女校食堂用飯，那才……還是報紙「够味兒」吧！

原來女校一向門禁深嚴，候門似海，叫你不能邁進大門一步而望門興嘆，莫測高深；但每年也開放兩次；一次在聖誕節，一次就在校友節，這兩天才是詩人們憧憬的佳日哩！不信你去翻翻舊報紙。

請你去吃飯亦非易事也，至少你須有位和你不錯的女朋友，否則你便該有個姊妹住在那裏；等閒的交情人家是不請你的，給人興逗那多難為情啊？不過若是沒有「吃飯」的交情，也可以去串門，她們是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即使你平日「拙於交際」一位都不認識，也不要緊！你可以攀龍附鳳跟在別人後面走，只要進了人家的臥室，頭總是點着，嘴總是笑着，口裏不離「好」「美」等字眼，主人是會笑咪咪地問你尊姓大名，更犒賞你點兒糖果的。

據前人傳說女生宿舍開放的結果是失物累累，如像片手絹等常常不翼而

飛，我就不知真假如何了。大概她們最近都知道「慢藏誨盜」了吧，失竊案簡直不再聽見了，同時詩人們的詩料——如今日得某物有感」或是「某物啊！」見你如見人」等等——也少多了。

自然男生宿舍也同時開放，不過人家嫌不好看，多半坐坐就是，本來要說詩人藝術家的起居要不修邊幅浪漫無羈，就是運動家都不免屋裏破錦標掛滿牆，臭球鞋塞床底，誰去有耐煩收拾它？有，那是巾幘氣，不够味兒！

「宿舍交際」自然是主要項目，除此外尚有運動會也是精彩不凡的，除了跳投擲一應俱全外，什麼男女生「燕」字操，登羅漢，器械操表演，拔河比賽，奪旗比賽：真是不勝枚舉，「此樂只應燕園有，城裏那得見幾回」？決不是自誇！

晚上的節目也很精彩，或是把本校獨有的音樂名曲唱給你聽，或是來個熱鬧的游藝會演給你看，反正到晚飯後，一群哥兒姐兒們都換上最得意的服裝，約上最知心的朋友，魚貫地邁進了大禮堂；校友們也興高采烈地走進來「重溫舊夢」，這熱烈振奮的情緒一直隨着歌聲和掌聲的停止而終了，一年一度的校友節也就如此結束了美滿的一天。

最後再說一句，雖是校友返校節，也並沒有絲毫限制非校友不可，並且多一半的校友就是一向見慣的院長教授和職員，到了那天他們在校門報到簿上簽了個名，立刻搖身一變而「返老還童」和學生論起兄弟來了；再有就是學生的家屬也都趁此機會來校參觀一下，藉以廣廣眼界，不過他們在學生看來可就太不「够味兒」了！

結婚讀本

第三章 性生活的異常

永井教授著
桐譯

過度遺精，生殖器及腰部背部及其他部之神經痛。至第二期（後期）始發生性神經衰弱，以性之無力，無精子，性慾減退，性交嫌惡等為主要症狀。
△全身衰弱及貧血
性交過度，神經系受其侵害，同時全身肌肉亦蒙受障礙。第一次性交之後，必感全身疲勞。但是這種疲勞，通常經一夜即完全恢復。但於性交過度之際，則不然，疲勞尚未恢復，即又伐之，如此日久，終至全身衰弱。於是全身肌肉削瘦，缺乏緊張力，甚致帶弛緩性，運動不活潑，特別現出步行蹣跚，腰向前屈，足部肌肉易感疲勞，膝感覺拔樣感等。又與一般神經衰弱相同者，即現手足振顫。此外並將生貧血，顏面蒼白，眼睛無神，顏沉鬱，四肢無力，竟若如老人之皺紋，顏面肌缺乏緊張力，精神而凹陷，皮膚弛緩，肌不不禁風之人。

本刊常年法律問題

所務事利陸夏

附請索函角一費印張紙收祇索承「囑遺立樣怎」有著：宜事囑遺辦專「部務事囑遺」設附
○八九二南電號十八同胡線絨單西：所務事 分二角一郵

電刻夾刀記大尚高壹品

電話購貨請叫南局一九二九號

歡迎各地批發

詳情面詢

函詢均可

家庭電刻所

天明眼鏡廠

王府井大街
市場西門旁

碧瑤

足不力目的你救補但不
屬家寵圓的你加增且並

驗光準確
鏡片純潔
美化鏡架
低廉價格

地址前門外廊房頭條中間路北
專製電刻夾銀

盾屏聯鼎

燈盃

爵等

宜咸墨書 汁墨光寶

全



製社墨製學

同胡老奉內安
五三〇四局北話電
〇七七話電 莊家魏

平平治鞋院

專做男女新式皮鞋

修理舊鞋如新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路西



天津德盛洋行

北
分行

酬謝主顧

舉行大傾銷

最近由總行運到大批夏季衣料

堆積如山

貨最美色最全歡迎惠顧



成衣部

特聘西洋技師擔任裁剪

式樣維新

地址 東交民巷二號

二行洋羅福二

綢緞呢絨專家
大減價

夏季衣料備齊

樣最新

色最全請
惠臨選購



成衣部

高等技師剪裁

式樣超俗

號三三三〇(五)東電話東路口南子池北京北

易保靈黃素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打倒烟毒之鐵軍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
馬斯南路二十號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各

力弗肝是動物性補
力弗肝能補血
服之者百無失
見於面形於色鮮
身體強疾祛人人

要是你未曾服過你得先去一
問老吃的朋友
者氣可使你聞
胃氣母能助長
你消化維他命
能增長你營養
更使你精力充
沛你何妨一試

製鹽廠藥誼信海上
華辦事處

二八街中源祖法津天
九市皮西內門前京青
三十九號歸鎮東南
院二十三路二號小南



哥倫比亞 各種糖果

味 馥 斯 餅 飴